贾谊集 贾太傅新书

[汉]贾谊 撰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湖湘文庫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贾谊集　贾太傅新书

[汉]贾谊　撰
彭昊　赵勖　校点

[汉]贾谊　撰
[明]何孟春　订注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湖湘文库
甲编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贾谊集·贾太傅新书/(西汉)贾谊撰;(明)何孟春订注.
—长沙:岳麓书社,2010.9
ISBN 978-7-80761-470-8
Ⅰ.贾… Ⅱ.①贾…②何… Ⅲ.①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西汉时代②汉赋—作品集—中国—西汉时代③古典哲学—中国—西汉时代 Ⅳ.①I213.412②B23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1393号

湖湘文库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贾谊集·贾太傅新书

据湖南图书馆藏本校点
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
著　　者　〔西汉〕贾　谊
订 注 者　〔明〕何孟春
点 校 者　彭　昊　赵　勘
责任编辑　刘　文
整体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
网　　址　http://www.yueluhistory.com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邮　　编　410006
电　　话　0731—88885616(邮购)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3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61—470—8/G·873
定　　价　6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青园路4号　电话:0731—85583670　邮编:410004

ISBN 978-7-80761-470-8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徐守盛　杨正午
　　孙载夫　戚和平　谢康生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文选德

组　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王海东　韩建中　章育良　杨　林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委　员　李建国　易言者　李小山　刘清华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出版说明

来，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文化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民政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一九四九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前言

贾谊（公元前二〇〇年—前一六八年），西汉时期洛阳人，十八岁「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将其招至门下，并向朝廷举荐，「文帝召以为博士」。贾谊时年二十二岁，为朝中「最为少」者，每次诏令议下应对如流，文帝「说之，超迁，岁至太中大夫」，「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贾谊发之」，于是「议以谊任公卿之位」，却因朝中当权派周勃、灌婴、张相如等人的诋毁，反被疏远，二十四岁时贬为长沙王太傅。二十八岁时，「文帝思谊」，征见一面后改派贾谊为梁怀王太傅。四年后，梁怀王坠马身亡，贾谊「自伤为太傅无状，常哭泣」，一年后抑郁而亡，年仅三十三岁。

作为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的主要作品是反映其政治思想和施政主张的疏文、杂文，《汉书·艺文志》著录为「《贾谊》五十八篇」，后人辑为《新书》十卷，现存五十六篇（亡佚《问孝》、《礼容语上》两篇）。围绕着怎样才能「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贾谊指出了汉王朝面临的三个重要政治与社会问题：一为诸侯僭拟；二为匈奴侵边；三为商贾豪民越礼。并分别提出相应措施。他认为通过权势法制和「众建诸侯以少其力」可以有效遏制诸侯王的僭越；通过「建三表、设五饵」之术，可「与单于争其民」，逐步消弭匈奴之边患。通过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强调礼的重要性，「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他设想建立一种上下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以维护君主至尊的地位，并将这种贵贱有序的等级差异拓展到社会各阶层，表现于饮食、衣饰、房舍、用具、祭祀、丧葬礼仪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严明等级制度的同时，辅以仁德之政确保君王统治的长治久安。他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要求君主重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重本抑末，解决国家积贮不足以保国富民安。毫不夸张地说，贾谊在《新书》中提出了足为汉之经国法程的一整套治安方略。《汉书·贾谊传赞》载刘向语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机，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皮日休《文薮·悼贾》曰：「余爱读贾谊《新书》，见其经济之道，真命世王佐之才也。」在贾谊的思想中，经世治国的儒家思想无疑占据主流地位。在萃取儒家学说之精华的同时他吸收、融入法家、道家思想（如他主张以权势法制来遏制诸侯割据，强调德刑并用，或者说以礼为主，礼法结合；《属远》、《忧民》篇中，强调先王无为而治的思想，等等），构建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治国纲要，创造了以儒学经世的范例。儒学在武帝时期能发展、演变为主流学术，贾谊功不可没。

出于对汉王朝现实政治的深切关注和忧虑，贾谊著文往往据实设论，其文章铺排渲染、气盛而情浓，说理透辟，如《过秦论》铺陈秦之兴衰事实，层层推理，严密而有说服力；《春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先醒》、《大都》等篇则通过历史故事论说时事，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明快畅达。历代文人学者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皮日休《读贾谊〈新书〉》称「其心切，其愤深，其词隐而丽，其藻伤而雅」，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说「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称其「有老成人之风」，实为汉初政论散文作家之翘楚。

除散文外，贾谊的辞赋创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目前保存完整的三篇赋为《吊屈原赋》、《鹏鸟赋》、《旱云赋》。《吊屈原赋》、《鹏鸟赋》抒发了作者抑郁不得志时的真实感情；《旱云赋》则借旱灾告诫统治者修明政事。作为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贾谊赋作既保留了楚辞的部分特点，又有新的创造和变化，如虽多用比喻，却往往是就同一种情况，极尽渲染之能事，这实际上已经开了汉大赋排比铺陈的先声。内容上既继承了楚辞强烈的抒情性，同时又体现出较强的理性思辨色彩；形式上既有整齐的四言句式，还夹杂有不押韵的散文句子。刘勰《文心雕龙·哀吊篇》称：「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诠赋》又称：「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贾谊之赋，则屈原侍也。」贾谊的赋作承上启下，成为屈原楚辞向汉赋的过渡。

长期以来，「屈贾情结」成为湖湘文化心理的凝聚点之一，贾谊和屈原所体现出来的心忧天下、敢于献身和经世务实的精神，构建了湖湘文化的核心价值部分。贾谊故宅至今保存完好，供人游览凭吊，留下许多言志抒怀的诗篇，湖湘书院中的「乡贤祠」、「景贤祠」或「希贤祠」中就将贾谊和屈原同时供祀。曾国藩高度评价他的《治安策》为「奏疏以汉人为极轨，而气势最盛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理最显者，尤其善于《治安策》，故千古奏议，推此篇为绝唱」；赞美这篇政论「于三代及秦治术无不贯彻，汉家中外政事无不通晓」（《鸣原堂论文·贾谊陈政事疏》）。将之编入《鸣原堂论文》作为范文供弟弟和门生揣摩。毛泽东除留下二首《咏贾谊》的七律诗外，还在送别诗中说：「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灵气曾钟此。」（《送纵宇一郎东行》）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说：「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固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可见毛泽东对贾谊其人其作十分熟悉和重视。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贾谊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于《新书》的版本，学术界已有明论。宋代以前，《新书》已有九卷本与十卷本之分；宋代开始有了刻本，宋刻本共四种：即程漕使本、潭州本、建宁本以及陈振孙所见本，然而宋刻本皆已亡佚。目前《新书》最流行的版本，是清人卢文弨的抱经堂校定本，它以明代程荣辑《汉魏丛书》为底本，囊括了明代有代表性的五个版本，即吴郡沈颉本、李空同本、陆良弼本、程荣本与何允中本，保存了南宋时所刻的潭州本、建宁本的异文。因此本书的《新书》即以卢文弨的抱经堂本（四部备要本）为底本。贾文在流传过程中错讹较多，校点时还需据其他版本予以订正、补充。本书据以参校的版本包括：建本（宋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印本）、潭本（宋淳祐长沙刻本）、乔本（明成化乔缙刻本）、沈本（明弘治沈颉刻本）、何本（明正德何孟春刻本）、周本（明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万历周子义辑子汇本）、程本（明万历程荣刻本）、吉府本（明正德吉府刻本）、百三本（明崇祯张溥集刊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本）。校勘过程中，还参考了《史记》、《汉书》、《文选》等资料，以及前人俞樾《诸子平议》、刘师培《贾子新书斠补》、陶鸿庆《读诸子札记》、孙诒让《札迻》等研究成果。原则上以卢本为准，明显有错讹、且有更改理由之处则加以改动，并注明所据版本、文献资料或著作；文理尚通，但诸本或学者有分歧、争议之处，则注录了部分资料、意见供读者参考。

疏文部分，除《上都输疏》选自《通典》外，其余均选自《汉书》补入序文，《旱云赋》、《虡赋》选自《古文苑》（四部丛刊本），《惜誓》选自《楚辞集注》。佚文出处于文后注明。

此外，南京图书馆藏何孟春订注《贾太傅新书》十卷，系明正德滇省刊本，有较高版本价值，特将其影印附于书后，以供读者研究参考之用。

由于才识有限，对《贾谊集》的校勘标点难免有错误疏漏之处，恳切希望方家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予以斧正，不胜感激之至。

彭昊　赵勖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目录

贾谊集

新书

过秦上……一五
过秦中……一四
过秦下……一三
宗首……一二
数宁……一〇
藩伤……九
藩强……七
大都……五
等齐……三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服疑 …… 一六
益壤 …… 一八
权重 …… 一九
五美 …… 二〇
制不定 …… 二二
审微 …… 二三
阶级 …… 二五
俗激 …… 二八
时变 …… 三〇
瑰玮 …… 三二
孽产子 …… 三四
铜布 …… 三五
一通 …… 三六
属远 …… 三七
亲疏危乱 …… 三八
忧民 …… 四〇
解县 …… 四一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威不信……四二
匈奴……四三
势卑……四九
淮难……五〇
无蓄……五二
铸钱……五三
傅职……五四
保傅……五七
连语……六〇
辅佐……六二
问孝阙……六四
礼……六四
容经……六七
春秋……七五
先醒……七九
耳痹……八一
谕诚……八四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退让……一二三
君道……一一九
官人……一一六
劝学……一一六
道术……一二三
六术……一二三
道德说……一二三
大政上……一二三
大政下……一二三
修政语上……一二四
修政语下……一二四
礼容语上阙……一二五
礼容语下……一二五
胎教……一二六
立后义……一二六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疏

治安策陈政事疏 …… 一二五
论定制度兴礼乐疏 …… 一三五
论积贮疏 …… 一三五
谏铸钱疏 …… 一三六
上都输疏 …… 一三七
谏立淮南诸子疏 …… 一三八
请封建子弟疏 …… 一三八

赋

吊屈原赋 …… 一四〇
鹏鸟赋 …… 一四一
旱云赋 …… 一四二
惜誓 …… 一四三
虞赋 …… 一四五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贾太傅新书

订注贾太傅新书序……一五〇
贾太傅新书卷之目录……一五二
序……一六〇
贾太傅新书卷之一……一六六
贾太傅新书卷之二……二〇六
贾太傅新书卷之三……二一三
贾太傅新书卷之四……二二五
贾太傅新书卷之五……二三八
贾太傅新书卷之六……三〇二
贾太傅新书卷之七……三一〇
贾太傅新书卷之八……三一六
贾太傅新书卷之九……三二四
贾太傅新书卷之十……三三六
刻贾太傅新书叙……四一六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贾谊集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新书

过秦上 事势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一〕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同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二〕。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主）〔三〕，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仰关而攻

〔一〕《史记·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均无「北」字，《诸子平议》说当删。

〔二〕《史记·秦始皇本纪》、潭本「燕」下有「楚齐」二字。《贾子新书斠补》说，「魏赵」与「楚齐」并为衍文。

〔三〕据《史记·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及《汉书·贾谊传》删。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遁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伏，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粤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高，临百尺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振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俯〔一〕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杰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不敌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二〕九国之师也；深谋

〔一〕潭本、《史记·秦始皇本纪》「俯」作「倔」，《陈涉世家》作「俛仰」，《汉书·陈胜传》「俛」作「免」。

〔二〕据潭本、《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汉书·陈胜传》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二〕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过秦中 事势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虽离〔三〕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三〕；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

〔一〕《史记·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仁心」作「仁义」，《汉书·陈胜传》作「仁谊」。

〔二〕潭本「离」作「并」。

〔三〕《史记·秦始皇本纪》作「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王念孙《读书杂志》说，「异」上当有「无」字。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亡）〔政〕〔一〕。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循）〔修〕〔二〕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三〕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四〕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一〕〔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改。
〔三〕据潭本、《史记·秦始皇本纪》补。
〔四〕据《史记·集解》删。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故先王者，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民之〕道〔一〕，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不免于〕〔二〕戮者，正之非也〔三〕，是二世之过也。

过秦下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循）〔修〕〔四〕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锄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沛）〔师〕〔五〕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以谋其（二）〔上〕〔六〕。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

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

〔一〕〔二〕据潭本、《史记·秦始皇本纪》改。
〔三〕「正之非也」，潭本、《史记·秦始皇本纪》作「正倾非也」。
〔四〕据潭本、《贾子新书斠补》改。
〔五〕据潭本、《史记·秦始皇本纪》改。
〔六〕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潭、沈、周、程、百三诸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一〕。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名）〔民〕〔二〕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必退师。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诛罢以令国君）〔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三〕，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改。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臣）〔四〕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五〕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

〔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周、程、百三本补。

〔二〕据乔、沈、周本改。

〔三〕据潭本、百三本、《史记·秦始皇本纪》删。

〔四〕据潭本、《史记·秦始皇本纪》补。

〔五〕据潭本、《史记·秦始皇本纪》补。

《贾子新书斠补》说「承解」当作「惩懈」。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 事势

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若此，况莫大诸侯，权势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国之王幼在怀衽，汉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所置傅归休而不肯住〔一〕，汉所置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耶？此时而乃欲为治安，时且过矣，上弗早图，疑且岁间所不欲焉。」〔二〕

黄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弗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到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且谓天何？权不甚奇而数制人，岂可得也！〕〔三〕夫以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匡天下乎？〔至此则陛下误甚矣。时且失矣，心窃踊跃，离今春难为已。天倾，时倾，足力倾，能熟视而弗肯理以

〔一〕「住」，程本作「仕」。

〔二〕此十九字卢本原删，除《汉书》外，诸本皆有，故补。《诸子平议》说，「问」当作「闻」。

〔三〕此十六字原删，据建本、吉府本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倾时之失，岂不靡哉！可以为良天下而称，特以为此借也。窃为陛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计焉！〔一〕

数宁 事势

臣窃惟事势，可〔为〕〔二〕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横决，国制抢攘，非有纪也，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陛下试择焉？

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也？臣闻之，自禹已下五百余年而汤起，自汤已下五百余年而武王起，故圣王之起，大以五百为纪。自武王已下，过五百岁矣，圣王不起，何（慅）〔怪〕〔三〕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终于无状。及今，天下集于陛下，臣观宽大知通，窃曰（是）〔足〕〔四〕以（掺）

〔一〕此七十三字原删，据建本补。
〔二〕据周本、程本、《汉书·贾谊传》补。
〔三〕据吉府本、《诸子平议》改。
〔四〕据周本、程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操〕〔一〕乱业，握危势。若今之贤也，明通以足，天纪又当，天宜请陛下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将谁须也？使为治，劳知虑，苦身体，乏驰骋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令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无患。因诸侯附亲轨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无族罪，兵革不动，民长保首领耳；因德穷至远，近者匈奴，远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乡风慕义，乐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资财有余，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顺而乐从令耳；因官事甚约，狱讼盗贼可令鲜有耳。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则万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顺乎神，为可以益寿。」发子曰：「至治之极，父无死子，兄无死弟，途无襁褓之葬，各以其顺终。」谷食之法，固百以（是）〔足〕〔二〕，则至尊之寿轻百年耳。古者五帝皆逾百岁，以此言信之。因生为明帝，没则为明神，名誉之美垂无穷耳。礼：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为功，始治天下为德。因（观）〔顾〕〔三〕成之庙，为天下太宗，承〔天下〕太祖，与（天下）汉长亡极耳〔四〕；因卑不疑尊，贱不逾贵，尊卑贵贱，明若白黑，则天下之众不疑眩耳；因经纪本于天地，政法倚于四时，后世无变故，无易常，袭迹而长久耳。臣窃以为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民咸亿，社稷久飨，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周得，后可以为万世法，以后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寿并

〔一〕据潭本改。
〔二〕据卢文弨说改，与周、程本同。
〔三〕据《汉书·文帝纪》改。
〔四〕据《诸子平议》乙正。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五帝，泽施至远，于陛下何损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治非有难也。陛下何不一为之？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

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案之当时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生而为陛下计，无以易此。

藩伤 事势

夫树国必审相疑之势〔一〕，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凶饥数动，彼必将有怪者生焉。岂可预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爱子者也。

既已令之为藩臣矣，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权，使有骄心而难服从也，何异于予（射）〔邪〕〔二〕子？自祸必矣。爱之故使饱粱肉之味，玩金石之声；臣民之众，土地之博，足以奉养宿卫其身。然而权力不足以行逆，故无骄心，无邪行；奉法畏令，听从必顺，长生安乐，而无上下相疑之祸。活大臣，全爱子，孰精于此！

且藩国与制，力非独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国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须之，子生而立。其

〔一〕首句《汉书·贾谊传》作「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

〔二〕据《读诸子札记》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身以子，夫将何失？于实无丧，而葆国无患，子孙世世与汉相须，皆如长沙，可以久矣。所谓生死而肉骨，何以厚此！

藩强 事势

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陈豨兵精强，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国（比）〔北〕〔一〕最弱，则最后反。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全骨肉。时长沙无故者，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

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韩信、黥布、彭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欲勿令葅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绛、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二〕

〔一〕据《贾子新书斠补》、谭本改。

〔二〕下当有脱文。《汉书·贾谊传》下有「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一段，文义似通。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大都 事势

昔楚灵王问范无宇曰：「我欲大城陈、蔡、叶与不羹，赋车各千乘焉，亦足以当晋矣，又加之以楚，诸侯其来朝乎？」范无宇曰：「不可。臣闻大都疑国，大臣疑主，乱之媒也；都疑则交争，臣疑则并令，祸之深者也。今大城陈、蔡、叶与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晋；若充之以资财，实之以重禄之臣，是轻本而重末也。臣闻『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岂不施威诸侯之心哉？然终为楚国大患者，必此四城也。」灵王弗听，果城陈、蔡、叶与不羹，实之以兵车，充之以大臣。是岁也，诸侯果朝。居数年，陈、蔡、叶与不羹或奉公子弃疾内作难，楚国云乱，王遂死于乾溪（芈）〔芋〕〔一〕尹申亥之井。为计若此，弛必至心。时乎！时乎！可痛惜者此也。

天下之势方病大尰：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恶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无聊也。失今弗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弗能为已。此所以窃为陛下患也。病非徒尰〔二〕也，又苦跖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之子

〔一〕据何本、《左传·昭公十三年》改。

〔二〕「病非徒尰」与下文「非徒病尰」不一，王念孙《读书杂志》说，此句当作「非徒病尰」。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无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专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尰也，又苦跖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齐 事势

诸侯王所在之宫卫，织履蹲夷，以皇帝（在所）〔所在〕〔一〕宫法论之；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汉法，事诸侯王乃事皇帝也。是则诸侯王乃埒至尊也。然则天子之与诸侯〔王〕（臣之与下）〔二〕，宜撰然齐等若是乎？

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诸侯列卿秩二千石，则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则法恶得不齐？天子卫御，号为大仆，银印，秩二千石；诸侯之御，号曰大仆，银印，秩二千石，则御已齐矣。御既已齐，则车饰具恶得不齐？天子亲，号云太后，诸侯亲，号云太后；天子妃，号曰后；诸侯妃，号曰后。然则诸侯何损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则夫何以异？天子宫门

〔一〕据潭本、《诸子平议》改。
〔二〕据潭本补、删。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诸侯宫门曰司马，阑入之罪亦俱弃市。宫墙门卫同名，其严一等，罪已钧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诸侯之言曰令，令仪令言是也。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皆称陛下。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曰乘舆，乘舆等也。然则所谓主者安居？臣者安在？

人之情不异，面目状貌同类，贵贱之别，非天根著于形容也。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乱且不息，滑曼无纪；天理则同，人事无别。然则所谓臣主者，非有相临之具、尊卑之经也，特面形而异之耳。近习乎形貌，然后能识，则疏远无所放，众庶无以期，则下恶能不疑其上？君臣同伦，异等同服，则上恶能不眩其下？孔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裳」，「行归于周，万民之望」。孔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类而志也，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此之不行，沐渎无界，可为长大息者此也。

服疑 事势

衣服疑者，是谓争（先）〔光〕〔一〕；泽厚疑者，是谓争赏；权力疑者，是谓争强；等级无

〔一〕据《贾子新书斠补》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限，是谓争尊。彼人者，近则冀幸，疑则比争。是以等级分明，则下不得疑；权力绝尤，则臣无冀志。故天子之于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则以为臣；臣之于下也，加五等已往，则以为仆。仆亦臣礼也，然称仆不敢称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

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进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则符瑞异，则礼宠异，则秩禄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宫室异，则床席异，则器皿异，则饮食异，则祭祀异，则死丧异。故高则（此品）〔品此〕周高，下则（此品）〔品此〕周下。〔一〕加人者品此临之，埤人者品此承之；迁则品此者进，绌则品此者损。贵周丰，贱周谦；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

故众多而天下不眩，传远而天下识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于是主之与臣，若日之与星；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

〔一〕据《读诸子札记》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益壤　事势

陛下即不为千载之治安，（知）〔如〕今之势〔一〕，岂过一传再传哉？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横而大强也。至其相与，特以纵横之约相亲耳。汉法令不可得行矣。今淮阳之比大诸侯，仅过黑子之比于面耳，岂足以为（楚）〔禁〕〔二〕御哉？而陛下所恃以为藩捍者，以代、淮阳耳。代北边与强匈奴为邻，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国耳〔三〕。今淮阳之所有，适足以饵大国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国命子，适足以饵大国，岂可谓工哉？

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以为不可〔制〕〔四〕，剽去不义诸侯，空其国。择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诸子毕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牵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

〔一〕据《读诸子札记》说改与《汉书·贾谊传》同。
〔二〕据沈、程本改。
〔三〕「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国耳」一句，《读诸子札记》说当在「以代、淮阳耳」句下。
〔四〕据《艺文类聚》卷四十五引、《贾子新书斠补》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类良有所至，逋走而归诸侯，殆不少矣〔一〕！此终非可久以为奉地也。陛下岂如早便其势，且令他人守郡，岂如令子？臣之愚计，愿陛下举淮南之地以益淮阳，梁即有后〔患〕〔二〕，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即无后患；代可徙而都睢阳，梁起新郑〔三〕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捷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今所恃者，代、淮阳二国耳，皇太子亦恃之。）〔四〕如臣计，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则陛下高枕而卧，终无山东之忧矣。臣窃以为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县属汉，特以资奸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

权重

诸侯虽生夏育，有仇雠之怨，犹之无伤也。然天下当今恬然者，遇诸侯之俱少也。后不至数岁，诸侯势足以专制，力足以行逆，虽令冠处女，勿谓无敢；势不足以专制，力不足以行逆，虽令贲、育，勿谓有勇。

〔一〕「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类良有所至，逋走而归诸侯，殆不少矣」一句，《诸子平议》说，「卒」乃「立」之误；程本作「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其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

〔二〕据沈、周本补。《汉书·贾谊传》此句作「而为梁王立后」。

〔三〕「新郑」，《汉书》作新郪。

〔四〕《贾子新书斠补》说此三句与前文语复，疑系衍文。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偕冠，陛下且见之矣。〔岂不苦哉！力当能为而不为，畜乱宿祸，高拱而不忧，其纷也宜也，甚可谓不知且不仁。〕〔一〕

夫秦日夜深惟，苦心竭力，以除六国之忧。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而故成六国之祸，难以言知矣。苟身常无（意）〔事〕〔二〕，但为祸未在所（制）〔形〕〔三〕也。乱媒日长，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宁制，可谓仁乎？

五美 事势

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诸侯之君敢自杀不敢反，心知必葅醢耳，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天（子）〔下〕〔四〕无可以侥幸之权，无起祸召乱之业；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割地定制，齐为若干国，赵、楚为若干国。制既各有理矣，于是齐悼惠王之子孙，王之分地尽而止；赵幽王、楚元王之子孙，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吴、淮南他国皆然。其分地众

〔一〕「岂不」六句三十三字原删，据乔、周、程、沈本补。
〔二〕据程、何本及《汉书·贾谊传》改。
〔三〕据《贾子新书斠补》改。
〔四〕据乔、沈、周、程诸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也，所以数偿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无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虑莫不王；制定之后，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上下欢亲，诸侯顺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地制一定，则帝道还明，而臣心还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机）〔栈〕〔一〕奇、启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效顺，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

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衽席〕之上而〔天下〕安〔二〕，待遗腹，贯高、利幾之谋不生，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传之后世，不知其所穷。故当时大治，后世诵圣。

一动而五美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五美）〔三〕？

〔一〕据卢文弨说改。《汉书·贾谊传》作「柴」。

〔二〕据谭本改、补。

〔三〕据程、周本及《汉书·贾谊传》删。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制不定

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以帝之杵。夫地制不得，自黄帝而以困。

以高皇帝之明圣威武也，既抚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为逆者乃几十发。以帝之于兵间，纷然几无天下者数矣。淮阴侯、韩王信、陈豨、彭越、黥布及卢绾，皆功臣也，所尝爱信也，所爱化而为仇，所信反而为寇，可不怪也？地里早定，岂有此变！

陛下即位以来，济北一反，淮南为逆，今吴又见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诸侯滔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定之术也，特赖其尚幼，偷猥之数也。且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处，骨肉相动，又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长此安穷！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所剥割皆（象）〔众〕〔二〕理〔解〕〔三〕也。然至髋

〔一〕据何、程本补。

〔二〕据周、沈本及《汉书·贾谊传》改。

〔三〕据《汉书·贾谊传》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髀之所，非斤则斧矣。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髃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审微 事势

「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也。当夫轻始而傲微，则其流必至于大乱也，是故子民者谨焉。

彼人也，登高则望，临深则窥，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夫事有（逐）〔起〕〔一〕奸，势有召祸。老聃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管仲曰：「备患于未形，上也。（语曰：『焰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二〕智禁于微，次也。」事之适乱，如地形之惑人也。机渐而往，俄而东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见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缪千里也。

昔者卫侯朝于周，周行〔人〕〔三〕问其名。曰：「卫侯辟彊。」周行〔人〕〔四〕还之，曰：「启彊、辟

〔一〕据《读诸子札记》改。

〔二〕据卢文弨说删。

〔三〕〔四〕据《史记·卫世家》、《汉书·文帝纪》注引《贾谊书》补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彊，天子之号也，诸侯弗得用。」卫侯更其名曰（爲）〔燬〕〔一〕，然后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虽空名弗使逾焉。

古者周礼：天子葬用隧，诸侯县下。周襄王出逃伯斗，晋文公率师诛贼，定周国之乱，复襄王之位。于是襄王赏以南阳之地，文公辞南阳，〔请〕〔二〕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听，曰：「周国虽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为少，余请益之。」文公乃退。

礼：天子之乐宫县，诸侯之乐轩县，大夫直县，士有琴瑟。叔孙于奚〔三〕者，卫之大夫也；曲县者，卫君之乐体也；繁缨者，君之驾饰也。齐人攻卫，叔孙于奚率师逆之，大败齐师。卫于是赏以温，叔孙于奚辞温而请曲县、繁缨以朝，卫君许之。孔子闻之，曰：「惜乎！不如多与之邑。」

与之，国亡而君从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

宓子治亶父，于是齐人攻鲁，道亶父。始，父老请曰：「麦已熟矣，今迫齐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归，可以益食，且不资寇。」三请，宓子弗听。俄而，麦毕资乎齐寇。季孙闻之，怒，使人让宓子曰：「岂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热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犹可，闻或以告，而夫子弗听。」

〔一〕据《史记·卫世家》、《汉书·文帝纪》注引《贾谊书》补改。

〔二〕据《读诸子札记》、《贾子新书斠补》补。

〔三〕《左传·成公二年》曰：「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则「叔孙于奚」当为「仲叔于奚」。沈、何本无「孙」字。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宓子蹶然曰：「今年无麦，明年可树。令不耕者得获，是乐有寇也。且一岁之麦，于鲁不加强，丧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创必数年不息。」季孙闻之，惭曰：「使穴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

故明者之感奸由也早，其除乱（谋）〔媒〕〔一〕也远，故邪不前达。

阶级 事势

人主之尊，辟无异堂（陛）〔二〕。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殆不过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三〕廉远地则堂高，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鄙谚曰：「欲投鼠而忌其器。」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而弗投，恐伤器也，况乎贵大臣之近于主上乎！廉丑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系缚、榜笞、髡、刖、黥、劓之

〔一〕此句「奸由」、「乱媒」对文，「由」、「媒」义相近。「谋」字误。又，《大都》篇：「臣闻大都疑国，大臣疑主，乱之媒也」；《权重》篇：「乱媒日长，孰视而不定」，据此改。

〔二〕据《贾子新书斠补》、《汉书·贾谊传》删。

〔三〕卢文弨说，此句潭本作「故堂九级上」，别本「堂」作「陛」。周本、程本连下二句作「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与《汉书·贾谊传》同。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罪，不及（士）〔一〕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罪；见君之杖则起，遭君之乘舆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势也。此则所以为主上预远不敬也，所以体貌群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二〕改容而礼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今与众庶、徒隶同黥、劓、髡、刖、笞、伪、弃市之法，然则堂下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履虽鲜弗以加枕，冠虽弊弗以苴履。」夫尝以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尝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事〔三〕，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宠〕，众庶之所尝（宠）〔敬〕〔四〕，死而死尔，贱人安宜得此而顿辱之哉！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灭之，豫让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变容，吸炭变声，必报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问豫让，让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

〔一〕据《贾子新书辑补》删。
〔二〕据周、程、何诸本及《汉书·贾谊传》补。
〔三〕周、沈、程诸本及《汉书·贾谊传》无「事」字，连下句读。
〔四〕此二句「敬」、「宠」二字互错。据本篇「君之宠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故为之国士用。」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已而折节〔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无耻，隳苟无节，廉耻不立，则且不自好，则苟若而可，见利则趋，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困而揽之矣〔二〕；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上〕〔三〕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率于群下也。（但）〔俱〕无耻，（但）〔俱〕〔四〕苟安，则主〔上〕〔五〕最病。

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曰）〔六〕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男女无别者，不谓污秽，曰「帷簿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诃之域者，闻谴诃则白冠氂缨，盘水加剑，造清室而请其罪尔，上弗使执缚系引而行也。其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戾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

〔一〕《汉书》「折节」作「抗节」。

〔二〕此句潭本作「则因而揽之矣」，《汉书·贾谊传》作「因而挺之矣」。

〔三〕据程、何本及《汉书·贾谊传》补。

〔四〕据潭、程、何诸本及《汉书·贾谊传》改。

〔五〕据潭本及《汉书·贾谊传》补。

〔六〕据程本及《汉书·贾谊传》删。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喜；厉以廉耻，故人务〔一〕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节行而报其上者，即非人类也。

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丑）〔尔〕（亡）〔忘〕身，国（丑）〔尔〕忘家，公（丑）〔尔〕忘私〔二〕；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城廓封境。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三〕。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服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托五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行，故曰可为长大息者也。

俗激 事势

大臣之俗，特以牍书不报、小期会不答耳，以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举之而激。俗

〔一〕周、何本及《汉书·贾谊传》「务」均作「矜」。

〔二〕卢文弨说，建本作「丑」，诸本皆作「尔」。据诸本改。《汉书·贾谊传》作「耳」。「忘」字据周本改。

〔三〕建、潭本作「此物比志也」，别本作「此物此志」。卢本从《汉书·贾谊传》。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流失，世坏败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笔之吏，务在筐箱，而不知大体。陛下又弗自忧，故如此哉！〔一〕

夫邪俗日长，民（相）〔怡〕〔二〕然席于无廉丑，行义非循也。岂为人子背其父，为人臣因忠于君哉？岂为人弟欺其兄，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虽有权柄事业，将何寄之？管子愚无识人也则可，使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不可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乎否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到大父矣，贼大母矣，踝妪矣，刺兄矣；盗者虑探柱下之金，掇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拾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诸侯，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已。其余猖蹶而趋之者，乃豕羊驱而往。是类管子谓「四维不张」者与！窃为陛下惜之。

以臣之意，吏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时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

〔一〕此段疑有讹误，《汉书·贾谊传》作：「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二〕据潭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弗为不立，不（循）〔修〕〔一〕则坏。秦灭四维不张，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戮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冀幸，而众下疑惑矣。岂如今定经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无维楫，中流而遇风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备不预具之也，可不察乎？

时变 事势

秦国失理，天下大败。众掩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攻）〔工〕击夺者为贤，（贵人）善突盗者为（忻）〔折〕；〔二〕诸侯设诒而相饬，设辏而相（绍）〔绐〕〔三〕者为知。天下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振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

今者何如？进取之时去矣，并兼之势过矣。胡以考弟循顺为？善书而为吏耳；胡以行义

〔一〕据潭、程、何本及《贾子新书斠补》改。
〔二〕据《诸子平议》改、删。
〔三〕据《札迻》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礼节为？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黯鼾者攘臂而为政。行（惟）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二〕耳。（唯）〔虽〕〔三〕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钱财多也，衣服（循）〔修〕〔四〕也，车马严也，走犬良也。矫诬而家美〔五〕，盗贼而财多，何伤？欲〔以出伦逾等相骄〕〔七〕，以富过其事相竞。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非〔有贵〕〔六〕戚，不与兄弟；非富大家，不与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比出相骄出伦逾等）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壮〕〔八〕士。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俗之邪至于此矣！

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箒，虑立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虽〕〔一〕狗彘也，苟家非有伦理也，其不同

〔一〕据卢文弨说改。
〔二〕卢文弨说，「天子」二字讹，或下有脱文。
〔三〕〔四〕据《贾子新书斠补》改。
〔五〕《贾子新书斠补》说，「美」乃「羡」之讹。
〔六〕据潭本改。
〔七〕据《诸子平议》改。
〔八〕〔九〕据《贾子新书斠补》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禽兽仅焉耳。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蹶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悲夫！

瑰玮 事势

天下有瑰政于此，予民而民愈贫，衣民而民愈寒，使民乐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县网，甚可瑰也！今有玮术于此：夺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暖，苦民而民益乐，使民（愈）〔一〕愚而民愈不罹县网。陛下无意少听其数乎？

夫雕文刻镂（周）〔害〕用之物繁多〔二〕，纤微苦窳之器日变而起，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轻能成；用〔之宜〕〔三〕一岁，今半岁而弊。作之费日（挟巧），用之易弊，〔挟巧〕〔四〕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富；以本予民，民大贫。

〔一〕据《读诸子札记》删。
〔二〔三〕据《诸子平议》改、补。
〔四〕据《诸子平议》倒乙。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黼黻文绣纂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万里不轻能具天下之力，〔一〕势安得不寒？世以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于俗，愿其所未至，以相竞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虽刑余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冒主务侈，则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绣衣民而民愈寒；以褫民，民必暖而有余布帛之饶矣。

夫奇巧末技、商贩游食之民，形佚乐而心县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则用不足而蓄积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穷迫身，则苦饥甚焉。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则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民安性劝业而无县愆之心，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乐」也。

世淫侈矣，饰知巧以相诈利者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为识理。故邪人务而日起，奸诈繁而不可止，罪人积下众多而无时已。君臣相冒，上下无辨，此生于无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数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则让，上僭者诛，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诈谋无为起，奸邪盗贼自为止，则民离罪远矣。知巧诈谋不起，所谓「愚」。故曰「使〔民〕〔二〕愚而民愈不罹县网」。

〔一〕卢文弨说「万里」二字讹，又读「方且万里不轻能具」为句。《贾子新书斠补》说此句当作「方且万里天下之力不轻能具」。

〔二〕据何、周本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孽产子 事势

民卖产子，得为之绣衣、（编经）〔丝履〕〔一〕履偏诸缘，所以庙而不以燕也，而众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缉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贾召客者得以被墙。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富人大贾屋壁得为帝服，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二〕帝之身，自衣皂绨，而靡贾侈贵，墙得被绣；后以缘其领，孽妾以缘其履。此臣之所谓踌也。

且试观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无饥，胡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饥〔三〕肤，欲其无为奸邪盗贼，不可得也。国已素屈矣，奸邪盗贼特须时尔，岁适不为，如云而起耳。若夫不为见室满，胡可胜抚也。〔四〕夫镎不敬而素宽，有故必困。然而献计者类曰「无动为大」耳。夫「无动」

〔一〕据《贾子新书斠补》、《汉书·贾谊传》删、补。

〔二〕卢文弨说，建、潭本「且」下衍「主」字。《读诸子札记》说，「且主」是「皇」字之误。

〔三〕「饥」疑作「肌」。

〔四〕卢文弨说「若夫」二句十二字语意难晓，「必是妄窜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而可以振天下之败者，何等也？〔曰「为大」，治，可也；若「为大」，乱，岂若其小？〕〔一〕悲夫！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进计者犹曰「无为」，可为长大息者此也。

铜布

铜布于下，为天下灾。何以言之？铜布于下，则民铸钱者，大抵必杂（石）〔以〕〔二〕铅铁焉，黯罪日繁，此一祸也。铜布于下，伪钱无止，钱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祸也。铜布于下，采铜者弃其田畴，家铸者损其农事，谷不为则邻于饥，此三祸也。故不禁铸钱，则钱常乱，黯罪日积，是陷阱也。且农事不为，有疑为灾，故民铸钱不可不禁。上禁铸钱，必以死罪；铸钱者禁，则钱必还重；钱重则盗铸钱者起，则死罪又复积矣，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下，其祸博矣。

今博祸可除，七福可致。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下，则民不铸钱，黯罪不积，一。铜不布下，则伪钱不繁，民不相疑，二。铜不布下，不得采铜，不得铸钱，则民反耕田矣，三。铜不布下，钱重则以术敛之，钱轻则以术散之，则钱必治，货物必平矣，四。挟铜之积，以铸兵器，以假贵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别贵贱，以差上下，则

〔一〕此十四字原删，据《诸子平议》、《读诸子札记》及潭本补。

〔二〕据《贾子新书斠补》、《汉书·食货志》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等级明矣，五。挟铜之积，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倍）〔奇〕〔一〕羡，则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挟铜之积，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坏矣，此谓之「七福」。

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顾退七福而行博祸，可为长大息者此其一也。

一通

所谓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下〕〔二〕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岂若定地势，使无可备之患，因行兼爱无私之道，罢关一通，〔示〕〔三〕天下无以区区独有关中者。所为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于臣之计，疏山东孽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于此矣。岂若一定地制，令诸侯之民，人骑二马不足以为患，益以万夫不足以为害。今不定大理，数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义，不便。

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南边为奉地，弥道数千，不轻（致输）〔输致〕〔四〕。郡或乃越诸侯而

〔一〕据沈、程本改。潭本作「畸」。

〔二〕据程、周本及《贾子新书斠补》改。

〔三〕据《贾子新书斠补》补。

〔四〕据卢文弨说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有免侯之地，于远方调均发征，又且必同。大国包小国为境，小国阔〔一〕大国而为都，小大驳荦，远近无衰。天子诸侯封畔之无经也，至无状也。以藩国资强敌，以列侯饵篡夫，至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正此？

属远 事势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其远者不（在）〔出〕〔二〕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在）〔出〕〔三〕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徭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

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耳。输将起海上而来，弗轻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陈胜一动而天下（不）〔四〕振。

今汉越两诸侯之中分，而乃以庐江（之）〔五〕为奉地，虽秦之远边，过此不远矣。令此不输将、不奉主，非奉地义也，尚安用此而久县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义，是复秦之迹也，窃以

〔一〕卢文弨说，「阔」当作「廓」。
〔二〕〔三〕据卢文弨说改。
〔四〕据《诸子平议》删。
〔五〕据卢文弨说删。程本、何本「之为」作「为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为不便。夫淮南窳民贫乡也，徭使长安者，自悉以补，行中道而衣、行（胜）〔一〕已羸弊矣，强提荷弊衣而至，虑非假贷自诣，非有以所闻也。〔二〕履屐不数易，不足以至，钱用之费称此，苦甚。窃以所闻县令丞相归休者，虑非甚强也，不（见）〔三〕得从者。夫行数千里，绝诸侯之地而县属汉，其势终不可久。汉往者家号泣而送之，其来徭使者家号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其〕〔四〕苦属汉而欲王，类至甚也；逋遁而归诸侯者，类不少矣。陛下不如早定，毋以资奸人。

亲疏危乱事势

陛下有所不为矣，臣将不敢不毕陈事制。假令天下如曩也，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令六七诸公〔五〕皆无恙，案其国而居，当是时陛下即天子之位，试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乱，高皇帝与

〔一〕据卢文弨说改。

〔二〕「自诣」，潭本作「自储」。《诸子平议》说「以所闻」三字涉下而衍。

〔三〕据《诸子平议》删。

〔四〕据何本及《汉书·贾谊传》改。

〔五〕「诸公」，《汉书·贾谊传》作「公者」，《诸子平议》说当作「公诸」。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诸侯）〔诸公〕[一]并肩而起，非有侧室之势以预席之也。（诸侯）〔诸公〕[一]率幸者乃得为中涓，其次仅得为舍人，高皇帝南面称帝，诸公皆为臣，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几无天下者五六。陛下之与诸公也，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陛下独安能以是自安也？

然尚有可诿者，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山王）〔中子〕[三]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无恙，各案其国而居，当是时，陛下即天子之位，能为治乎？臣又窃知陛下之不能也。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宰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非立，汉令非行也。虽离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听？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尚？动一亲戚，天下环视而起，天下[四]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乃启其口，匕首已陷于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故疏必危，亲必乱。

陛下之因今以为治安，奈何知其必且危乱也！然且吟龂而坚控守之，为何如制，以缵相

〔一〕〔二〕据潭本及《汉书·贾谊传》改。

〔三〕据《汉书·贾谊传》改。

〔四〕《读诸子札记》说，「天下」当作「天子」。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悬。〔一〕

忧民事势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汤旱七年，甚也，野无青草而民无饥色，道无乞人，岁复之后，犹禁陈耕。古之为天下，诚有具也。王者之法：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耶？未获（年）〔耳〕，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天）〔失〕时不收，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曩顷不雨，令人寒心；一雨尔，虑若更生。天下无蓄若此，甚极也，其在王法谓之何？必须困至乃虑，穷至乃图，不亦晚乎！〔二〕

然则所谓国无人者，何谓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岂不在于陛下者哉？上弗自忧，将以谁偷？五岁小康，十岁一凶，三十岁而一大康，盖曰大数也。〔自人人相食，至于今若干年矣！〕〔三〕

〔一〕《汉书·贾谊传》无此五句。卢文弨说，「吟龂」疑当作「噤龂」。

〔二〕「耳」字据潭本、《诸子平议》改。「失」字据《贾子新书斠补》改。卢文弨说，「曩顷」二字不成语，此篇妄窜者甚多，难以尽正。《无蓄》篇有类似文字，可参看。

〔三〕此十二字卢本原删，今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边境有数十万之众（聚）〔一〕，天下将何以馈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沟壑，剽盗攻击者兴继而起，中国失救，外敌必骇，一日而及，此之必然〔二〕。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为人上弗自忧，魄然事困，乃惊而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无如之何。及方今始秋，时可善为，陛下少闲，可使臣从丞相、御史计之。

解县 事势

天下之势方倒县，窃愿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县之势也。天下倒县，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特倒县而已也，又类躄，且病痱。夫躄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已上不轻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数千里，粮食馈饷至难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将吏戍者或介胄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时，于焉望信威广德难。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县甚苦矣，窃为陛下惜之。

〔一〕据《贾子新书斠补》删。

〔二〕「一日而及此之必然」，建、潭本作「一日而乃此之以然」。卢文弨说，「此正妄窜者故为脱烂，使不可读，以见其古耳」。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进谏者类以为是困不可解也，〔一〕无具甚矣。陛下肯幸听臣之计，请陛下举中国之祸而从〔二〕之匈奴，中国乘其岁〔三〕而富强，匈奴伏其辜而残亡，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陛下威惮大信，德义广远，据天下而必固，称高号诚所宜，俯视中国，远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后退斋三日，以报高庙，令天下无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圣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资，而久为戎人欺傲若此？可谓国无人矣。

威不信 事势

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后云天子；德厚焉，泽湛焉，而后称帝；又加美焉，而后称皇。今称号甚美，而实不出长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边长不宁，中长不静，譬如伏虎，见便必动，将何时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于匈奴，窃为陛下不足，且事势有甚逆者焉。

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征令，是

〔一〕「进谏者类以为是困不可解也」，《汉书·贾谊传》作「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

〔二〕卢文弨说，「从」字疑「徙」之误；《贾子新书斠补》说，「从」即「纵」字之省。

〔三〕《诸子平议》说，「岁」乃「威」之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植之势也。天下之势倒植矣，莫之能理，犹为国有人乎？德可远施，而威令不信，〔一〕可为流涕者此也。

匈奴 事势

窃料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未及汉千石大县也；而敢岁言侵盗，屡欲亢礼，妨害帝义，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试理此？将为陛下以耀蝉之术振之。为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诚能此者，虽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听其事，计令中国日治，匈奴日危；大国大富，匈奴适亡。吐犬马行，理势然也。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二〕，皆属（直郡）〔其置郡〕〔三〕。然后罢戎休边，（民）〔泯〕〔四〕天下之兵。帝之威德，

〔一〕「而特扪然数百里而威令不信」，《汉书·贾谊传》作「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卢文弨说「扪」作「捫」整理札记》认为是「恫」之残，载南京师大学报编辑部《古文献研究文集》，下引方说同此。

〔二〕「灌窳」疑当作「浑窳」，《史记·匈奴传》、《汉书·匈奴传》均有浑窳国。

〔三〕据周、程本及《通典》卷一九四引改。

〔四〕据《贾子新书斠补》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内行外信，四方悦服，则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与嘿嘿。窃闻匈奴当今遂赢〔一〕，此其示武昧利之时也，而（隆）〔降〕〔二〕义渠，东胡诸国又颇来降。以臣之愚，匈奴且动，疑将一材而出奇，厚贽以责，汉不大兴不已。旁午走急，数十万之众积于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馈之？临事而重困，则难为工矣，陛下何不早图？

建国者曰：「匈奴不敬，辞言不顺，负其众庶，时为寇盗，挠边境，扰中国，数行不义，为我狡猾，为此奈何？」对曰：「臣闻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故汤祝网而汉阴降，舜舞干羽而南蛮服。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舟车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为畜，又孰敢忿然不承帝意？」

臣为陛下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则下匈奴犹振槁也。夫无道之人，何宜敢（捍）〔悍〕〔若〕〔三〕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计，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言）〔信〕〔四〕，使匈奴大众之信陛下也。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梦中许人，觉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诺，若日出之灼灼。故闻君一言，虽有微远，其志不疑；仇雠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则信谕矣，所图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

〔一〕「遂羸」，何本作「适羸」。《贾子新书斠补》说，「羸」当作「羸」，「遂羸」犹言「方盛」。

〔二〕据《贾谊〈新书〉整理札记》改。

〔三〕据《读诸子札记》改、补。

〔四〕据《读诸子札记》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弱子之遇慈母也。若此则爱谕矣，一表。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人道〔也〕〔一〕；信为其所工，一可以当天子之意。若此则好谕矣，一表。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

凡赏于国者，此不可以均。赏均则国窳，而赏薄不足以动人。故善赏者踔之，驳犖之，从而时厚之。令视之足见也，诵之足语也，乃可倾一国之心。陛下幸听臣之计，则臣〔二〕有余财。匈奴之来者，家长已上固必衣绣，家少者必衣文锦，将为银车五乘，大雕画之，驾四马，载绿盖，从数骑，御骖乘，且虽单于之出入也，不轻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时时得此而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为吾至亦可以得此，将以坏其目，〔者至〕〔三〕，若大降者也，大众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赐食焉。饭物故四五盛，美胾膢炙肉具醯醢〔四〕。方数尺于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观者，固百数在旁。得赐者之喜也，且笑且饭，味皆所嗜而所未尝得也。令来者时时得此而飨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垂涎而相告，人（悰憚）匈奴

〔一〕据《汉书·贾谊传》颜师古注补。

〔二〕沈本「臣」作「国」。

〔三〕据《读诸子札记》改。

〔四〕卢文弨说，「膢」、「肉」疑衍。《诸子平议》说，「膢」乃「膹」之误，当读作「羹胾膹炙，肉具醯醢」。「炙肉」衍，当读作「美胾膹，具醯醢」。《札迻》说，「美」乃「羹」之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憚悇〕〔一〕其所自，以吾至亦将得此，将以此坏其口，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识，胡人之欲观者勿禁。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一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但）〔倡〕〔二〕乐，吹箫鼓鞞，倒挈、面者、蹈者时作，少间击鼓，舞其偶人。昔时乃为戎乐，携手胥强上客之后，妇人先后扶十余人，使降者〔三〕时或得此而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旰相告，人人忣忣唯恐也，将以此坏其耳，一饵。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约致也。陛下必时有所富，高堂邃宇，善厨处，大困京，厩有编马，库有阵车，奴婢、诸婴儿、畜生具。令此时大客，飨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乐。令此其居处乐虞、困京之畜，皆过其故王，虑或时时赐此而为家耳。匈奴一国倾心而冀，人人忣忣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腹，来降者，上必时时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后得入官。夫胡大人难亲也，若上于胡婴儿及贵爱者，上必召幸大数十人，为此绣衣好闲，且出则从，居则更侍。上即飨胡人也，大觳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婴儿得近侍侧，胡贵人更进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钱）〔盏〕〔四〕，使付酒时人偶之。为间则出绣衣，具带服宾余，时以赐之。上即幸拊胡婴儿，捣遒之，

〔一〕据卢文弨说改。
〔二〕据《札逐》改。
〔三〕「使降者」，潭本作「令使者降者」。
〔四〕据《贾子新书斠补》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戏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闲，且自为赣之。上起，胡婴儿或前或后，胡贵人既得奉酒，出则服衣佩绶，贵人而立于前，令数人得此而居耳。一国闻者、见者，希盱而欲，人人忣忣惟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心，一饵。故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四者已牵，又引其心，安得不来？下胡抑扼也。此谓五饵。

若夫大变之应，大约以权决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长吏；众门大夫皆谋士也，必足之财。且用吾人，（且）（用）〔因〕其尊，观其（限）〔隙〕，窥其谋，中外符节适缱拘也。〔一〕去（或）〔国〕〔二〕人且安得久悍若此！故三表已谕，五饵既明，则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单于寝不聊寐，食不甘口，挥剑挟弓而蹲穹庐之隅，左视右视，以为尽仇也。彼其群臣，虽欲毋走，若虎在后；众欲无来，恐或轩〔三〕之，此谓势然。其贵人之见单于，犹连虎狼也；其南面而归汉也，犹弱子之慕慈母也。其众之见将吏，犹噩连仇雠也；南乡而欲走汉，犹水流下也。将使单于无臣之使，无民之守，夫恶得不系颈顿颡，请归陛下之义哉！此谓战德。

彼匈奴见略，且引众而远去，连此有数。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使者反，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众而延之〔四〕，关吏卒使足以自

〔一〕据《读诸子札记》删、改。

〔二〕据《贾子新书斠补》改。

〔三〕《诸子平议》说，「轩」乃「撕」之误。

〔四〕《札迻》说，「开」当作「关」，「众」字疑为「聚」字之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守。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膢者〔一〕，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是王将强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饥，饭羹啖膢肉，哼潛多饮酒，此则亡竭可立待也。赐大而愈饥，多财〔二〕而愈困，汉者所希心而慕也。则匈奴贵人，以其千人至者，显其二三；以其万人至者，显其十余人。夫显荣者，招民之机也。故远期五岁，近期三年之内，匈奴亡矣。此谓德胜。

或曰：「建三表，明五饵，盛资翁主，禽敌国而后止，费至多也，恶得财用而足之？」对曰：「请无敢费御府铢金尺帛，然而臣有余资。」问曰：「何以？」对曰：「国有二族，方乱天下，甚于匈奴之为边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窳贫，盗贼罪人蓄积无已，此二族为祟也。上去二族，弗使乱国，天下治富矣。臣赐二族，使祟匈奴，过足言者。」或曰：「天子下临，人民窳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岂天子也？《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而愠渠大罪也。今天子自为怀其民，天子之理也，岂下临人之民哉？」

〔一〕《札逢》说，「美」当作「羹」，「炙膢」依潭本当作「臛炙」。
〔二〕「多财」，建、潭本作「财尽」。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势卑 事势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缯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势既卑辱而祸且不息，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

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千石大县，以天下之大，而困于一县之小，甚窃为执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试理此？夫胡人于古小诸侯之所铦（权）〔获〕〔一〕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计，半岁之内，休屠饭失其口矣；颈以草，膝行顿颡，请归陛下之义，唯上财幸。而后复罢属国之官，臣赐归伏田庐，不复涔末乎？玩细虞，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

〔一〕据《札逸》、《贾子新书斠补》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淮难事势

窃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入赴千乘之君，）〔一〕陛下为顿颡谢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诮让，（敷）〔数〕〔二〕留之罪无加身，乃赐美人多制（等）〔寺〕〔三〕室之门，追而赦之〔四〕，吏曾不得捕。主人于天子国横行不辜而无遣，天子之法载黄金而归。侯邑之在其国者，毕徙之他所。陛下于淮南王不可谓薄矣。然而淮南王之悖逆恐蹂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批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选功臣有（职）〔识〕〔五〕者，以为之相吏，王仅不踏蹴而逐耳，无不称病而走者，天下孰贵之为，皇太后之馈赐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诏而弗得见，僵卧以发诏书，天下孰不知？聚之等而谋为东帝，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诽谤陛下之为，皇年，通柴奇之徒、启章之等而谋为东帝，天下孰弗知？聚罪人奇狡少

〔一〕卢文弨据《汉书·贾谊传》改。《贾子新书斠补》说，卢改非。

〔二〕据刘师培《贾子春秋补释》改。

〔三〕据《札迻》改。

〔四〕「追」字上沈、周、程本均有「陛下」二字。

〔五〕据乔、沈、周、程、何诸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金）〔鉴〕〔一〕道以为之（神）〔所〕〔二〕，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负？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为不当？陛下无负也！

如是，咫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无解细于前事。且世人不以肉为心则已，若以肉为心，人之心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壮，闻父辱状，是而不如是，非人也。若以肉为心，人之心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壮，闻父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极，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归其怨尔？特曰势未便，事未发，含乱而不敢言。若诚其心，岂能忘陛下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报大父与诸伯父、叔父也。令尹子西、司马子綦皆亲群父也，无不尽伤。昔者白公之为乱也，非欲取国代王也，为发愤快志尔，故挟匕首以冲仇人之匈，固为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

今淮南土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安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豫让为智伯报赵襄子，五起而不取者，无他，资力少也。子胥之报楚也，有吴之众也；白公成乱也，有白公之众也。阖闾富，故（然）〔能〕〔三〕使专诸刺吴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能〕使荆轲杀秦王政。今陛下将尊不亿之人，与陛下将尊不亿之人，积之财，此非有白公、

〔一〕据《贾子新书斠补》改。
〔二〕据何本改。
〔三〕据潭本、周本改，下同。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子胥之报于广都之中者，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两柱之间，其策安便哉！此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愿陛下少留意计之。

无蓄 事势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汤有十年之积，故胜七岁之旱。夫蓄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向而不济？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柔附远，何招而不至？

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人曰：「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节，则物力必屈。古之为天下之大残也；从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贼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长，是天下之大崇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败，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天下之势，何以不危？汉之为汉，几（四）〔三〕十〔一〕岁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也。故失时不雨，民且狼顾矣；岁恶不入，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陷危若此而上不惊者？天下之常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何以相恤？卒然

〔一〕今考《无蓄》作于汉文帝二年，则「四十」当作「三十」。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何以馈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横击，罢夫羸老易子孙而咬其骨。政法未毕通也，远方之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为人上者乃（试）〔诚〕〔一〕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以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铸钱 事势

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淆铅铁及（以）〔石〕〔二〕杂铜也，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其利甚厚，名曰顾租公铸，法也，而实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将何赖焉？

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操造币之势，各隐屏其家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为民设阱，孰积于是？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虽少异乎，未具也。民方陷溺，上且弗救乎？

且世民用钱，县异而郡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一之乎，则大烦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势不可施；纵而弗苛乎，则郡县异而市肆不同，

〔一〕据《贾子新书斠补》改。

〔二〕据《汉书·食货志》、《贾子新书斠补》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小大异用，钱文大乱。夫苟非其术，则何向而可哉？

夫农事不为而采铜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炉炭，奸钱日繁，正钱日亡，善人怵而为奸邪，民陷而之刑戮。黥罪繁积，吏民且日斗矣，将甚不祥，奈何而忽？国知患此，更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何以圉之？令禁铸钱，钱必还重，四钱之粟，必还二钱耳。重则盗铸钱如云而起，〔铜使之然也〕〔一〕。则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不胜而法禁数溃，

傅职 连语

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教之《诗》，而〔为之〕广道显德，〔二〕以驯明其志。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任术，使能纪万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教之威仪。教之训典，使知族类疏戚，而隐比驯焉。此所谓（学）〔教〕〔三〕太子以官之职任，而知治化之仪。教之威仪。教之训典，使知族类疏戚，而隐比驯焉。此所谓（学）〔教〕〔三〕太子以圣人之德者也。

〔一〕据《汉书·食货志》补。
〔二〕据《贾子新书斠补》乙正。
〔三〕据潭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长复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义，明等级以道之礼，明恭俭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爱以道之仁，明倜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罚，明正德以道之赏，明斋肃以道之（教）〔敬〕〔一〕。此所谓教太子也。

左右前后，莫非贤人以辅相之，摠威仪以先后之，摄体貌以左右之，制义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监行之，勤劳以劝之，孝顺以内之，敦笃以固之，忠信以发之，德言以扬之。此所谓顺者也。此傅人之道也，非贤者不能行。

天子不学，不能达于天地之道，不见礼义之正，不察应事之理，不博古之典传，不倜于威仪之数，《诗》、《书》、《礼》、《乐》无经，天子学业之不法：凡此其属，太师之任也。古者齐太公职之。

天子不（姻）〔恩〕〔二〕于亲戚，不惠于庶民，无礼于大臣，不忠于刑狱，无经于百官，不哀于丧，不敬于祭，不诚于戎事，不信于诸侯，不诚于赏罚，不厚于德，不强于行；赐予侈于左右近臣，吝授〔三〕于疏远卑贱；不能惩忿忘欲，大行、大礼、大义、大道，不从太师之教：凡此其属，太傅之任也。古者鲁周公职之。

〔一〕据潭本改。

〔二〕据《诸子平议》、《大戴礼记》改。

〔三〕「授」，程本作「爱」，与《大戴礼记》同。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天子处位不端，受业不敬，教诲讽诵《诗》、《书》、《礼》、《乐》（之）不经、不法，（不古），言语不序，音声不中律；〔一〕不以礼，登降揖让无容，视瞻、俯仰、周旋无节，妄咳唾，数顾趋行，色不比顺，隐琴肆瑟：凡此其属，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职之。

天子（燕辟废其学）〔燕业反其学〕〔二〕，左右之习诡其师；答远方诸侯、遇贵大人，不知大雅之辞；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诺之适；侗问小诵之不博不习：凡此其属，少师之任也。古者史佚职之。

天子居处出入不以礼，衣服冠带不以制，御器在侧不以度，杂采从美不以章，忿怒说喜不以义，赋与嗛让不以节，小行、小礼、小义、小道，〔不从少师之教〕〔三〕：凡此其属，少傅之任也。

天子居处燕私安（所）〔而〕〔四〕易，乐而湛，夜漏屏人而数〔五〕，饮酒而醉，食肉而饱，饱而强食，饥而惏，暑而暍，寒而慄，寝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后；帝自为开户，自执器皿，亟顾还面，（而器御）〔御器〕〔六〕之不举不臧，折毁丧伤：凡此其属，少保之任也。

〔一〕据《艺文类聚》卷四十六、《贾子新书斠补》删。
〔二〕「即席」，程本作「节度」，与《大戴礼记》同。
〔三〕据《后汉书·百官志一》、《通典·职官二》及建、潭本改。
〔四〕据《贾子次诂》、《读诸子札记》补。
〔五〕据《诸子平议》改。
〔六〕卢文弨疑此句下有脱文。《大戴礼记》无此句。
〔七〕据《大戴礼记》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干戚羽之舞，管簫琴瑟之会，号呼歌谣声音不中律，燕乐雅讼逆乐序：凡此其属，诏工之任也。

不知日月之不时节，不知先王之讳与国之大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凡此其属，太史之任也。

保傅 连语

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远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

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三公之职也。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嗜，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

及太子少长，知好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学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直之史，有亏膳之宰。（天子）〔太子〕〔一〕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收膳则死。于是有进善之旌，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

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步中《采荠》，趋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礼，彻以乐。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减其膳，是天子不得为非也。《明堂之位》曰：「笃仁而

〔一〕据《大戴礼·保傅》及周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好学，多闻而道顺。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辅。辅者，辅天子之意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洁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拂。拂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强记、捷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听朝，则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失计而举无过事。殷、周之所以长久者，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习道之者非理故也。

鄙谚曰：「不习为（史）〔吏〕[一]，而视已事。」又曰：「前车覆而后车戒。」夫殷、周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是不法圣智也。秦之亟绝者，其轨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覆也。夫存亡之反[二]，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夫开于道术，知义[三]之指，则教之功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累数译而

〔一〕据程、周本及《汉书·贾谊传》、《大戴礼·保傅》改。

〔二〕沈本「反」作「故」，程本、何本作「变」。

〔三〕何、程本「知义」下有「理」字。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不能相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连语 连语

纣，圣天子之后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弃义，释敬慎而行骄肆，则天下之人，其离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约而若期。夫为人主者，诚奈何而不慎哉？纣将与武王战，纣陈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进，皆还其刃，顾以乡纣也。纣走还于寝庙之上，身斗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纣之官卫舆纣之躯，弃之玉门之外。民之观者皆进蹴之，蹈其腹，蹶其肾，践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观者攀帷而入，提石之者犹未肯止。可悲也！夫势为民主，直与民为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践盘其躯，而况有其民政教乎！臣窃闻之曰：「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夫牛之为胎也，细若鼷鼠。纣损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恶大恶一类也，过败虽小，皆己之罪也。周谚曰：「前车覆而后车戒。」今前车已覆矣，而后车不知戒，不可不察也。

梁尝有疑狱，半以为当罪，〔一〕半以为不当。梁王曰：「陶朱之叟，以布衣而富侔国，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问之曰：「梁有疑狱，吏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虽寡人亦疑焉，吾决是

〔一〕《读诸子札记》说，句首当有「吏」字。《群书治要》所引句首有「群臣」二字。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当狱。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径与色、泽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予〔一〕，梁国说。以臣谊窃观之，墙薄咫呕坏，缯薄咫呕裂，器薄咫呕毁，酒薄咫呕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臣窃以为厚之而可耳。

抑臣又窃闻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尧、舜是也，夏禹、契、后稷与之为善则行，鲧、讙兜欲引而为恶则诛。故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下主者，桀、纣是也，推侈、恶来进与为恶则行，比干、龙逢欲引而为善则诛。故可与为恶，而不可与为善。所谓中主者，齐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则九合诸侯，〔任〕〔二〕竖貂、（子）〔易〕〔三〕牙则饿死胡宫，虫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邪人必合，贤正必远，坐而须亡耳，又不可胜忧矣。故其可忧者，唯中主尔，又似练丝，染之缁则黑；得善佐则存，不得善佐则亡，此其不可不忧者耳。《诗》云：

〔一〕《读诸子札记》说，此句当在「王曰善」上，亦朱公语。

〔二〕据《读诸子札记》补。

〔三〕据程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趋也，故臣窃以为练左右急也。

辅佐 连语

大相上承大义而启治道，总百官之要，以调天下之宜；正身行，广教化，修礼乐，以美风俗；兼领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国家不治，则大相之任也。上执正职。大拂秉义立诚，以翼上志；直议正辞，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诸侯之过。令或郁而不通，臣或戾而不义，大拂之任也。中执政职。

大辅闻善则以献；明号令，正法则，颁度量，论贤良，次官职，以时巡（循）〔修〕〔一〕，使百吏敬率其业。故经义不衷，贤不肖失序，大辅之任也。下执事职。

道行典知变化，以为规是非，明利害；掌仆及舆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骤徐疾之节，居车之容，登降之礼，见过则谓。故职不率义，则道行之任也。

调谇典博闻，以掌驷乘，领时从，比贤能；天子出则为车右，坐立则为位，承圣帝之德，畜民之道，礼义之正，应事之理，则职以箴；刑狱之衷，赏罚之诚，已诺之信，百官之经，丧祭之共，戎事之诫，身行之强，则职以谥；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

〔一〕据《诸子平议》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音声之适，揖让之容，俯仰之节，立事之色，则职以证；出入不从礼，衣服不从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忿说忘其义，取予失其节，容安易而乐湛，则职以谏。故善不彻，过不闻，侍从不谏，则调谇之任也。

典方典容仪，以掌诸侯、远方之君，撰之班爵、列位、轨伍之约〔一〕，朝觐、宗遇、会同、享聘、贡职之数；辨其民人之众寡，政之治乱，率（意）〔德〕〔二〕道顺，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则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举，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

奉常典天，以掌宗庙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国之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礼乐丧纪，国之礼仪毕居其宜，以识宗室；观民风俗，审诗商，〔修宪〕〔三〕命，禁邪言，息淫声；于四时之交，有事于南郊，以报祈天明。故历天时不得，事鬼神不序，经礼仪人伦不正，奉常之任也。

祧师典春，以掌国之众庶、四民之序，以礼义伦理教训人民；方春三月，缓施生遂，动作百物，是时有事于皇祖皇考。〔四〕

〔一〕「轨伍」二字疑有误，程本作「执任」，沈、周、何本作「轨任」，《贾子新书斠补》改。

〔二〕据《贾子新书斠补》改。

〔三〕据《诸子平议》补。

〔四〕此处当有脱文，《大戴礼记·千乘》此下另有一段。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问孝 阙

礼 连语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发，太子嗜鲍鱼，而太公弗与，曰〔一〕：「礼，鲍鱼不登于俎。岂有非礼而可以养太子哉？」寻常之室，无奥（剽）〔突〕〔二〕之位，则父子不别；六尺之舆，无左右之义，则君臣不明。寻常之室、六尺之舆处无礼，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乱，而况其大者乎？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

〔一〕《艺文类聚》卷四十六引文，此句上有「文王曰：　发嗜鲍鱼，何为不与？」三句。

〔二〕据潭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礼：天子适诸侯之宫，诸侯不敢自阼阶。阼阶者，主之阶也。天子适诸侯，诸侯不敢有宫，不敢为主人礼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也。君仁则不厉，臣忠则不贰，父慈则教，子孝则协，兄爱则友，弟敬则顺，夫和则义，妻柔则正，姑慈则从，妇听则婉，礼之质也。

礼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诗》云：「一发五豝，吁嗟乎驺虞。」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天子佐舆十乘，以明贵也。贰牲而食，以优饱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发，所以复中也。人臣于其所尊敬，不敢以节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职，而志厚尽矣。作此诗者，以其事深见良臣顺上之志也。良臣顺上之志者，可谓义矣。故其叹之也长，曰「吁嗟乎」。虽古之善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礼者，所以节义而没不（还）〔逜〕〔一〕。故飨饮之礼，先爵于卑贱而后贵者始羞，淆膳下涉而乐人始奏。觞不下遍，君不尝羞；淆不下涉，上不举乐。故礼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干肉不腐，则左右亲；苞苴时有，筐篚时至，则群臣附；官无蔚藏，腌陈时发，则戴其上。」《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上少投之，则下以躯偿矣；弗敢谓报，愿长以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报如此。

〔一〕据《诸子平议》改。《容经》同。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国非其国也。必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相通，而有十年之积。虽有凶旱水溢，然后天子备味而食，日举以乐。诸侯食珍不失，钟鼓之县可使乐也。乐也者，上下同之。故礼，国有饥人，人主不饗；报囚之日，人主不举乐。岁凶谷不登，台扉不涂，榭彻干侯，马不食谷，驰道不除，食减膳，飨祭有阙。故礼者，自行之义，养民之道也。受计之礼，主所亲拜者二：闻生民之数则拜之，闻登谷则拜之。《诗》曰：「君子乐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忧民之忧者，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与士礼，圣王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隐弗忍也。故远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豺不祭兽，不田猎；獭不祭鱼，不设网罟；鹰隼不鸷眭，而不逮，不出颖罗〔一〕；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夭，鱼（肉）〔育〕〔二〕不入庙门，鸟兽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汤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顺、不用命者，宁丁我网。」其惮害物也如是。《诗》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皓皓。王在灵沼，于仞鱼跃。」言德至也。圣主所

〔一〕沈本「颖罗」作「植罗」，何本作「罾罗」。《诸子平议》说，「颖」通「绖」。

〔二〕据《诸子平议》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在，鱼鳖禽兽犹得其所，况于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礼，则天下安而万理得矣。逮至德渥泽洽，调和大畅，则天清澈，地富煴，物时熟；民心不挟诈贼，气脉淳化；攫啮搏击之兽鲜，毒蠢猛（蚊）〔蚊〕之虫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铄乎大仁之化也。〔一〕

容经 连语

志色之经

志有四兴：朝廷之志，渊然清以严；祭祀之志，愉然思以和；军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厉；丧纪之志，漻然懔然忧以湫。四志形中，四色发外。维如。〔二〕

〔一〕「蚊」字据潭、周本改。《诸子平议》说，「毒」字衍，下有缺文。潭本无此二字。《读诸子札记》说，「如」疑「妃」之误，「妃」读为「配」。

〔二〕卢文弨说，「薄矣」二字传写误倒，当读作「山不蕃草木少矣，薄铄乎大仁之化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容经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师师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军旅之容，淫然肃然固以猛；丧纪之容，怞然慑然若不（还）〔遝〕〔一〕。

视经

视有四则：朝廷之视，端流平衡；祭祀之视，视如有将；军旅之视，固植虎张；丧纪之视，下流垂纲。

言经

言有四术：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气折声，军旅之言也；

〔一〕据《诸子平议》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言若不足，丧纪之言也。

固颐正视，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间二寸，端面摄缨，端股整足。体不摇肘曰经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肃立；因以垂佩曰卑立。

立容

坐以经立之容，胕不差而足不跌。视平衡，曰经坐；微俯视尊者之膝，曰共坐；〔俯〕〔二〕首视不出寻常之内，曰肃坐；废首低肘，曰卑坐。

坐容

〔一〕据《读诸子札记》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行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摇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则，从容而任。〔一〕

趋容

趋以微磬之容，飘然翼然，肩状若流，足如射箭。

跸旋之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动也，穆如惊倏；其固复也，旄如濯丝。

〔一〕何本「则」作「侧」。《诸子平议》说，「则」通「即」。《读诸子札记》说，若「则」作「即」解，则「任」当为「往」之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跪容

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进左而起，手有抑扬，各尊其纪。

拜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随〔二〕前以举，项衡以下，定速无迟，背项之状如屋之丘〔三〕。

拜而未起。

伏容

〔一〕《诸子平议》说，「随」乃「骳」之假借字，「骳」即「腿」。

〔二〕「丘」字何本作「低」。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坐车之容

坐乘以经坐之容，手抚式，视五旅，欲无顾，顾不过轂。小礼动，中礼式，大礼下。

立车之容

立乘以经立之容，右持绥而左臂诎，存剑之纬，欲无顾，顾不过轂。小礼式，中礼式，大礼下。

兵车之容

礼，介者不拜，兵车不式，不顾不言。反抑式以应武容也。

若夫立而跂，坐而蹝，体怠懈，志骄傲，躁视数顾，容色不比，动静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气不顺，皆禁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古者年九岁入就小学，蹑小节焉，业小道焉；束发就大学，蹑大节焉，业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无因入之焉。谚曰：「君子重袭，小人无由入；正人十倍，邪辟无由来。」古之人其谨于所近乎？

古者圣王居有法则，动有文章，位执戒辅，鸣玉以行。鸣玉者，佩玉也，上有双珩，下有双璜，冲牙蠙珠，以纳其间，琚瑀以杂之。行以《采荠》，趋以《肆夏》，步中规，折中矩。登车则闻和鸾雍雍，鸾鸣而和应，声曰和，和则敬。故《诗》曰：「和鸾雍雍，万福攸同。」言动以纪度，则万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貌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临其下，以畜其民。故为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亲而重之，下者畏而爱之，民者肃而乐之。是以上下和协而士庶顺一，故能（宗）〔安〕〔一〕揖其国以藩卫天子，而行义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文）〔仪〕〔二〕。富不可为量，多不可为数。故《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棣棣，富也。不可选，众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子赣由其家来，谒于孔子。孔子正颜举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亲毋乃不宁乎？」曳杖倍下而行，曰：「子之兄弟亦得无恙乎？」故身之倨佝，

〔一〕据《诸子平议》改。

〔二〕据潭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手之高下，颜色声气，各有宜称，所以明尊卑、别疏戚也。

子路见孔子之背，磬折举衰，曰：「唯由也见。」孔子闻之，曰：「由也，何以遗忘也？」故过犹不及，有余犹不足也。

语曰：「审乎明王，执中履衡。」言秉中适而据乎宜。故威胜德则淳，德胜威则施。威之与德，交若缪缠〔一〕，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且畏且怀，君道正矣。「质胜文则野，

龙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龙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潜龙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龙之神也，其惟飞龙乎？能与细细，能与巨巨，能与高高，能与下下。吾故曰：龙变无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小不（宝）〔塞〕〔一〕，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习而不能顺；姚不惛，卒不妄；饶裕不赢，迫不自丧；明是审非，察中居宜。此之谓有威仪。

古之为路舆也，盖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轸方以象地，三十辐以象日月。故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前视则睹鸾和之声、四时之运。此舆教之道也。

人主太浅则知暗，太博则业厌，二者皋〔失〕〔二〕同败，其伤必至。故师傅之道，既美其施，

〔一〕「缪缠」，何、周、程本作「缪缠」。

〔二〕据《读诸子札记》改。

〔三〕据《春秋繁露·玉杯》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又慎其齐；适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劳而身大盛，此圣人之化也。

春秋 连语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问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废而威不立也，〔非所闻也〕〔一〕；谴而行其诛，则庖宰、监食者法皆当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见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臣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是昔也，惠王之后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积皆愈。故天之〔亲德〕〔二〕不可谓不察。

卫懿公喜鹤，鹤有饰以文绣而乘轩者。赋敛繁多而不顾其民，贵优而轻大臣，群臣或谏，则面叱之。及翟伐卫，寇挟城堞矣，卫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贵优，将君之爱鹤，以为君战矣。我侪，弃人也，安能守战？」乃溃门而出走。翟冠遂入，卫君奔死，遂丧其国。故贤主者，不以草木禽兽妨害人民，进忠正而远邪伪，故民顺附

〔一〕据何、周本补。

〔二〕据《论衡·福虚》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而臣下为用。今释人民而爱鸟兽，远忠道而贵优笑，反甚矣。人主之为人主也，举错而不僈者，杖贤也。今背其所主而弃其所杖，其僈仆也，不亦宜乎？语曰：「祸出者祸反，恶人者人亦恶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违其马。」此违其马者也。

邹穆公有令，食鸟雁者必以粃，毋敢以粟。于是仓无粃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雁，则费甚矣。请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煦〕〔一〕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岂为鸟兽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养鸟也？且汝知小计而不知大计。周谚曰『囊漏贮中』，而独弗闻欤？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仓之粟移之与民，此非吾粟乎？鸟苟食邹之粃，不害邹之粟而已。粟之在仓与其在民，于吾何择？」邹民闻之，皆知其私积之与公家为一体也。

楚王欲淫邹君，乃遗之技乐美女四人。穆公朝观，而夕毕以妻死事之孤。故妇人年弗称者弗蓄，节于身而弗众也。王舆不衣皮帛，御马不食禾菽，无淫僻之事，无骄熙之行，食不众味，衣不杂采，自刻以广民，亲贤以定国，亲民如子。邹国之治，路不拾遗，臣下顺从，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邹子之细，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邹穆公死，邹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邻于邹者，士民乡方而道哭，抱手而忧行。酤家不雠其酒，屠者罢列而归，傲童不讴歌，舂筑者不相杵，妇女抉珠瑱，丈夫释玦韘，琴瑟无音，期年而后始复。故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

〔一〕据周本改。《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引「煦」作「饲」。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来。《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其此之谓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诸侯有道，守在四邻。

宋康王时，有爵生鹳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一〕必伯于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诸侯，取淮北之城，〔二〕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三〕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骂国老之谏者为无头之棺〔四〕，以视有勇；剖枢者之背，斫朝涉之胫，国人大骇。齐王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于郢侯之馆，遂得而死。故见祥而为不可，祥反为祸。

晋文公出畋，前驱还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横道而处。」文公曰：「还车而归。」其御曰：「臣闻祥则迎之，妖则凌之。今前有妖，请以从吾〔五〕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闻之曰：天子梦恶则修道，诸侯梦恶则修政，大夫梦恶则修官，庶人梦恶则修身。若是，则祸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妖我〔六〕，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乃归。斋宿而请于庙曰：「孤实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执政不贤，左右不良，吾罪二；饬政不谨，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务不

〔一〕「小而生大」，《战国策》卷三十二作「小而生巨」。

〔二〕《战国策》卷三十二、《说苑·杂事四》「伐诸侯」作「伐薛」，「城」作「地」。

〔三〕「伐」，《说苑·杂事四》作「斩」。

〔四〕《战国策·宋策》「无头之棺」作「无颜之冠」。

〔五〕《读诸子札记》说，「吾」乃「君」之误。

〔六〕《读诸子札记》说「天招以妖我」当作「天沼我以妖」。乔、沈本无「我」字。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修，以咎百姓，吾罪四；斋肃不庄，粢盛不洁，吾罪五。请兴贤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导百姓，毋复前过。」乃退而修政。居三月，而梦天诛大蛇，曰：「尔何敢当明君之路！」文公觉，使人视之，蛇已鱼烂矣。文公大说，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于伯。故曰：见妖而迎以德，妖反为福也。

楚怀王心矜好高人，无道而欲有伯王之号。铸金以象诸侯人君，令大国之王编而先马，梁王、毕、陈、滕、薛、卫、中山之君，皆象使随而趋。诸侯闻之，以为不宜，故兴师而伐之。楚王见士民为用之不劝也，乃征役万人，且掘国人之墓。国人闻之振动，昼旅而夜乱。齐人袭之，楚师乃溃。怀王逃适秦，克尹杀之西河，为天下笑。此好矜不让之罪也，不亦羞乎？

齐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为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反而使燕君复召公之职。桓公归，燕君送桓公，入齐地百六十六里。桓公问于管仲曰：「礼，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恐后世之以寡人为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车而令燕君还车，乃割燕君所至而与之，遂沟以为境而后去。诸侯闻桓公之义，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诸侯，莫不乐听；扶兴天子，莫不劝从。诚退让，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为公子，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陛，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侯闻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弃之也。

孙叔敖之为婴儿也，出游而还，忧而不食。其母问其故，泣而对曰：「今日吾见两头蛇，恐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去死无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闻见两头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见，吾已埋之也。」其母曰：「无忧，汝不死。吾闻之，有阴德者，天报以福。」人闻之，皆谕其能仁也。及为令尹，未治而国人信之。

先醒 连语

怀王问于贾君曰：「人之谓知道者先生，何也？」贾君对曰：「此博号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为先生也，为先醒也。彼世主不学道理，则嘿然惛于得失，不知治乱存亡之所由，惇惇然犹醉也。而贤主者学问不倦，好道不厌，锐然独先达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乱也知所以乱，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乃退僻邪而进忠正，能者任事而后在高位，内领国政，（治而外）〔辟草而〕〔一〕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遗，国无狱讼。当是时也，周室坏微，天子失制，宋、郑无道，欺昧诸侯。庄王围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奉簪而献国。庄王曰：「古之伐者，乱则整之，服则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与晋人战于两棠，大克晋人，会诸侯

〔一〕据潭、周、程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于汉阳，申天子之辟禁，而诸侯说服。庄王归，过申侯之邑。申侯进饭，日中而不食。庄王问曰：「臣斋而具，食甚洁，日中而不饭，臣敢请罪。」庄王喟然叹曰：「非子之罪也！吾闻之曰，其君贤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无日也。吾闻之，世不绝贤。天下有贤，而有师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师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恐亡无日也。吾闻之，世不绝贤。天下有贤，而我独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为？」故庄王战服大国，义从诸侯，戚然忧恐，圣智在身，而自错不肖，〔一〕日中忘饭，可谓明君矣。〔此之〕〔二〕谓「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者〕〔三〕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叹曰：「呜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数百人，无不曰吾君丽者；吾发政举事，朝臣千人，无不曰吾君圣者。吾外内不闻吾过，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于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麤饭，昼学道而夕讲之。二年，美闻于宋。宋人车徒迎而复位，卒为贤君，谥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后醒者也。

昔者虢君骄恣自伐，谄谀亲贵，谏臣诘逐，政治踳乱，国人不服。晋师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于泽中，曰：「吾渴而欲饮。」其御乃进清酒。曰：「吾饥而欲食。」御进腶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给也？」御曰：「储之久矣。」曰：「何故储之？」对曰：「为君出亡而道

〔一〕《贾子新书斠补》说，「在」上脱「不」字，「错」乃「惜」之误。
〔二〕据《群书治要》卷四十补。
〔三〕据《读诸子札记》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饥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对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谏？」对曰：「臣之言过也。」为间，君曰：「吾之而恶至言，臣愿谏，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谢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贤也。」虢君曰：「贤，人之所以存也。君之所以亡，何也？」对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独贤也，故亡。」虢君喜，据式而去。君遂饿死，为禽兽食。此已亡矣，犹不寤所以亡，此不醒者也。

故而于山中居，饥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块自易，逃行而之哉！

故先醒者，当时而伯；后醒者，三年而复；不醒者，枕土而死，为虎狼食。呜呼！戒

耳瘴 连语

窃闻之曰：目见正而口言枉则害，阳言吉错之民而凶则败，倍道则死，障光则晦，诬神而逆人则天必败其事。

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杀其父而无罪，奔走而之吴，曰：「父死而不死，则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补，则过计也；与吾死而不一明，不若举天地以成名。」于是纡身而（不□）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乃〕〔一〕适阖闾，治味以求亲。阖闾见而安之，说其谋，果其举，反〔二〕其听，用而任吴国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岁时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调而无尤，天下服而〔无〕〔三〕御，四境静而无虞。然后，忿心发怒，出凶言，阴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战而五胜，伏尸数十万，〔城〕〔入〕〔四〕郢之门，执高兵，伤五藏之实，毁十龙之钟，挞平王之墓。昭王失国而奔，妻生虏而入吴。故楚平王怀阴贼，杀无罪，殃既至乎此矣。

子胥发郁冒忿，辅阖闾而行大虐。还十五年，阖闾没而夫差即位，乃与越人战江上，栖之会稽。越王之穷至乎吃山草，饮腑水，易子而食。于是，履甓戴璧，号吟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种行成于吴王。吴王将许，子胥曰：「不可！越国之俗，勤劳而不愠，好乱胜而无礼，溪徼而轻绝，俗好诅而倍盟。〔五〕仿此类者，鸟兽之侪徒，狐狸之丑类也，生之为患，杀之无咎，请无与成。」大夫种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马而为牲，指九天而为证，请妇人为妾，丈夫为臣，孤身为关内诸侯，世为忠臣。吴王不忍，缩师与成，还谋而伐齐。子胥进百世名宝因闲官为积，

〔一〕据周、程本改。

〔二〕《读诸子札记》说，「反」乃「及」字之误。

〔三〕据《诸子平议》补。

〔四〕据周本改。

〔五〕《贾子新书斠补》说，「胜」、「俗」为衍文。卢文弨说，「徼」当作「儌」。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争不听，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称善累德以求民心。于是，上帝降祸，绝吴命乎直江〔一〕。君臣乖而不调，置社稷而分裂，容台榭而掩败，犬群嗥而入渊，鼂衔菹而适奥，〔二〕燕雀剖而虺蛇生；食蘘菹而蛭口〔三〕，浴清水而遇蛊。伍子胥见事之不可为也，何笼而自投水，〔四〕目抉而望东门，身鴟夷而浮江。怀贼行虐，深报而殃不辜，祸至乎身矣！越于是果逆谋负约，袭锉夫差，兼吴而拊。范蠡负（室）〔宝〕〔五〕而归五湖，大夫种系领谢室，渠如处车裂回泉。自此之后，句践不乐，忧悲荐至，内崩而死。

故天之诛伐，不可为广虚幽间，攸远无人，虽重袭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诛伐顺理而当辜，杀三军而无咎；诛杀不当辜，杀一匹夫，其罪闻皇天。故曰：天之处高，其听卑，其（牧）〔目〕芒，〔六〕其视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谨慎也。

〔一〕《贾子新书斠补》说，「直江」疑「胥江」之误。

〔二〕《贾子次诂》说：「四语见《尸子》下篇及《淮南子·览冥训》，」原文为「植社槁而墉裂，容台振而掩覆，犬群嗥而入渊，鼂衔薮而席隩。」

〔三〕《贾子新书斠补》说，「蛭」上当脱一字，前人从「□」以表缺字，后又倒乙，非口腹之口。

〔四〕《贾子新书斠补》说，「何」训为「揭」，「投」乃「杀」之误，「水」衍。

〔五〕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改。

〔六〕据周本改。卢文弨说，此三字疑衍。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谕诚

连语

汤见设网者四面张，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我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网，今之人循绪。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请受其犯命者。」士民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而况我乎！」于是，下亲其上。

楚昭王当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饥，时酒二酫〔一〕，重裘而立，犹懵然有寒气，将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仓之粟以振饥者。居二年，阖闾袭郢，昭王奔隋。诸当房之赐者，请还致死于寇〔二〕。阖闾一夕而五徙卧，不能赖楚，曳师而去。昭王乃复，当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与吴人战。楚军败，昭王走，屣决眦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复旋取屣。及至于隋，左右问曰：「王何曾惜一踦屣乎？」昭王曰：「楚国虽贫，岂爱一踦屣哉？思与偕反也。」自是之后，楚国之俗无相弃者。

〔一〕《诸子平议》说，「酫」即「鮅」字。

〔二〕何、程本「请还」下有「战」字。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文王昼卧，梦人登城而呼己曰：「我东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礼葬我。」文王觉，召吏视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礼葬之。」吏曰：「吾梦中已许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闻之，曰：「我君不以梦之故而倍槁骨，况于生人乎！」于是，下信其上。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灭中行氏，豫让徙事智伯。及赵襄子破智伯，豫让变容，吞炭而为（喑）〔哑〕〔二〕，乞其妻所而妻弗识。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卧，见不全身。人谓豫让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仇，何无耻之甚也？今必碎身麋躯以为智伯，何其与前异也？」豫让曰：「我事中行之君，与帷而衣之，与关而枕之。夫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馆吾以鼎实，举（被）〔袂〕〔三〕而为礼。（大）〔四〕夫国士遇我，我固国士为之报。」故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非冗言也，故在主而已。

〔一〕何、程本「大夫」下有「礼」字。
〔二〕据周、程本改。
〔三〕据《诸子平议》、《读诸子札记》改。
〔四〕据《诸子平议》删。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退让　连语

梁大夫宋就者，为边县令，与楚邻界。梁之边亭与楚之边亭皆种瓜，各有数。而数灌，其瓜美；楚〔一〕窳而希灌，其瓜恶。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恶也。梁亭觉之，因请其尉，亦欲窃往之贤己，因夜往，窃掻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觉之，因请其尉，亦欲窃往瓜。尉以请，宋就曰：「恶！是何言也！是（讲怨分祸）〔构怨召祸〕〔二〕之道也。甚也！若我教子，必（诲莫）〔每暮〕〔三〕令人往，窃为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也。乃每夜往，窃掻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则此〔四〕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则乃梁亭也。楚令闻之大悦，具以闻。楚王闻之，恕然丑以志自悔也〔五〕。告吏曰：「微掻梁之边亭劬力乎？」说梁之阴让也，乃谢以重币，而请交于梁王。于是，梁亭恶梁瓜宋就始。语曰：「转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老子曰：「报怨以德。」此之谓乎？夫人既不善，

〔一〕《新序·杂事四》「楚」下有「人」字。
〔二〕据周、程本改。
〔三〕据《新序·杂志四》改。
〔四〕《读诸子札记》说，「此」盖「皆」之坏字。
〔五〕「恕然丑以志自悔」，《新序·杂事四》作「怒然愧以意自闵」。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胡足效哉？〔一〕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飨客于章华之台上。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国亦有此台乎？」使者曰：「否。翟，窭国也，恶见此台也。翟王之自为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累，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犹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国恶见此台也！」楚王愧。

君道

连语

纣作梏数千，睨诸侯之不谄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后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于河。民输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坠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狱常拥此。」故爱思文王，犹敬其梏，况于〔二〕其法教乎！

《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言辅翼贤正，则身必安也。又曰：「弗识弗知，顺帝之则。」言士民说其德义，则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爱其死，不惮其劳，从之如集。《诗》曰：「经始灵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文王有志为

〔一〕卢文弨说，此条潭本全脱，别本所载亦甚略，今悉依建本。

〔二〕建本「于」作「守」。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台，令（近境）〔匠规〕〔一〕之，民闻之者，裹粮而至，问业而作之，日日以众。故弗趋而疾，弗期而成。命其台曰「灵囿」，命其沼曰「灵沼」，爱敬之至也。《诗》曰「灵囿」，谓其囿曰「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皓皓。王在灵沼，于仞鱼跃。」文王之泽，下被禽兽，洽于鱼鳖，故禽兽鱼鳖攸若攸乐，而况士民乎！

《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言圣王之德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言士民之报也。《书》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人皆有之，舜独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己，而君道备矣。

官人

连语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师，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知足以为源泉，行足以为表仪；问焉则应，求焉则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国足以重人之国者，谓之师。知足以为砥砺，行足以为辅助，仁足以访议；明于进贤，敢于退不肖；内相匡正，外相扬美〔者〕〔二〕，谓之友。知足以谋国事，行足以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欢；国有法则

〔一〕据《诸子平议》改。

〔二〕据何本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退而守之，君有难则进而死之；职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托者，大臣也。道语谈说不怍于朝廷；智能不困于事业，服一介之使，能合两君之欢；执戟居前，能举君之失过，不难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贪于财、不淫于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谋；君有失过，虽不能正谏以其死持之，憔悴有忧色，不劝听从者，侍御也。柔色伛偻，唯谀之行，唯言之听，以睚眦[一]之间事君者，厮役也。故与师为国者帝，与友为国者王，与大臣为国者若存若亡，与厮役为国者亡可立待也。

取师之礼，以身先焉。取友之礼，以皮币先焉。取大臣之礼，以贽先焉。取侍御之礼，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礼，以令召矣。师至，则清朝而侍，小事不进。友至，则清朝而侍，小事不进。大臣奏事，则俳优侏儒逃隐，声乐技艺之人不并奏。左右在侧，声乐技艺之人不并奏。左则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开北房，从薰服之乐。是以听治、论议、从容泽燕，矜庄皆殊序，然后帝王之业可得而行也。

〔一〕蒋礼鸿《义府续貂》说，「睚眦」当作「睢眦」，形近之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劝学

谓门人学者：

有贤圣之名，明君子之实；而我曾无邻里之闻，宽徇〔一〕之智者。独何与？然则舜偃俯而加志，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启耳目，载心意，从立移徙，与我同性。而舜独我儃僈而弗省耳。

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洁，则过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尝试傅白黛黑，（揄夹帗）揄铗陂，杂芷若，虹虱视，〔二〕益口笑，佳态佻志，从容为说焉。则虽王公大人，孰能无（悇憚）〔憚悇〕〔三〕养心而巅一视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过之有掩鼻之容也。

昔者南荣跦丑圣道之忘乎己，故步陟山川，坌冒楚棘，弥道千余，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蛇进，而后敢问。见教一高言，若饥十日而得大牢焉，是以达若天地，行生〔四〕后世。

今夫子之达佚乎老聃，而诸子之材不避荣跦，而无千里之远、重茧之患。亲与巨贤连席而

〔一〕「宽徇」，何、程本作「穷巷」。

〔二〕「虹虱」，《义府续貂》说当作「凤虹，即逢蒙也」，「逢蒙视为微视」。

〔三〕据卢文弨说改。

〔四〕「生」，何、周本作「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坐，对膝相视，从容谈语，无问不应，是天降大命以达吾德也。吾闻之曰：时难得而易失也。学者勉之乎！天禄不重。

道术 连语

曰：「数闻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实也，请问道者何谓也？」对曰：「道者，所从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施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

曰：「请问虚之接物何如？」对曰：「镜仪而居，无执不臧，美恶毕至，各得其当；衡虚无私，平静而处，轻重毕悬，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虚而静，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有衅和之，有端随之，物鞠其极，而以当施之。此虚之接物也。」

曰：「请问术之接物何如？」对曰：「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举贤则民化善，使能则官职治；英俊在位则主尊，羽翼胜任则民显；操德而固则威立，教顺而必则令行；周听则不蔽，稽验则不惶；明好恶则民心化，密事端则人主神。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者，接物之队。凡权重者必谨于事，令行者必谨于言，则过败鲜矣。此术之接物之道也。其为原无屈，其应变无极，故圣人尊之。夫道之详，不可胜述也。」

曰：「请问品善之体何如？」对曰：「亲爱利子谓之慈，反慈为嘼；子爱利亲谓之孝，反孝为孽；爱利出中谓之忠，反忠为倍；心省恤人谓之惠，反惠为困；兄敬爱弟谓之友，反友为（酱）〔虐〕〔一〕；弟敬爱兄谓之悌，反悌为敖；接遇慎容谓之恭，反恭为媟；接遇肃正谓之敬，反敬为嫚；言行抱一谓之贞，反贞为伪；期果言当谓之信，反信为慢；衷理不辟谓之廉，反廉为贪；兼覆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以人自观谓之度，反度为妄；以己量人谓之恕，反恕为荒；恻隐怜人谓之慈，反慈为忍；厚志隐行谓之洁，反洁为汰；施行得理谓之德，反德为怨；放理洁静谓之行，反行为污；功遂自却谓之退，反退为伐；厚人自薄谓之让，反让为冒；心兼爱人谓之仁，反仁为戾；行充其宜谓之义，反义为慢；反和为乖；合得密周谓之调，反调为戾；优贤不逮谓之宽，反宽为阨；包众容易谓之裕，反裕为褊；安柔不苛谓之良，反良为嗤；缘法循理谓之轨，反轨为易；袭常缘道谓之道，反道为辟；广较自敛谓之俭，反俭为

〔一〕据何、周、程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侈；费弗过适谓之节，反节为靡；□□勉善〔一〕谓之慎，反慎为怠；傲；深知祸福谓之知，反知为愚；亟见窕察谓之慧，反慧为童；滥；容服有义谓之仪，反仪为诡；行归而（过）〔适〕〔二〕谓之顺，反顺为逆；反比为错；容志审道谓之娴，反娴为野；辩为讷；纤微皆审谓之察，反察为旄；辞令就得谓之雅，反雅为陋；严，反严为辗〔四〕；仁义修立谓之任，反任为欺；（诚）〔言〕〔三〕动可畏谓之威，反威为圂；勇，反勇为怯；信理遂惔〔五〕谓之敢，反敢为掩；志操精果谓之诚，反诚为殆；必，反必为怛。凡此品也，善之体也，所谓道也。」

故守道者谓之士，乐道者谓之君子，知道者谓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明且贤，此谓圣人。思恶勿道谓之戒，反戒为动有文体谓之礼，反礼为动静摄次谓之比，论物明辩谓之辩，反克行遂节谓之

〔一〕建本「□□」作「弗勤」，潭本作「□畋」，乔本作「畋勤」，程本作「畋银」，何、周本改作「俛勉就善」。

〔二〕据何、周本改。

〔三〕据何、周本改。

〔四〕何、周本「辗」作「软」，《贾子新书斠补》说，疑即「展」字。

〔五〕卢文弨说，「惔」是「锬」字之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六术

连语

德有六理。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无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内度成业，故谓之六法。六法藏内，变流而外遂，外遂六术，故谓之六行。是以阴阳各有六月之节，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兴，乐兴则六，此之谓六行。阴阳、天地之动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谨修六行，则亦可以合六法矣。

然而，人虽有六行，微细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一〕。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以（与）〔兴〕〔二〕《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令人缘之以自修，修成则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艺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体六行故也，故曰六则备矣。

六者非独为六艺本也，他事亦皆以六为度。声音之道以六为首，以阴阳之节为度。是故一岁

〔一〕《贾子新书斠补》说，「真」当作「慎」，「慎」为「顺」之假借字。

〔二〕据《诸子平议》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十二月，分而为阴阳，各六月。是以声音之器十二钟，钟当一月，其六钟阴声，六钟阳声，声之术，律是而出，故谓之六律。六律和五声之调，以发阴阳、天地、人之清声，而内合六行、六法之道。是故五声宫、商、角、徵、羽，唱和相应而调和，调和而成理谓之音。声五也，必六而备，故曰声与音六。夫律之者，象测之也，所测者六，故曰六律。

人之威属以六亲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故为从父昆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故为从曾祖昆弟；故为从曾祖昆弟，故为从曾祖昆弟；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世世别离，分为六亲。备于六，此之谓六亲。

次，不可相逾，相逾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何为三庙？上室为昭，中室为穆，下室为孙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三庙以别，亲疏有制。丧服称亲疏以为重轻，亲者重，疏者轻，故复有粗衰、齐衰、大红、细红、缌麻，备六，各服其所当服。夫服则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乱也。

数度之道，以六为法。数加于少而度出于（居）〔小〕〔一〕，数度之始，始于微细。有形之物，莫细于毫。是故立一毫以为度始，十毫为发，十发为氂，十氂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备于六，故先王以为天下事用也。

〔一〕据建本及《诸子平议》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事之以六为法者，不可胜数也。此所言六，以效事之尽以六为度者谓六理，可谓天地之六法，可谓人之六行。

道德说 连语

德有六理。何谓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诸生者，皆生于〔一〕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独玉也。（写）〔象〕〔二〕德体六理，尽见于玉也，各有状，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泽者，鉴也，谓之道；腒如窃膏谓之德；湛而润、厚而胶谓之性；康若泺流谓之神；光辉谓之明；岂乎坚哉谓之命。此之谓六理。鉴生空窍，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华离状。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离状也。性生气而通之以晓，神生变而通之以化，明生识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

德有六美。何谓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义者，德之高也；忠者，德之厚也；密者，

〔一〕《贾子新书斠补》说，「生于」疑衍。

〔二〕据卢文弨说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六理、六美，德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固为所生者法也。故曰：道此之谓道，德此之谓德，行此之谓行。所谓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谓之《书》，《书》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纪者也；《乐》者，此之乐者也；祭祀鬼神，为此福者也；博学辩议，为此辞者也。

道者无形，平和而神。道（物）〔一〕有载物者，毕以顺理（和）〔二〕适行，故物有清而泽。泽者，鉴也，鉴以道之神。模贯物形，通达空窍，奉一出入为先，故谓之鉴。鉴者，所以能见也。见者，目也。目成也形乃从。是以人及有无毳秽杂焉，故能见也。由此观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润泽矣，故曰「泽者，鉴也」，「生空窍，通之以道」。

德者，离无而之有。故润则腒然浊而始形矣，故六理发焉。六理所以为变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则物得润以生，故谓润德。德者，变及物理之所出也。（未）〔夫〕〔三〕变者，道之颂也。道冰而为德，神载于德。德者，道之泽也。道虽神，必载于德，而颂乃有所因，以发动变化而为变。变及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条理以载于德。德受道之化，而发之各不同状。德润，故曰「如膏，谓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华离状」。

〔一〕据《贾子新书斠补》删。

〔二〕据《诸子平议》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专而为一气，明其润益厚矣。浊而胶相连，在物之中，为物莫生，气皆集焉，故谓之性。性，神气之所会也。性立，则神气晓晓然发而通行于外矣，与外物之感相应，故曰「润厚而胶谓之性」，「性生气，通之以晓」。

神者，道、德、神、气发于性也，康若泺流，不可物效也。变化无所不为，物理及诸变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泺流谓之神」，「（理）〔神〕[二]生变，通之以化」。

明者，神气在内则无光而为知，明则有辉于外矣。外内通一，则为[三]得失。事理是非，皆职于知，故曰「光辉谓之明」，「明生识，通之以知」。

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则泽、润、性、气、神、明及形体之位分、数度，各有极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舍然也。其受此具也，岩然有定矣，不可得辞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则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载于物形，故〔曰〕[三]「岩坚谓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

物所道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德之有也，以道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养物，则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仁行出于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

〔一〕据《读诸子札记》改。

〔二〕《贾子新书斠补》说，「为」乃「象」之误。

〔三〕前后段末皆为「故曰」，据之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理立则有宜，适之谓义。义者，理也，故曰「义者，德之理也」。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于道而有理，守理则合于道，与道理密而弗离也，故能畜物养物。物莫不慕福，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之高也」。道而勿失，则有德矣；得而守之，则有德行有无休，则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谓道，德此之谓德，行此之谓行」。诸此言者，尽德变（世）〔也〕〔一〕，理也。

《书》者，著德之理于竹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著所从事，故曰「《书》者，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曰「《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循〕〔二〕德之理与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与不合而纪其成败，以为来事师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体德〔之〕理〔三〕而为之节文，成人事，故曰「《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书》、《诗》、《礼》、《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合则欢然大乐矣。故曰「《乐》者，此之乐者也」。人能修德之理，则安利之谓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为鬼神能与于利害。是故

〔一〕据《读诸子札记》改。
〔二〕据何本、《诸子平议》改。
〔三〕前后文皆作「德之理」，据之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具牺牲、俎豆、粢盛，斋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此故曰「祭祀鬼神，为此福者也」。德之理尽施于人，其在人也，内而难见。是以先王举德之颂而为辞语，以明其理；陈之天下，令人观焉；垂之后世，辩议以审察之，以转相告。是故弟子随师而问，博学以达其知，而明其辞以立其诚，故曰「博学辩议，为此辞者也」。

德毕施物，物虽有之，微细难识。夫玉者，真德象也。六理在玉，明而易见也。是以举玉以谕，物之所受于德者，与玉一体也。

大政上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国以民为力，君以民为胜，吏以民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战，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欲胜，则莫能以胜矣。故其民之为〔一〕其上也，接敌而喜，进而不能止，敌人必骇，战由此胜也。夫民之于其上也，接而惧，必走去〔二〕，战由此败也。故夫灾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呜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呜呼！戒之戒之！

行之善也，粹以为福已矣；行之恶也，粹以为灾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灾，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知善而弗行谓之狂，知恶而不改谓之惑。故夫狂与惑者，圣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呜呼！戒之戒之！岂其以狂与惑自为之？明君而君子乎，闻善而行之如争，闻恶而改之如仇，然后祸灾可离，然后保福也。戒之戒之！

诛赏之慎焉，故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则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则附之与己。则此毋有无罪而见诛，毋有有功而无赏者矣。戒之戒之！戒之戒之！诛赏之慎焉，故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则弗遂诛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则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劝也。是以上有仁誉而下有治名。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戒之戒之！戒之戒之！赏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灭民之功而弃之。

〔一〕「为」，何、程本作「于」。

〔二〕「接而惧，必走去」，何、程本作「接敌而惧，退必走去」。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故上为非，则谏而止之；下为非，则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虽有不肖民，化而则之。故虽昔者之帝王，其所贵其臣者，如此而已矣。

人臣之道，思善则献之于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为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臣忠则君明，此之谓圣王。故官有假而德无假，位有卑而义无卑。故位下而义高者，虽卑，贵也；位高而义下者，虽贵，必穷。呜呼！戒之哉！戒之哉！行道不能，穷困及之。

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见而不可得掩者，行也。故夫言与行者，知愚之表也，贤不肖之别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为身灾。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后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后行之。呜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灾之本也。道者，福之荣也。无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荣。故行而不缘道者，其言必不顾义矣。故纣自谓天王也，桀自谓天子也，已灭之后，民以相骂也。以此观之，则位不足以为尊，而号不足以为荣矣。故君子之贵也，士民贵之，故谓之贵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乐之，故谓之富也。故君子之贵也，与民以福，故士民贵之；故君子之富也，与民以财，故士民乐之。故君子富贵也，至于子孙而衰，则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之〕〔一〕数也？」不肖暴者，祸及其身，则士民皆曰：「何天诛之迟也？」

〔一〕据《诸子平议》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民必胜之。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过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鸣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鸣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率之以义，然后士民义也；率之以忠，然后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故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声；士民学之，其如响；曲折而从君，其如景矣〔一〕。鸣呼！戒之哉！戒之哉！君乡善于此，则佚佚然协，民皆乡善于彼矣，犹响之应声也。是以圣王而君子也；君为恶于此，则哼哼然协，民皆为恶于彼矣，犹响之应声也。是以圣王而君子犹景之象形也；君为恶于此，则哼哼然协，民皆为恶于彼矣，犹响之应声也。是以圣王而君子乎，执事而临民者，日戒慎一日，则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

道者，圣王之行也；文者，圣王之辞也；恭敬者，圣王之容也；忠信者，圣王之教也。夫圣人也者，贤智之师也；仁义者，明君之性也。〔二〕故尧、舜、禹、汤之治天下也，所谓明君也，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圣王之行也；文者，圣王之辞也；恭敬者，圣王之容也；忠信者，圣王之教也。夫圣人也者，贤智之师也；仁义者，明君之性也。〔二〕故尧、舜、禹、汤之治天下也，所谓明君也，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鸣呼！戒之！戒之！故夫诸侯者，士民皆爱之，则其国必兴矣；士民皆苦之，即位数十年而灭，士民犹以为大久也。故夫诸侯者，士民皆爱之，则其国必兴矣；士民皆苦之，即位数十年而灭，士民犹以为大久也。

〔一〕「曲折而从君，其如景矣」，《诸子平议》说，「曲折而从君，其如景矣」。

〔二〕「夫圣人也者，贤智之师也；仁义者，明君之性也，」《读诸子札记》说，「仁义者，明君之性也」当在「夫圣人也者」上。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则国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不可轻也。呜呼！轻本不祥，实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难使怒者，宜为君。识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为贵。故曰：刑罚不可以慈民，简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简泄得士，辟其犹以鞭狎狗也，虽久弗亲矣；故欲以刑罚慈民，辟其犹以弧怵鸟也，虽久弗得矣。故夫士者，弗敬则弗至；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与敬、忠与信，古今毋易矣。渚泽有枯水，而国无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无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贤矣，吏贤而民治矣。故君功见于选吏，吏功见于治民。故（劝）〔观〕〔一〕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谓也。故治国家者，行道之谓，国家必宁；信〔二〕道而不为，国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道不可不选也，而道不可离也。呜呼！戒之哉！离道而灾至矣。

无世而无圣，或不得知也；无国而无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尝无圣也，而圣不得圣王则

〔一〕据《贾子新书斠补》改。

〔二〕《诸子平议》说，「信」疑「倍」之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弗起也；国未尝无士也，不得君子则弗助也。〔上〕〔一〕圣明，则士暗饰矣。故圣王在（上）〔三〕位，则士百里而有一人，则犹无有也。故王者衰，则士没矣。故暴乱在位，则士千里而有一人，则犹比肩也。故国者有不幸而无明君；君明也，则国无不幸而无贤士矣。故士易得而无明君，君明也，则国无士。故士易得而难求也，易致而难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遍境内不能得一人焉；以道，则国中多有之。此之谓士易得而难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则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则士必去矣。此之谓士易致而难留也。

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故因是国也而为安，因是民也而为治。故汤以桀之乱氓为治，武王以纣之北卒为强。故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故是以明君之于政也慎之，然后国兴也。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贤，吏贤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谓〕〔三〕也。

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

〔一〕「上」字据《读诸子札记》补。

〔二〕据潭本删。

〔三〕据《诸子平议》改。《贾子新书斠补》说，「政」疑「功」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夫民者，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必使民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一〕饰焉。故民者，积愚也。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而去之。故王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至卑也，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夫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人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选卿相焉。

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谓政之纲也，然后国藏也。故君之信在于所信，所信不信，虽欲论〔二〕信也，终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过于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长之道，不过于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长；使下之道，不过于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过于为身，故不肖者之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过于爱其子，故不肖者之爱其子，不

〔一〕「信」，建、潭本作「臣」。

〔二〕据《诸子平议》补。

〔三〕《读诸子札记》说，「论」当为「谕」之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过于居家，故不肖者之于家〔一〕也，不可以居官。则行之于君矣；行之于兄，则行之于长矣；行之于弟，则行之于下矣；行之于友矣；行之于子，则行之于民矣；行之于家，则行之于官矣。故士则未仕而能以试矣。圣王选举也，以为表也。问之，然后知其言；谋焉，然后知其极；任之以事，然后知其信。故古圣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为明察也。

国之治政，在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与徒。〔二〕君必择其臣，而臣必择其所与。故察明者乘人，〔四〕不出其官，而无所不入也。故王者不出其国，而明于天下之政。何也？则贤人之辞也。不离其位，而境内亲之者，〔五〕谓之其府；故（爱民）〔敬士〕〔七〕之道，行之者谓之其人为之行之也〔六〕。故爱人之道，言之者谓之其

〔一〕「于家」，何、周本作「居家」。

〔二〕「国之治政，在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与徒，」何本作「故察国之治，在夫诸侯；察士之理，在其与徒」。《读诸子札记》说，此句当作「明者察乎贤人之辞」。

〔三〕《读诸子札记》说，「察」字衍，「乘人」当作「乘贤人之行」。

〔四〕《读诸子札记》说，下当有「何也」二字。

〔五〕《读诸子札记》说，「谓之」二字衍，「人」上当有「贤」字。

〔六〕据《读诸子札记》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礼。故忠诸侯者，无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无以易爱民也。诸侯不得士，则不能兴矣；故君子不得民，则不能称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谓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谓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谓之实。故君子讯〔一〕其器，任其用，乘其实，而治安兴矣。呜呼！人耳人耳！

诸侯即位享国，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国无君也；官有政长而民有所属，而政有命，国无人也。官驾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国无君也。何也？君之为言也，（考）〔道〕〔二〕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故贤人不举而不肖人不去，此君无道也，故政谓此国无君也。史之为言，理也。故史也者，理之所出也。上为非而不敢谏，下为善而不知劝，此史无理也，故政谓此国无史也。官驾百乘而食食千人，近侧者不足以问谏，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谓此国无人也。呜呼！悲哉！君者，群也。无人谁据？无据必蹶，政谓此国素亡也。

修政语上

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谫者，其惟道矣。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

〔一〕建本「讯」作「详」，卢文弨说，疑是「谇」之误。
〔二〕据何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行之者见谓圣人。故惟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故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然后，济东〔一〕海，入江内，取《绿图》，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颛顼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二〕之，加而弗损，〔三〕天下亦平也。

颛顼曰：「功莫美于去恶而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为恶。」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缘善也；非恶恶而已也，恶缘恶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喾曰：「缘道者之辞而与为道已，缘巧者之事而（学）〔与〕〔四〕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与为仁已。」故节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专其美矣。〔五〕故士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帝颛顼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

〔一〕刘师培《贾子春秋补释》：「此节西与东对文，当作『东济海入江』。东济西济乃并词也。『内取绿图』为句，『内』与『纳』同。」载《国粹学报》第七十一期。下同。

〔二〕《鹖子》「赏」作「常」。《贾子新书斠补》说，当从《鹖子》。

〔三〕《读诸子札记》说，此句当作「弗加弗损」。

〔四〕据卢文弨说改。

〔五〕《诸子平议》说，此下二十五字皆衍文。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帝喾曰：「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五已矣。

帝尧曰：「吾存心于先古〔一〕，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二〕。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行〔三〕，是以德音远也。是故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国与人身而鸟面及焦侥，好贤而隐不逮，强于行而菑于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谓忠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仁焉。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人，而见归乐于天下之民，而见贵信于天下之君。故吾（详）〔四〕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谕教，唯以敬者为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诸侯万人而禹一皆知其（体）〔国〕，〔其士万人而禹一皆知其体〕，岂能一见而知之也？〔五〕岂能一闻而识之也？诸侯朝会而禹亲报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国也；其士月朝而禹亲见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体也。然且大禹其犹大恐，诸侯会，则问于诸侯曰：「诸

〔一〕〔二〕〔三〕《说苑·君道》「先古」作「天下」，「富」作「广」，「行」作「教」。

〔四〕据程本及《困学纪闻》删。

〔五〕据卢文弨说改、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侯以寡人为骄乎？」朔曰，士朝，则问于士曰：「诸大夫以寡人为汰乎？其闻寡人之骄之汰耶，而不以语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残道也，灭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于人者，莫大于此也。」

大禹曰：「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故鬻河而道之九牧，凿江而道之九路，洒五湖而定东海，民劳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于民也。禹尝昼不暇食，夜不暇寝矣。方是时也，忧务（故）〔民〕〔一〕也。故禹与士民同务，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谕矣。故治天下，以信为之也。

汤曰：「学圣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独居，譬其若火。夫舍学圣之道而静居独思〔二〕，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然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贵尚学道而贱下独思也。故诸君子得贤而举之，得不肖而举之，得不肖而举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举之，得贤而与之，譬其若登山乎。然后，福可必归，灾可必去也。

汤曰：「药食尝于卑，然后至于贵；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故药食尝于卑，然后至于贵，教也；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其得味也多；若使人味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后食者，

〔一〕据《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文改。

〔二〕《艺文类聚》卷一引，「夫」下有「人」字，「圣」下有「主」字。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言，然后闻言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于言也，〔一〕必自也听之，必自也择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数取之为明，以数行之为章，以数施之万姓为（藏）〔臧〕〔二〕。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积道者以信，树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无治安之（故）〔政〕〔三〕者，虽欲治〔安〕显荣也〔四〕，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虚成也，显荣不可以虚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爱民以参其极，非此者则四美不附矣。

修政语下

周文王问于鬻子曰：「敢问君子将入其职，则其于民也，何如？」鬻子对曰：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君子将入其职，则其于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职，则其于民也，何若？」对曰：「君子既入其职，则其于民也，

〔一〕《贾子春秋补释》说，「故」为衍文，「以是」与「是以」同。《说苑·君道》作「是以」。

〔二〕据何、周本改。

〔三〕据乔、沈、何本改。卢文弨亦说，「故」疑作「政」。

〔四〕据卢文弨说补。何本「治」作「政」。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暸暸）〔暸暸〕〔一〕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职，则其于民也，何若？」对曰：「君子既去其职，则其于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将入而旭旭者，义先闻也；既入而（暸暸）〔暸暸〕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问于鬻子曰：「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吾为此奈何？」鬻子曰：「唯。〔疑〕〔疑〕。攻守而（胜）〔战〕〔二〕乎同器，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而严不若和之胜也。故诸侯发政施令，政平于人者，谓之文政矣；诸侯接士而使吏，礼恭于人者，谓之文礼矣；诸侯听狱断刑，仁于治，陈于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战而不胜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三〕，未之尝闻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唯由此也为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问于王子旦曰：「敢问治有必成，而战有必胜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对曰：「有。政曰：诸侯政平于内而威于外矣，君子行修于身而信于舆人矣。治民民治，

〔一〕据《太平御览》卷三引文改，下文同。

〔二〕据《诸子平议》补、改。

〔三〕「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卢文弨说，二句必有一衍。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而荣于名矣。故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与之以敬，然后能以成也；凡有攻心者，必结之以义，然后能以胜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谕之以爱，然后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吾闻之于政也，曰：天下圹圹，一人有之；万民丛丛，一人理之。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惟有道者宜处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难得而易失也，难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则弗得而长也。故夫道者，万世之宝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二十岁，即位享国，亲以其身见于鬻子之家而问焉，曰：「昔者先王与帝〔一〕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愿以教，敢问兴国之道奈何？」鬻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兴国之道，君思善则行之，君闻善则行之，君知善则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长之，则兴国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问于道之要奈何？」鬻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为人下者敬而肃，为人上者恭而仁，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一〕据周本改。

〔二〕周本注：「帝字恐误，或作子。」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周成王曰：「敢问治国之道若何？」鬻子曰：「唯。疑。请以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爱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义则无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礼节无以谕敬也；下爱其民，非以忠信则无以谕爱也。故忠信行于民，礼节谕于士，虽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闻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贤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问上下之人，何以为异？」鬻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凡闻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则谓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则谓之贤人矣，行者恶则谓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则谓之智矣，言者不善则谓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辞矣，贤、不肖之人别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

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若夫富则可为也，若夫寿则不在天乎？」鬻子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圣王在上位，则天下不死军兵之事。故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斗阋，不私相煞也。故圣王在上位，则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于道，而吏积于德，而民积于用力。故妇为其所衣，丈夫为其所食，则民无冻馁而民积于爱，而民积于顺，则刑罚废矣，而民无夭遏之诛。故圣王在上，则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圣王在上，则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圣王在上，则民无厉疾。故圣王在上，则使盈境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乏竭之忧。故圣王在上，则使民有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内兴贤良，以禁邪恶。故贤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则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寿者，周成王曰：「受命矣。」

礼容语上 杂事阙

礼容语下 杂事

鲁叔孙昭〔子〕〔一〕聘于宋，宋元公与之燕，饮酒乐。昭子右坐，歌终而语，因曰：「过哉！君。非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相泣也。乐祁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闻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与叔孙其语皆媮，死日不远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间一月，叔孙婼卒。

晋叔向聘于周，发币大夫，及单靖公。靖公享燕无私，送不过郊，语说《昊天有成命》。靖公享之，俭而敬，宾礼赠贿（同）〔三〕，是礼而从。

〔一〕据何、周本补。

〔二〕据《国语·周语下》删。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既而叔向告人曰：「吾闻之曰，一姓不再兴。今周有单子以为臣，周其复兴乎？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资〔一〕。』今单子皆有焉。夫宫室不崇，器无虫镂〔二〕，俭也；身恭除洁，外内肃给，敬也；燕好享赐，虽欢不逾等，让也；宾之礼事，称上而差，资也。若是而加之以无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居俭动敬，德让事资，而能辟怨，以为卿佐，其有不兴乎？

夫《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密者，宁也，亿也；命者，制〔也〕〔三〕，令也；基者，经也，势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孙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临民，故称「昊天」焉。不敢怠安，早兴夜寐，以继文王之业。布文陈纪，经制度，设牺牲，使四海之内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宥密」。承顺武王之功，奉扬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国，歌谣文、武之烈，累九译而请朝，致贡职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时也，天地调和，神民顺亿，鬼不厉祟，民不谤怨，故曰「宥密」。成王质仁圣哲，能明其先，能承其亲，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单子美说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复兴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后，周室稍稍衰

〔一〕《国语·周语下》「资」作「咨」，「虫镂」作「彤镂」。

〔二〕《国语·周语下》「制」作「也」。

〔三〕据《贾子新书斠补》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弱不坠，当单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兴。

晋之三卿，郄锜、郄犨、郄至，从晋厉公会诸侯于柯陵，周单襄公在会。晋厉公视远步高。郄锜见单子，其语犯；郄犨见，其语伐；齐国佐见，其语伐；郄至见，其语尽。单襄公告鲁成公曰：「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郄其当之乎？」鲁侯曰：「寡人固晋而强其君，今君曰『将有乱』，敢问天道〔乎〕〔二〕？意人故也？」

对曰：「吾非诸史〔三〕也，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而听三郄之语矣，殆必有祸矣。君子目以正体〔四〕，足以从之，是以观容而知其心。今晋侯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矣。体目不相从，何以能久？夫合诸侯，国之大事也。于是观存亡之征焉。故国将有福，其君步言视听，必皆得适顺善，则可以知德矣。视远曰绝其义，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听淫曰离其名。夫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则国从之。今晋侯无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郄氏，晋之宠人也。是族在晋有三卿五大夫，贵矣，亦可以戒惧矣。今郄伯之语犯，郄叔讦，郄季伐；犯则凌人，讦则诬人，伐则掩人。有是宠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谁能忍之？齐国武子亦将有祸。齐，乱国也。立于淫乱之朝，而

〔一〕〔四〕《国语·周语下》「讦」作「迂」，「正体」作「定体」。

〔二〕据何、程本补。

〔三〕「诸史」，《国语·周语下》、潭本均作「瞽史」。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好尽言以暴人过，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尽言，今齐既乱，其能善乎？」

居二年，晋杀三卿。明年，厉公弒于东门。是岁也，齐人果杀国武子。《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故弗顺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乘之。呜呼！戒之哉！

胎教 杂事

《易》曰：「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礼》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尔。

素成[一]，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二族辅之。故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呜呼！戒之哉！无养乳虎，将伤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柜，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

青史氏之《记》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蒻室。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

〔一〕《大戴礼·保傅》「素成」作「素诚繁成」，「抚乐」作「缊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一〕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二〕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荷〔三〕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师吹铜曰声中某律，太卜曰命云某。

然后，为王太子悬弧之礼义。东方之弧以梧，梧者，东方之草，春木也；东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枣，枣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鸡，鸡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东方射东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余各二分矢，悬诸国四通门之左；中央之弧亦具，余二分矢，悬诸社稷门之左。

然后，卜王太子名，上毋取于天，下毋取于地，毋取于名山通谷，毋悖于乡俗。是故君子名难知而易讳也，此所以养恩之道也。

正之礼者，王太子无（羞）〔养〕臣，领臣之子也，（故）〔胡〕谓（领）臣之子也？〔四〕身朝

〔一〕程本「比」作「此」。《大戴礼·保傅》作「比及」。
〔二〕《大戴礼·保傅》「素成」作「素诚繁成」，「抚乐」作「缊瑟」。
〔三〕《大戴礼·保傅》「荷」作「倚」。
〔四〕据《贾子春秋补释》改、删。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王者，妻朝后，（之）〔一〕子朝王太子，是谓臣之子也。此正礼胎教也。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成王生，仁者养之，孝者襁之，四贤傍之。成王有知，而选太公为师，周公为傅，前有与计而后有与虑也。是以封于泰山，而禅于梁父，朝诸侯，一天下。由此观之，主左右不可不练也。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汤以殷王，而纣以殷亡；阖闾以吴战胜无敌，而夫差以之见禽于越；文公以晋伯，而厉公以见杀于匠丽之宫；威王以齐强于天下，而简公以杀于檀台；穆公用事也。武灵王五十而弒于沙丘，任李兑也。齐桓公得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为义主〔二〕；失管仲，任竖刁，而身死不葬，为天下笑。一人之身荣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无忌而削地复，赵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秦界有陈单〔而〕〔三〕襄王得其国。由此观之，无贤佐俊士，能成国独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复反，齐有田单、安危继绝者，未之有也。是以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贤者而贤者归之。

〔一〕据《贾子春秋补释》改、删。
〔二〕《大戴礼·保傅》作「再为义王」。
〔三〕据程本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文王请除炮烙之刑而殷民众，汤去张网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颓旧冢而吴人服，以其所为顺于人也。故同声则处异而相应，意合则未见而相亲，贤者立于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趋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仇也。鲍叔以为贤于己而进之桓公，七十言说乃听，遂使桓公除仇雠之心，而委之国政焉。桓公垂拱无事而朝诸侯，鲍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趋桓公而无自危之心者，同声于鲍叔也。

卫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用，弥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数言蘧伯玉贤，而不听。病且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于北堂。吾生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死而置尸于北堂，于我足矣。」灵公往吊，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灵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进之，召弥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卫国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进贤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谏，可谓忠不衰矣。

纣杀王子比干，而箕子被发而佯狂；陈灵公杀泄冶，而邓元去陈以族徙。自是之后，殷并于周，陈亡于楚，以其杀比干与泄冶，而失箕子与邓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自齐、魏至，于是举兵而攻齐，栖闵王于莒。燕度地计众，不与齐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于此者，由得士故也。故无常安之国，无宜〔一〕治之民；得贤者显昌，失贤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一〕《诸子平议》说，「宜」当作「恒」。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明鉴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恶古之所以危亡，不务袭迹于其所安存，则未有异于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国〔一〕微子之后，而封比干之墓。夫圣人之于圣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况当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立后义 杂事

古之圣帝将立世子，则帝自朝服升自阼阶上，西乡于妃。妃抱世子自房出，东乡。太史奉书西上堂，当两阶之间，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执礼称辞，命世子曰「度〔一〕太祖、太宗与社稷于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于三命，曰「谨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诸贵已下至于百姓男女，无敢与世子同名者。以此防民，百姓犹有争为君者。

夫势明则民定而出于一道，故人皆争为宰相而不奸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争也。今以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后者，恣父之所以。比使亲戚不相亲，兄弟不

〔一〕「国」，《大戴礼·保傅》作「兴」。

〔二〕「度」，何、程本作「授」。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相爱，乱天下之纪，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让，其道莫经于此。〔一〕疾死置后以嫡长子，如此则亲戚相爱而兄弟不争，此天下之至义也。民之不争，亦惟学王宫国君室也。

殷汤放桀，武王弒纣，此天下之所同闻也。为人臣而放其君，为人下而弒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为天下开利除害，以义继之也。故声名称于天下而传于后世，隐其恶而扬其德美，立其功烈而传之于久远，故天下皆称圣帝至治。其道之下，当天下之散乱，以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士卒罢弊，死于甲兵，老弱骚动，不得治产业，以天下之无天子也。

高皇帝起于布衣而兼有天下，臣万方诸侯，为天下辟，兴利除害，寝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之于后世也。故天下犹行弊世德与其功烈风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时而立仪，度务而制事，以驯其时也。欲变古易常者，不死必亡，此圣人之所制也。恶民更之，故拘为书，使结〔二〕之也。所以闻于后世也。

〔一〕卢文弨说，「经」疑当作「径」。《诸子平议》说，「明」疑「所」之误，当于「俗」字绝句。

〔二〕卢文弨说，「结」疑当作「诰」，《贾子新书斠补》说，当作「诘」。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疏

治安策

陈政事疏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奴宾服，四荒乡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黄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到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诿者，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

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髑髅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髑髅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最令樊、酈、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

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则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幾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一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跖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跖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瘇。夫辟者一面病，瘇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清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绲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嫠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步中《采荠》，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鄙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者，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陛九级上，廉远地，则高堂；故陛九级，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预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骂、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上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若夫束缚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吞炭，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叟诟亡节，廉耻不立，且无若而可，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使人颈戾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意；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捍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论定制度兴礼乐疏

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

论积贮疏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陷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谏铸钱疏

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淆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于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及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

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

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

上都输疏

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输致，郡或乃越诸侯，而远调均发征，至无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状也。

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输者不苦其费，故远方人安。

及奉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输者不伤其徭，徭者不苦其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

谏立淮南诸子疏

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之子，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伯父、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也，发愤快志，于策不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

请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汉法不得行矣。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陛下所以为蕃捍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代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仅如黑子之著面，适足以饵大国耳，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国而令子适足以为饵，岂可谓工哉！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为不可，故蕲去不义诸侯而虚其国。择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毕以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牵小行，以成大功。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捷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之后，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当今怯吴、楚，陛下且见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国之祸，难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乱宿祸，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毕其愚忠。唯陛下财幸！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赋

吊屈原赋

谊既已适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谕。其辞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讯曰：已矣！国其莫吾知兮，子独壹郁其谁语？凤缥缥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蟫？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鵩鸟赋

谊为长沙傅三年，有鹏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鹏似鸮，不祥鸟也。谊既已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一〕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鹏：「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鹏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二〕，曰：「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块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三〕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

〔一〕《汉书》「萃」作「崒」。

〔二〕《史记》、《汉书》「臆」作「意」，「预」皆作「与」。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一〕，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二〕；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三〕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四〕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旱云赋

惟昊天之大旱兮，生精和之正理。遥望白云之蓬勃兮，而并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时仿佛而有似。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俪而时有。遂积聚而〔给〕〔合〕〔五〕沓兮，相纷薄而慷慨；运清浊之浻洞兮，正重沓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破碎〕〔破碎〕〔六〕；相拮据而俱兴兮，妄倚若飞翔之从横兮，扬波怒而澎濞。正帷布而溶澹澹而妄止；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

〔一〕抟，《汉书》作「揣」。
〔二〕〔三〕〔四〕《汉书》「亿」作「意」，「坻」作「坎」，「宝」作「保」。
〔五〕据百三本、《文选·敬亭山诗》注改。
〔六〕据《古文苑》宋淳熙间韩元吉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
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廓荡荡其若涤兮，
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愦；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聊兮，释其锄
耨而下泪。忧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
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
功久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厉暴至而沈没。嗟乎！惜旱大
剧，〔一〕何辜于天；无恩泽忍兮，啬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与福矣，来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
其可悼也。憭兮（慄）〔慄〕〔二〕兮，以郁怫兮；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
下，甚不信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

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观江河之纡曲兮，临四海
之沾濡；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苍龙蚴虬于左骖兮，

〔一〕据百三本改、补。
〔二〕「惜旱大剧」，百三本作「作孽大剧」。
〔三〕据《古文苑》宋淳熙间韩元吉本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白虎骋而为右骖；建日月以为盖兮，载玉女于后车；
乐穷极而不厌兮，愿从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驼骋兮，
右大夏之遗风。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
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临中国之众人兮，托回飙乎尚羊。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乔皆在旁。
二子拥瑟而调均兮，余因称乎清商。淡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念我长生而久倦兮，不如反余之
故乡。

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夫黄鹄、神龙犹如此
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

寿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从而不止兮，众枉聚而矫直。或偷合而苟进兮，或隐居而
深藏；苦称量之不审兮，同权概而就衡。或推迹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谔谔；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
茅丝以为索。

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放山渊之龟玉兮，相与贵夫砾石。梅伯数谏而至醢兮，
顺志而用国；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水
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长；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

已矣哉！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乃集太皇之野；循四极而回周兮，见盛德而后下。彼圣人之
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虡赋〔一〕

妙雕文以刻镂兮，象巨兽之屈奇兮。戴高角之峨峨，负大钟而顾飞。〔二〕美哉烂兮！亦天地之大式。

〔一〕《艺文类聚》卷四十四载贾谊《簴赋》为：「牧太平以深志，象巨兽之屈奇，妙雕文以刻镂，舒循尾之采垂，举其锯牙，以左右相指，负大钟而欲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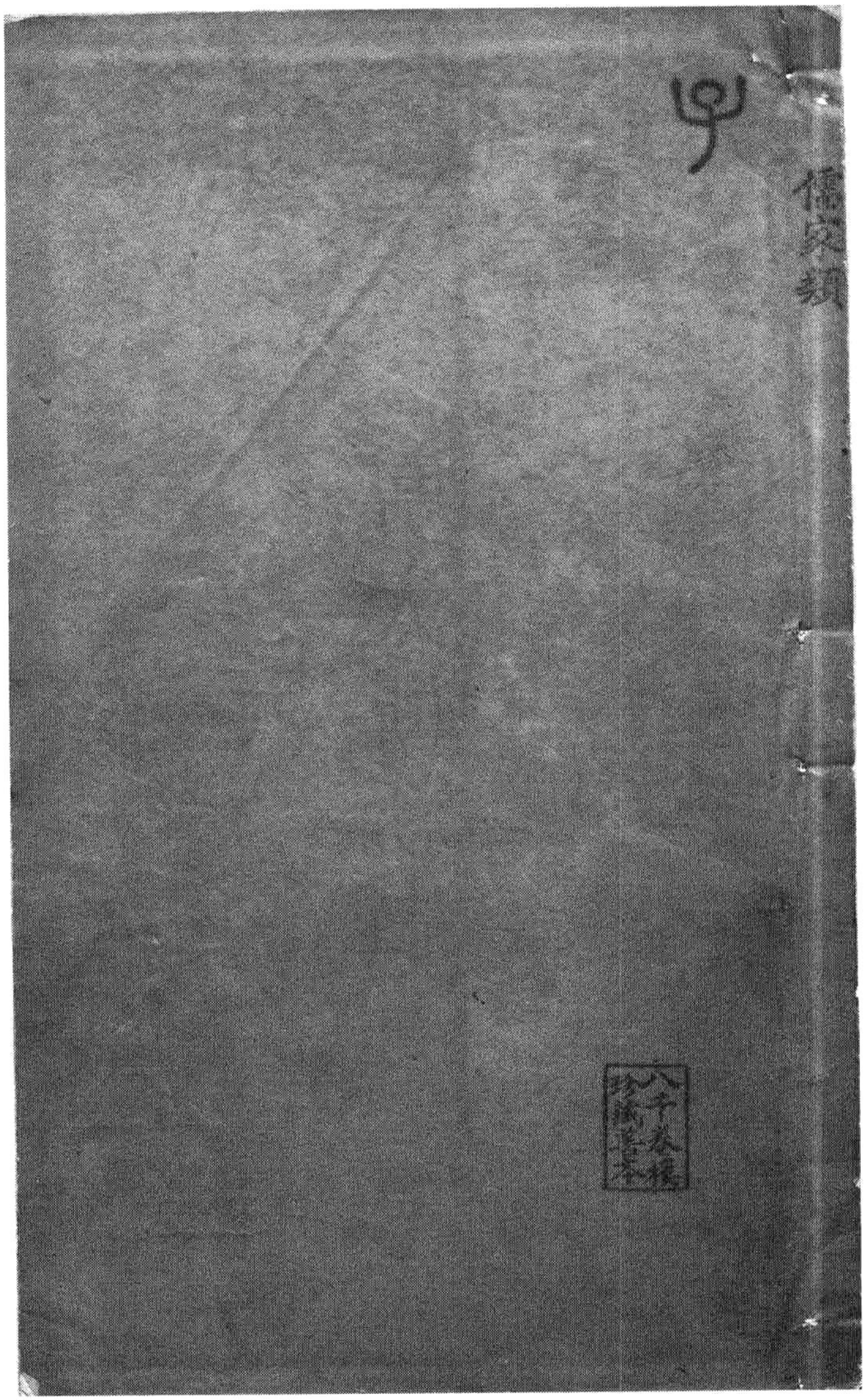
〔二〕《初学记》卷十六、《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二引贾谊《笋虡赋》作「樱挛拳以蟉虬，负大钟而欲飞」。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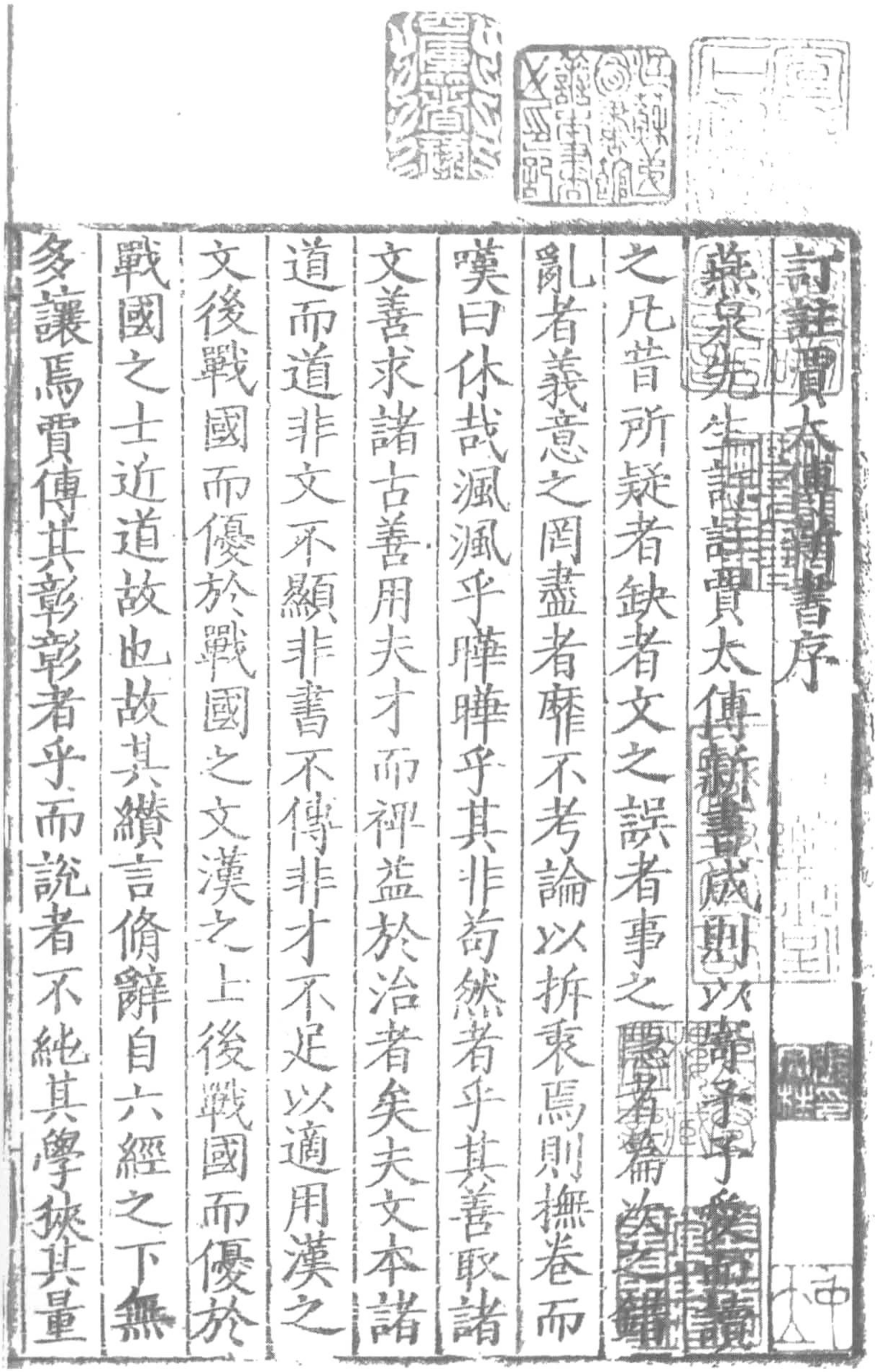
贾太傅新书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訂註賈太傅新書序

兼泉先生訂註賈太傅新書成則以歸予乎予受而讀之凡昔所疑者缺者文之誤者事之亂者義意之罔盡者靡不考論以拆衷焉則撫卷而嘆曰休哉溳溳乎嘩嘩乎其非苟然者乎其善取諸文善求諸古善用夫才而裨乎治者矣夫文本諸道而道非文不顯非書不傳非才不足以適用漢之文後戰國而優於戰國之文漢之上後戰國而優於戰國之士近道故也故其纘言脩辭自六經之下無多讓焉賈傳其彰彰者乎而說者不純其學狹其量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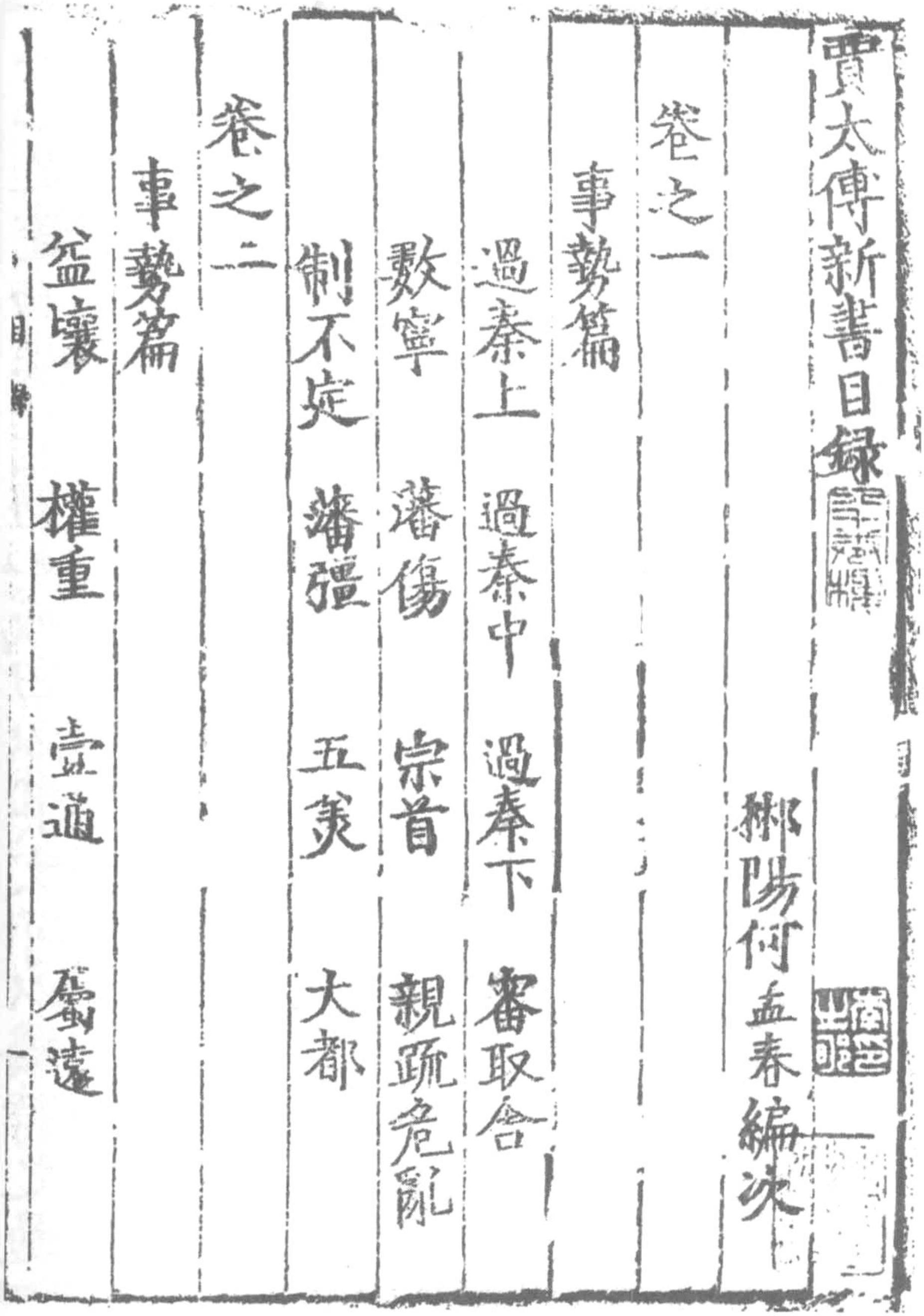
予嘗多其才大其志雄其文又獨多其終以為傅無
狀哭泣至死故滋愛其書而彌增感也夫道正則易
迂才高則易蕩文則易僊矯則易蠶觀諸賈傅其無
所謂迂蕩僊蠶者乎雖於學未純而去道不遠矣燕
泉先生訂註之有以也且今之才有賈傅之才否乎
今之文有賈傅之文否乎今之仕有愧其所事以終
身否乎予不得而知也宋以道學倡故其文爽明直
易而其論不純於賈傅然其文其才其用固不可少
焉者欲讀人而易之者也強焉者欲上人而卻之者
也而書可不考乎故知文亦道之華也才之驗也弱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也故踵宋之易以附道則於才與用不涉矣能者得而求之戰國以爲高曾不知尊其辭漸入其道而臨傾滯無所歸使習易者怪彌欲挽以沿襲而卑弱不計焉是啓之也賈傅之書文雄而古近道而遷實而可見諸用故能經畫天下通達國體以取附道而中實無所得於身後迄于今不誣夫以文辭不自知者此時尚之過也知求諸古而便其易而不備不自知者此時尚之過也此燕泉所以獨先於賈傅之書已也或曰燕泉少以才名顯故多太傅之類口與或曰燕泉之過也此燕泉所以獨先於賈傅之書已也或曰燕泉少以才名顯故多太傅之類口與或曰燕泉少以才名顯故多太傅之類已也或曰燕泉之過也此燕泉所以獨先於賈傅之書已也或曰燕泉少以才名顯故多太傅之類口與或曰燕泉之過也此燕泉所以獨先於賈傅之書已也

以已之達而悲其窮也或曰以其文可以矯時之過
其才可以救今日之急而致諸用也然序
少年取譏衆口則所以愛惜成全於賈傅之曰矯矯
予故知用心於其書者非苟然也
正德十五年庚辰三月浹旬南園老人張志淳序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贾太傅新書目録 宋本

卷之一

事勢篇

過秦上

過秦中

過秦下

審取舍

親疏危亂

卷之二

藩傷

藩彊

五美

大都

制不定

權重

卷之三

事勢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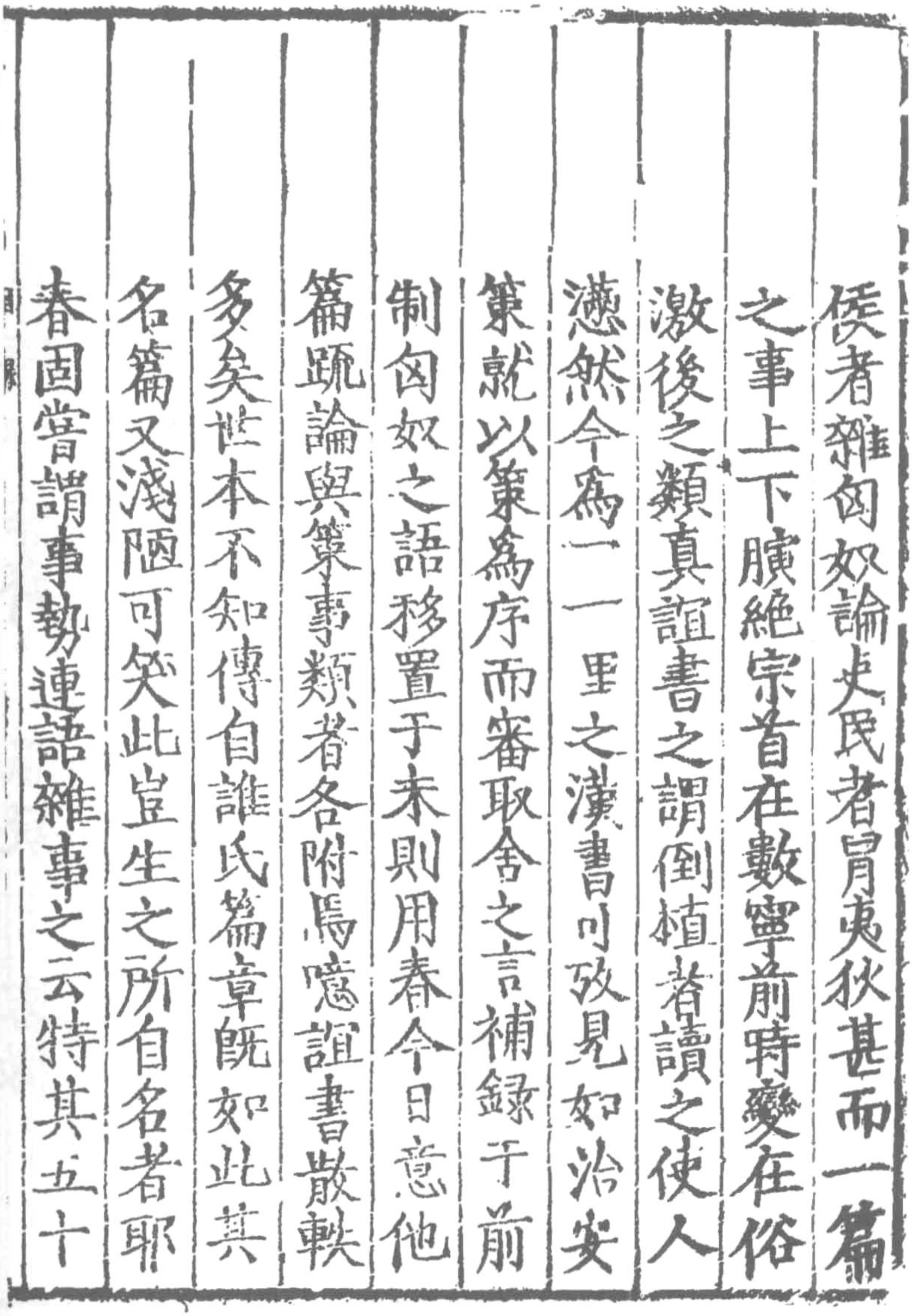
益壤

蠻遠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卷之三 事勢篇 等齊 服疑 審微
卷之四 事勢篇 藩彊 時變 俗激
銅布 鑄錢 威不信 三表五餌 階級 瑰瑋
事勢第四卷自過秦二篇外極諫凡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侯者雜匈奴論史民者冒鬼狄甚而一篇之事上下臙絶宗首在數寧前時變在激後之類真誼書之謂倒植者讀之使懣然今爲一一里之漢書可攷見如治策就以策爲序而審取舍之言補録于前制匈奴之語移置于末則用春今日意他篇疏論與策事類者各附焉噫誼書散軼多矣世本不知傳自誰氏篇章既如此名篇又淺陋可笑此豈生之所自名者耶春固嘗謂事勢連語雜事之云特其五十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卷之五

連語篇

八篇中之三篇名耳事勢之云益治安一疏首有事勢字其疏盡名於是篇矣後人因其書散軼而幸掇其僅存者無復倫次篇析而章裂之以求足所謂五十八篇之數遂以事勢概及過秦繼乃創爲宗旨數寧等名此豈生之所自名豈劉子政之所刪定班孟堅之所取據者哉今不得已且假以分篇耳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保傅傳　連語
卷之六　閒孝關　官人
連語篇
卷之七　傅職　輔佐
禮　容經
胎教　立後義
連語篇　先醒
君道　耳痺　勸學
卷之八　六術
道德說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連語篇
大政上　大政下
雜事篇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卷之九
雜事篇
諭誠　退讓
禮容語上　闕
禮容語下　春秋
連語雜事舊卷三卷特以標目强相分異
所謂連語乃是雜事雜事中間乃連語者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今次而次之若乃篇中語連及他事雜著群語者亦爲雜事而篇連語篇中事雜著群語者亦爲雜事而卷減其一蓋崇文總目載此書隋唐志皆九卷今或爲十卷者其別本耳篇章約畧各有類焉讀者可以意求雖然誼書連語雜事之云吾不能得其實矣

卷之十

附錄

弔湘賦　服賦

虞賦　惜誓賦　旱雲賦　小傳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按漢志誼書五十八篇外賦七篇隋志別有賈子録壹卷唐志崇文目九卷集作二卷曰録曰集賦在其中矣宋人傳別本十卷陳氏書目云其書首過秦論未為弔湘賦則是十卷者賦亦在焉而今世所傳本乃無之王應麟玉海載是書卷帙篇章數名次第與世本並同然則是十卷者其來已久紊亂棄遺之罪非必近時人也春於是既加編次為九卷而以弔湘等賦附于後賦見漢書楚辭者三篇見古文苑者二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序曰班史錯載疑非全文又不知是其小
竊疑其書篇目之非實也誼嘗欲改正潮易服色定
制度興禮樂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更
奏之今新書冨不見焉益足徵孟堅之所謂五十八
篇者散軼多矣文帝時匈奴侵邊天下初定制度踈
闊諸侯王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皆爲逆誅數上疏
陳政事史極著于傳其大畧云云數之云非一時所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陳然痛哭者一流湯者二長太息者六之云該貫始末又似一疏何也疏中兩著流涕語涎只匈耳長太息語凡三見而止新書無蓄篇有可爲長太息語而本傳弗以語等齊及銅布篇俱有可爲流涕入無蓄錯錢銅布二篇漢書載之食貨志俱不著長太息若階級篇所有長太息語自爲責大臣發而傳並列一疏中孟堅於此豈互有去取耶朱子嘗言誼學雜而文字雄豪可喜治安策有不成段落處新書特是一雜記葉耳誠善讀漢初傳記者不免戰國縱橫之習其著述未嘗自擇期以盛世而天年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終傳之所援已未盡然亂于他人者何足爲據
才實通達國體言語之妙後儒良不易及此論篤君
子所以雖或病其本根而終不能不取其枝葉也正
德甲戌九月吉春校行洛陽往拜太傅祠因太傅書
郡齋刻本謬甚公暇從而正之緒次之意頗悉于其
前矣或問文帝好文之主誼不大用將非運也絳灌
東陽世稱長者而亦有毀誼事邪史固云文帝諸法
令所更定及列矣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帝議以誼任
公卿之位而短於衆口則矯矯年少寔取之今觀其
建白間所謂非愚則諛所謂猶爲國有人乎亡且甚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矣大臣恬而不知怪俗吏不知大體盡斥在廷之臣既以爲進言之不臧又以爲獻計之無識至其自許則曰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又曰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其不遜如此欲衆毋怨得乎陳平見遇高祖時絳灌嬰等咸讒平令於誼奚卹而信其長者無毀誼事邪儌令誼不妃仕孝景世處盎錯之間忌興謗集身且弗保今日之事爲庸臣所害如史氏言誠未爲不遇也

春茲因復序其書亞中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河南道左參政郴陽何孟春謹序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賈太傅新書卷之一

事勢篇

過秦上　漢書載誼此篇應劭曰此誼書第一篇名也誼本傳文帝初召爲博士奏此篇以下官也因著過秦論以論秦之過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　按春秋時崤桃林晉地非秦有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音橫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
衝平害之郡諸侯恐懼合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
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
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
離衡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
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
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
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或吹
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迎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敵九國之師遂巡逌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音賊）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一作制）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史記作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音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同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作一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而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一作氓一作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一作庸非有仲尼一作尼墨翟之賢孔墨言之北識謝之客語或問賈誼程子曰非有孔子之賢孔與墨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俛
偶記作率
仰貨殖之時運倚頓旗而用鹽鐵
揭竿爲旗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嶔崟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萬乘
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
長鎩所介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
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曩時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
勢大地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地致萬乘之權招音翹一作音朴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
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宫一夫作序又作與樂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宋胡明仲曰攻守無異勢秦
過秦中此與後篇其文辭重復疑後人所記
爲二世一爲
子嬰發也

有能施於仁義之分之蓋次詐理耶

致論者二

強秦之禁振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
之士斐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秦南面而

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則一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一作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此道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擁作壅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幷兼者高刑功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僻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建天下名號顯矣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夫寒者利短一作褐而饑者甘糟糠勞民之易爲仁天下之賞慕一作欵幣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去聲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四海之内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強
宰之民無所依作阿房之宮發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
民更始弭作而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
賦斂無度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
卹然後好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
於道而天下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
涉不用湯武之賢不籍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
嚮響同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鄉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春以為扶蘇死而秦亡有在矣二世何足罪也

過秦下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鴻門曾無藩籬之難然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
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
以謀其上（一云去鬼邯）邯乃以兵（一云項羽擊秦軍虜王離）降諸侯初無要市（脫上意）群臣之不相信
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
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
之祀宜未絕也（班固典引謂此言非是秦始皇起罪惡至胡亥極矣秦之積衰天下上崩）
无解雖有
一日之（脫周公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
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責秦）
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
自繆公以來至於秦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幷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嶮阻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敗而遂壞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秦雖小邑代幷大城守阸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阸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畏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陣案七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討其暴誅其君而改其政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禽者其求敗非也泰王延已而不問遂過而不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變二世受之固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
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
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
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
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平聲足而立拑口
而不言是以三主先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
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
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
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
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
得其適而千餘載不絶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
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豈影日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察之人
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
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吳王孫權嘗問闞澤書傳篇
治亂因對實誼過秦論畢矣權竟無已欲諷喻以明
實誼之過秦以論漢也宋陳無已曰誼之書疏牘爲
世之警晉也陸機之辭亡以數亡秦也有經
心焉

賈子又論出制漢事在治安策中然德載于禮
察備而此無之
秦固有以知祀事之敬快乎矣後使覽者知動重爲
於過秦之後特錄次
禮察爲識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數語蓋之所無而亦鮮
故也咸同大戰用孔子
春曰篇内引孔子曰冠篇今安
詠絶之事其孔子之言又及秦
皆大戴取記之言
以爲其書者也

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
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亂
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亂
昏姻之禮廢則淫辟之罪多矣鄉飲
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
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
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徒衆矣凡人之智能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一作順）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一作敬）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于願）刑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此之謂也爲人主計者莫如先（一作安）藏禮（一作非）而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也皆以積漸而然不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不察也審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殺身而
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
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所以使民之善同者異
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同者異
或道讀曰導下同之以德教或歐讀曰驅之以法令道之
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一作慶和民風哀一作哀戚作哀樂歐之
令極而民感禍福之應也臣
泰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者與湯武同然而湯武
能廣大其德長久其後六七百歲而弗失泰王亦欲
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歲即大敗之此無它故矣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氂繆以千里取舍之謂也然則爲人主師傅者不可以不日月明此問爲天下何如曰大天下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之不安處則危此所謂神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之不安處則危而一無此字天下之情與器亡同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耳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一作育德被蠻貊四夷累力丗子孫數十丗歷年又六七百歲此天下之所共聞也桀

天下留惡之如仇讎言滅幾世休及身子孫誅絕此天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下之所共見也夫用仁義禮樂爲天下者行六七百
歲猶存用法令刑罰爲天下者十餘年卽亡是非
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
言者莫敢妄言予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
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禮已上察其
篇本

視治安策羨繁

數寧漢書誼本傳文帝時匈奴彊侵邊天下
定制度疏闊諸侯僭擬地古制淮南初濟
王安爲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略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惜漢書作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
不同蓋史氏採摭間
其無潤色刊削故也

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傷道者難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
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誠
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
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
也大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
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
尾橫決國制壞亂非甚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
一令以數日之閒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
策陛下試詳擇焉夫射猶之嫉與安危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使為治勞知慮身體之駈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四加以長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向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力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因民之欲素不順而樂從令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令勸萬生遂茂晏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唯以政順乎爲神可以益壽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襁褓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天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指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生爲明帝沒則爲明神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顧成之廟爲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天下大宗上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因
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
眩耳因目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
無易常帝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爲建久安之
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
育生神民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
作則生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後雖有愚
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
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
此殆誼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其具可
自謂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一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悽愴非特敢忽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爲之有數必萬全而無危臣竊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此大段詔本庸人所載治安策首語而文有增

藩傷此下七篇皆地過古制擬也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注意謂立國太大其勢必相凝又是一意也凶饑數動彼必將有怫者生焉禍之所雜豈可豫勞下數被其殃上數憂其危成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治（一作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已全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鍊鉔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而權力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疑之禍活（一或作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須其子之生而立之其身而有子夫何將失於實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無變而蔡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
矣吳王芮國最完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何以厚此篇首數
安集封建一段文異而義不同
宗首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音向而擊今吳又
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
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勢一作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
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慧衽漢所置傅相方握
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寇血氣方剛漢之所
置傅歸休而不肯仕漢之所置相稱病而賜罷使自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承尉以上編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禍矣此時而乃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異勢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馬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今此道順而令安其甚易非肯早爲乃隨同隳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高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已上見策至此則陛下憯甚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爲矣天傾時足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力傾能熟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
爲良天下而稱特以爲此籍也竊爲陛下痛之其在
上幸少留計焉此係治安策論親
弟一段文畧有增

親疏危亂

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今天下如曩時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諸公者皆
無恙案其國而反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
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毅亂高皇
帝與諸公併步北面久屑而趨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也諸公率幸者乃得爲中涓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爲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亡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幽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同與儕同得爲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無怠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爲
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侯王雖名爲
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
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
非行也雖行句離道不軌如淮南厲王者令之安肯
聽召之焉可致乎幸而尚來至法安可得誅來至法
天下闔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
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已陷其胷矣陛下雖賢誰
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故蹎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
之患也已上見治安策陛下欲因今以爲治安其柰何知其不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危且亂也然且吟嗷而望控守之爲何如制以繩以
相懸臣能令知亂如今利百金 治安策 言論
制不 侯二段 即此
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異母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
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
不得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
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
勢身勞於兵間紛然幾亡大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
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
變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慎也地里畫定豈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又
見告指其薄者也莫大諸侯譬然而未有故者天下
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淪煨之數也其異姓
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勢盡又
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勢盡又
復然殃敝古禍字之變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處之
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
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剖割皆衆理解胡懈也然
至髖骨之所非斤則斧今夫仁義恩厚者人主之芒
刃也勢位法制者人主之斤斧也權已定矣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及沙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
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斤斧之制（一作用）而欲嬰以芒
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
也（一作異姓）貢彊云云至此見治安策此篇先引黄帝
詩曰同父母親弟炎帝以定天下者以證體解之義

藩彊

臣竊迹前事太抵彊著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
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
精彊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國比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户耳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蹏疏而最忠全骨肉
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勢然矣曩令樊
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令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
布彭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
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
沙王欲臣子之勿蹏躓則莫若令如樊酈絳灌欲天
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則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已上治安策名與臣下
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五餘寃

今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葅醢耳不敢有異心奉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明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制既各有扶問切下同地地盡而止趙楚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扶問切下同地地盡而止趙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佗國地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

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無諸侯之兼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慮計也制定之後陛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音啓漢書作闢章民嚮音向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則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治而天下不亂社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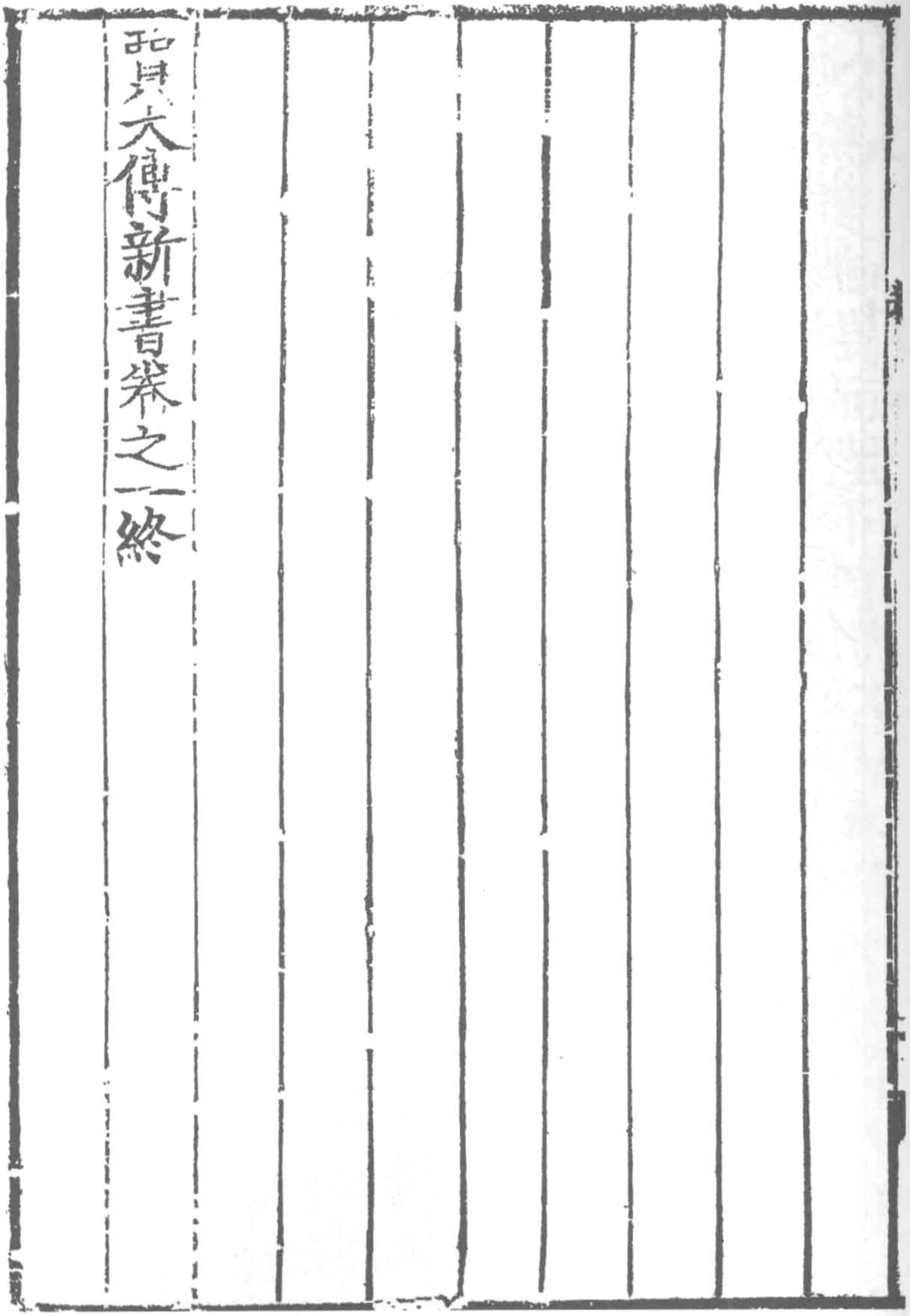
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動而五美附暉下誰憚難旦夕大都

昔楚靈王間泡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貢來車各千乘奚馬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貢來朝乎泡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禍之深者也今大城嬾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陳蔡葉與不羹資財不義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之不義或不充之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未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等尹申亥氏爲計宏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未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亟信讀曰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錮伸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悲夫枝拱尚大強必至心此臣所以竊爲陛下患也又苦跂蠡古跂

蹙字盜古文字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親也遠者疏也今之王者親兄弟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親者親也遠者疏也今之王者親兄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賈太傅新書卷之三

事勢篇

益壤誼本傳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
勝則梁王矣後又以代王武爲淮陽王
原王參爲太原王參爲太子爲
亡子誼上疏云云

郴陽何孟春訂註

陛下即不爲千歲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也至其相與特知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豪立而大疆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以爲楚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彊敵匈奴爲鄰僅而自免矣唯淮陽之所恃者亦以此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飭小行競小廉自託於鄉黨邑里之閒也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流血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以爲不故新與英布同衣不義諸侯而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至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
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
遠眷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蜀於漢縣與縣同卽
心之謂漢本傳註作
爲縣而屬於漢誤矣其吏民錄役往來長安苦之其
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者殆不
少矣其勢終非可久以爲泰地也陛下豈如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
勢以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
南之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即有後患割淮陽
北邊一二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王可徙
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千秏以北著直略之河淮陽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包胥陳以南捷鉏柧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
而不敢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
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
枕而卧終一作垂統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爲此二世之
利也若使淮南又縣蜀漢特以資奸人耳惟陛下少
留意省焉臣昧死以聞

權重

諸侯勢足以行逆雖令冠
敢叛之勢不足以專制力足以不足以行逆雖生
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過諸侯之俱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少瞥也後不至數歲諸侯偕寇陛下且見之矣豈不
苦哉力當能治而不爲禍亂宿禍高拱而憂其紛也
不宜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逝日夜深惟其
心竭力危存亡以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
顛指而如意而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治
身常無事但爲禍末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同
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欤使曹勃不寧則可
謂仁乎誼傳自當今恬然云云至此接上篇二
無傷也下同爲一疏而漸書篇章分之如此於
下臨文意頗不屬臣誼竊眛死願得伏前陳施
誼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事未有妨損也漢書無臣誼下至此三十九字臣聞主智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文帝從誼計遷徙淮陽王武爲陽王北界秦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陽王喜爲淮陽王南界秦山西至徙城陽王以撫其罷

卷二

壹通此與後篇所論大慮是前二篇所載疏中意故以次之

所爲建武關爲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

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奏

時之儲六國也豈若定地勢當作制使無可備之患也

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無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是不曰
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
法無資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
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
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
安而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
數所切角起禁不服人心害無覆之義不便天子都
數所切角起禁不服人心害無覆之義不便天子都
或乃越諸侯而有兔侯之地於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
或乃越諸侯而有兔侯之地於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
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爲境小國閟大國而爲都小都長
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爲境小國閟大國而爲都小都長
驕躁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經也至無狀也以
驕躁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經也至無狀也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藩國資彊敵次列侯簒夫至不得也陛下奈何而
久不正此
蜀遠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郡輸將繇使其遠者
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郡輸將繇
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繇此繇
傷其費故遠方人皆安其居士民莫不聽樂其土
天下之所以能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下能分尺
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
耳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
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爲之奉
遠矣命此不輸將不奉奉非
又縣讀　下同　曰懸　其心哉若令此
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蠶民貧鄉也縣使長安
自悉以行中道而補衣已不勝其羸敝矣彊提荷
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蹻不數
切易不足以至錢用諸費稱尺孕切　此苦甚竊以所聞
駱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
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徃

家驚泣而送之其來縣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
欲也其苦屬漢而欲得主類至甚也逋逃而歸諸侯
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早定毋以資敵人
淮難詔傳時文帝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入封
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詔知上必將復
王之也上
諫諫云云
臣竊恐陛下接王去聲隹南諸子接續接也淮南厲王
子是接王也或謂以死不久而即王其諸
愚接待而王之非是淮南王曾不與如臣者孰熟同計之也
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爲頓顙謝罪皇太后之
前淮南王曾不譴讓數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制
等宰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捕至人於天子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橫去聲行不辜而無讁乃賜金而歸侯邑
之在其國者畢從之作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
矣然而淮南王大子之法恐踈促而使弗用也皇帝
之令恐扼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
者以爲之相去聲吏王僅不踏蹤而逐耳無不稱病而
走者天下孰不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
爲皇太后之餽賜遏郤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常
得見倜卧以發書天下知聚罪人奇佼少年通
柴奇之徒啓章之等而謀爲東帝天下孰不知淮南
王罪已明陛下幸赦其死罪解之嚴道以爲

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爲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王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諸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也人不以肉爲心則已若以肉爲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聲上壯聞父冤狀如是則立焉泣沾襟卧則泣交頤腸至腰脊如縲紲維耳豈能須臾亡哉是而不如是非人也陛下而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耶特曰勢未便事未發舍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忘陛下哉臣公勝所爲父報讐者報大父與著作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叔也今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昔
者白公之爲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爲發憤快志爾
故欲剡七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爲要俱靡而已耳固
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默布當用之矣漢存特幸
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不
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爲四
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
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專故然使鱄諸刺吳
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荊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
尊至德之人與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廣都之中者即疑有鱄諸荆軻起兩柱之間
軻刺秦王其築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
下少留意計之漢書誼死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
王子六人爲王又徙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
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
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向京師梁王
許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
赤謀反伏誅

等齊下之潛擬由上無制故也此并後二篇所論之即申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夫是則諸侯之王乃埒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一宜樸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與諸侯列卿秩二千石之上天子之與諸侯相號稱亞相黃金之印而尊其秩加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稱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稱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曰太后諸侯親號曰太后天子何加焉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司馬門曰司馬閶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者爲城且諸侯宮門司馬闌入者爲城旦幾門俱
爲幾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異嚴一
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
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
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
衣被次齊貢死經繞也苟工巧而志欲之賤主者安居臣者安在著於形容也
主次也然則所謂主
面目狀貌同類異賤之別非人之天根著於形容也
所恃以別貴賤明尊卑者舉級物力表服號令也亂
且不息滑吏無紀天地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生云者非有相臨之經也持面形耳近習乎書近貌然後能識則踈遠無所放乘虛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於其上君臣同倫異服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疑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汰漬無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衣服疑第二

衣服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與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絶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爲臣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寧民至矣至神進之帝喾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曠宜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冕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室妾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
品同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
此者進細則品此者損貴同轡賤同謙或當作毇
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
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
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勢分人定其心各著
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
星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及可以冒貴下不凌等
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私亂無由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連語

審微

舍不可謂小而無益不舍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舍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舍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微則其流而今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盈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迪勢使然也夫事有遂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燭爍弗滅炎奈何謀事不伐且折斧柯智慕於微次也事之適則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徙而東西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易面（一作向）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二
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人闚其名曰矯作燬書注然後受之故善
侯辟彊周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
弗得用衡侯更其名曰矯
上下之陛者雖空名弗使踰
隧諸侯縣音懸下同下周襄王出逃伯關晉文公率師
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
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
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
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之樂軒縣周禮小胥掌正樂縣之位諸侯軒縣去一面也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孫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君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禮從之惜乎不知多與之邑寔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寡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於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寔子弗聽俄而婆娑遶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勞苦如此弟知徑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衰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子哉故明者之臧奸由也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著之臧奸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引孔子宓子事為賤事並云

書家語今本無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賈太傅新書卷之二終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賈太傅新書卷之三

事勢第一篇

桐陽何孟春訂誰

聲之產子（此并下二篇拳拳風俗之正經制之立意亦厚矣）為當時制度跡開發也其

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

燕者也而衆庶得以衣擘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綈

音妾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

大賈（公切）ア者喪資若兄弟召客酒得以被墻古者以

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亦得為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爲后飾然而
切勿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於既
賈侈貴墻屋得被文繡帝以衣其賤后以
人孽妾以緣其寵此臣之所謂踳與舛同也且試觀事
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而食之欲天下之無寒胡可
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飢胡可
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爲奸邪盜賊不可
得也國已素貧矣奸邪盜賊直須時爾歲適不爲如
雲而起耳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大鮮此而
有安上者殆未有也平居則無節施不敬而憙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寬有故必因煞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
而可以捄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爲大失治叫也若
爲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
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見治安策

時變

商君遺一作禮義棄倫理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
俗日敗秦人有子弟家富子壯則出分切扶問家貧子
壯則出贅取贅
桃箕箒慮立訊語漢書立而誶誶訊當作誶抱哺其子與公
姼并回部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切踽婦姑不相說音悅則反音潮唇而相睨作猪其慈子嗜利而輕亡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僅馬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義耳屬音厲六國兼天下所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厚信幷兼之法信同伸一任仲一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帝者養士進耻而遺禮乎蠶國失理天下大敗義耳愚勇劫懦壯淩衰工擊奪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忻諸侯設詐而相餙輿設而相紹者爲知天下亂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森潛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轉而爲漢矣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幷兼之
過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已上見大畧治安策胡以孝
循順爲善事長爲悌農工商賈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
官耳驕耻耻得者據臂而爲祭祭政行
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肝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
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侈
我何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
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
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
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
貴有戚不與兄弟非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大家不與出入何也今俗侈靡以出
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
尊奸而富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毋也廉吏釋官而歸
爲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
爲財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壞邪至於此矣

俗激

失臣之俗特以簿書不報小期會之間不答耳以爲
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至於俗流失世
壞敗矣固恬而弗知惟也加之刀筆之吏務在筐篋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變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長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罔相然席於無廉耻禮義非循也豈爲人子背其父
爲人臣因君於君哉豈爲人弟欺其兄爲人下因言
其上哉此陛下雖有權柄寄業將所寄之篋子曰四
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夫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也使篋子而少知治體則
是豈不可謂寒心哉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
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遂刻
口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刺大父矣刺大
踝或作裸踝婣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掇寢
簾攫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者出幾音機拾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其亡一作靡斲行義之士至者也其餘猖獗而趨之者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笑子謂四維張不動於耳目以爲是時適然下惜之以臣之意竊慮不爲是時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而陛下又不自躬親愛竊嘗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疆不脩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上下亂殃僇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無所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稷禹堲今四維猶未備也故
心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
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
不疑惑哉此業一定此世常
矣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
船必覆矣悲夫備而後有所
息者此也大署兄治安策史
嘗疑諠言易俗今質之諠疏
在位既久移易之力諠圖不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讀曰與
瑰瑋特出之民而民愈貪
同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
避縣網甚可鬼也今有瑞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
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
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
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而務
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
用一歲今半歲而敝作之費日倍巧用之易敝不耕
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要不足也故
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衆一人方里不輕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能具天下之安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多相耀人慕
有制度也今罷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
子是使天下之人務多也冒主務多則
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
布帛補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奇巧末技
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愁志苟得而行
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
苦饑甚馬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植畧於本則天下
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民安性勸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業而無懸窓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倫
其所矣故曰甘畏而民益樂也世遙侈
相詐利者爲知巧敢犯法禁昧大奸者
人於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
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
偽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
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亢而上下之分
讓上位偕者詐故遙侈不得生知巧詐
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
愚故曰使民愈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肩上下無別天下國家負弃詐盜賊並起罪人蕃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無蓄積

云云

漢書食貨志文帝即位賈誼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故賈誼說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免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鄉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作敵

漢書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當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女不織或爲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之寒（漢書作受）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必立匱（漢書作竭）作物之（漢書作必）出古之爲天下者至纖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漢書作滋）則是天下之大蔽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漢書作覆）敗敗（漢書作振）救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財産何得不蹙（音厥）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銖衣切）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漢書作歲）請賣爵鬻（音育）子（漢書作卹）危者也（漢書作聞）耳矣安有爲天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上不驚而下不擾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也湯被之
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急數十百萬之聚衆國胡以饑饉之矣兵旱相乘
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蕃衍之時不能讀曰夫轟老易子
而食其胥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疑與擬並
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駭於本使天下各食其
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植切著直略反
毆與驅同
力未枝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樂其
所矣何以爲當安天下而直以爲此懍懍也竊爲陛
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陛下奈何不足使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漢書帝感詔言遂親耕籍田詔曰夫農天下之本務莫重於農今勸民農殷之道其實也其開籍田以給宗廟粢盛此非治其事而亦有流涕之云何也

憂民此篇大指同前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豈也野無菜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循軼亦陳勝吾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蓋曰國非凡國也今漢興至二十年矣而天下
至寡也烈地數千里下尚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貸貧民且饑
天時不雨令人
寒心壹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
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
竊伏念之使人興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
天下而欲其安者豈不在於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
以誰何五歲而小康十歲而一凶三十歲而大康
蓋曰天數也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十年矣即不幸
有方二千里之旱天下將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急數千百萬之衆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捐其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安救外敵必駭一日而乃此之以然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上者又弟自憂偲然事困乃驚駭而圖之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無如之何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喜爲陛下少間可使臣議之臣雖幸使議計勿厚疏殆無傷所自用耳二千石以上繫長安獄卒亡論國人有階級詭者本傳是時永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卒亡論國人有上詣跡誅云

人主之尊辟言譬道用下同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
群臣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
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丈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無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
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
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
高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他對廉近陛
則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
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
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
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
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
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
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
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
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他對廉近陛則廉隅無奕所
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
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
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
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
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
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
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
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
高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他對廉近陛
則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
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
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
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
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
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
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
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
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他對廉近陛則廉隅無奕所
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
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
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
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
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
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
他對廉近陛則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
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
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
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
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
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
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
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他對廉近陛則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
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
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
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
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
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
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
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他對廉近陛則廉
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
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
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
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
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
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
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
注以廉遠他對廉近陛則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
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
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
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
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
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
以廉遠他對廉近陛則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
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
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
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
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
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
廉遠他對廉近陛則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
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
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
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
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
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
遠他對廉近陛則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
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
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
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
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
他對廉近陛則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
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
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
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
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
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他
對廉近陛則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
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
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
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
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
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他對
廉近陛則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
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
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
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
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
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他對廉
近陛則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
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
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
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
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
堂高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他對廉近
陛則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
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
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
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
高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他對廉近陛
則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
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
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
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
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
陛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他對廉近陛則
廉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
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
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
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
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
亡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他對廉近陛則廉
隅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
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
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
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級者堂高
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
級廉近地而言之則廉隅也孫奕編云詳瀕注以廉遠他對廉近陛則廉隅
無奕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無陛
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下地此其辟君也故

乎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縉
縛榜音彭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音罹王
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與輅同馬蹴其蠭者有罰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
之寵臣雖或有過刑隱傷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勢
也此則所以爲主上預遠於萬不敬也所以體貌群
臣而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敬
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者不太迫於廉耻不行於大臣無
廢徒隸同黥劓髡刖笞儛與贖弃市之法然則堂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乃推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
二世見當切都卽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
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於枕冠雖敝弗以苴履之位天子攻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所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小吏罵詈而榜笞之可也退之而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兎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爾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去而委身為智伯臣智伯甚寵之及趙襄子與智伯有郤而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又委身為刑人入廁中挾匕首將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豫讓讓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如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孟子曰視君如寇讎君何以不君臣何以不臣

臣知犬馬則臣視君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哉

君如賈誼可矣頓頓同首恥厚胡結詬工豆切節古屑廉耻不立則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耳不自好省若而可故見利則趨避一
上有敗則以因而臨之矣（臨撫式漢書作連反主
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使吾身者則
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也俱無恥俱苟
器職業者率於群下至君子（漢書作不上大
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
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
曰不廉是謂蠹蠹不飭坐汚穢姑婦
者不謂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坐寵（音
謂曰寵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書作
貴（或

卷三

十一見便則奪主
上有患則五是
軟不勝任者
別
所病
財
耳
高
主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謹大詞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寢漢書作請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鉗鑿古戾字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扼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以全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喜讀曰屬小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以節行以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利不苟訾不苟訾義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所在主上之化也（曲禮刑不上大夫）家語刑禮不上於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禮御其心而加詳焉所以厲之以廉恥之節也其言與論書秋官條狼氏訾大司寇以刑詔蓋述夫子之言也刑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漢書作衛或作圍）社稷之臣（漢書作圍）同一敵之臣誠死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且爲我死城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其利以孤其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五尺之孤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見治安策上篇）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深納諂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ひ宋張文潛文帝論絳侯之迹異於諸儒幾文帝所以深報之也予不然若賈生體貌而乃屬其節之爲正論也予以爲

賈太傅新書卷之三　終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賈太傅新書卷之四

事勢第四

桐陽何孟春訂註

鑄錢使民放鑄故詛詠云云

輕更令使漢書食貨志孝文五年以錢多而輕乃爲半兩除盜鑄錢令民放鑄故詛詠云云

通者竊鬧吏須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矣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彭笞及考訊連逐其形必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鉛鐵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爲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鉛鐵及石雜銅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又易爲無異盜盜之所得與法雖公鑄今賜而鑄情必仿效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爲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忍禍而法有起奸今合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親漢書作屏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末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民理然也夫白著以請之則吏隨而捨之爲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發盜鑄錢黥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日殺平未止也民方陷溺上且弗救乎日世民用殘

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
重錢平稱去
急而一之乎則吏爲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
不可施縱而弗呵乎則郡縣異而肆不同小大異同
錢文大亂何鄉(同)向而可哉今農夫勞力而採銅鑄
鉼不爲而來銅者日蕃釋其耒耨治鎔炊炭五穀不
爲多而好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爲奸邪(作姦)
怠民陷而入刑偽鈐罪繁積吏民且日鬬矣小必益於
今將甚不詳亦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
之不得其術甚傷必大何以圍之(或當作圍言)令禁鑄錢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則錢必還重四銖之粟必還二銖半重則其利深盜
鑄如雲而起盜起則粟布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
不勝而禁法數變難言已大事也又亂而弗變
者下錢布於下爲天下以言之銅布於天下則民鑄錢
銅布
圖小也漢志此下有銅使之然也不如收之云之
小故也或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急方今始伏望可善
振恐不繇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
所切角不勝而禁法數變難言已大事也又亂而弗變
鑄如雲而起盜起則粟布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
則錢必還重四銖之粟必還二銖半重則其利深盜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下乘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黠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起盜鑄錢者起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不積一矣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矣銅不得乘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三矣銅不布下不得鑄錢輕重錢輕則布下輩歸於上上狹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貨物必平四矣挾銅
之積以鑄錢益兵器以假貴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
別貴賤以差上下則錢等級明五矣挾銅之積以臨萬
物貨以幣盈虛以收斡時一作奇羨則官必富而未民困
六矣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
心壞此即誅五餌七也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爲天下者
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迫此亦非治安策中事而有長
太息之云何也誼抑策所載本非一篇豈後傳疏補
可長太息者六然其後僅列其三而止歟作史者舉中
事作史者摘入忘耶流
其大器令書之耶不然誼傳何以云誼數上疏陳政
其大器令書云云也前然篇次第字可據者可據此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解縣

天下之勢方倒縣倒縣而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上也讓畏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上也讓畏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下也讓畏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操令是主上之操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是狄徼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讀曰供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為一謂作國倒縣而已也又類蹙且讀曰蹙且病痱音肥大蹙者乎非直一方痛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雖非者一方痛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饟古餉字至難矣斥候者望烽燧而不得臥將吏戍者被一作或介胃而睡而匈奴欺侮掠未知息時於爲信讀曰伸威廣德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惜之進謀者類以爲是固不可解也無具甚矣無治安具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福而從之匈奴中國棄其威而富彊匈奴伏其死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胡剛切說而詘甘匈奴之衆唯上之令設之乎生之乎次辺陛下威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蠢大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
中國仰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齊三日以報高
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
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衰而以又爲戎人欺傲勢既卑辱
而禍且不息長此安窮若此可謂國無人矣可爲流
涕者此也一本此七字無

勢卑

匈奴侵掠邊境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
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繒綵以奉之是入貢職於
蠻夷也顧爲我人爲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

五

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居此實臣竊料
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
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一試
侯之所銓權而服也奚宜敢
理此夫胡人於吉小諸
悍若此以臣爲蠻國之官以主匈奴困幸行臣之計
歲之内休屠斷頸以
草膝行頓顙請歸陛下而後復罷屬
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涉邊塞敵
矣今不爲蠭蠆作徼漢書不薄反寇而搏蓄
蒐所謂事不急乎亂細虞而不圖大

患非所以為安也

威不信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仗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為陛下不足也且事有甚逆者焉義尤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徼令是主上之操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天下之勢倒植矣莫之能理猶爲國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至而特門作一闕然數百里外而威令不信讀曰伸可爲流涕者此也

三表五餌

匹竊料匈奴幷彊大在五六萬騎五口而出一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欲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此理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者雖以千石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居之可也陛下忘聽其事計彼令中國日治匈奴日
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叱大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
匈奴之衆爲漢邑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
塞外自附（扶問切）地以衛邊使備之有分
月氏灌窳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以君郡然後罷戍休邊民天下
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方悅服則愚臣之志快
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竊聞匈奴當今適羸此
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願乘時
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村而出奇厚贄以責
不大與天下之衆積於比方天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
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
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所角行不義爲我筴猶爲此
柰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
祝網而漢除秦降舜舞三苗而南蠻服今陛下明義博示遠方
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又且孰敢恊然不承帝意
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爲臣爲陛下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
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
脩幸明事勃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衆之信陛下也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書人無
且不肯其信陛下已諾若目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
雖有微表忠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
諭矣所謂不言之言不行之行者又且以事勢諭陛下
愛令匈奴之自視也尚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為
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選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
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
其校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
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操
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下死一生彼必將至此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謂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
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賞一之駿轡之從而
視之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賞一之駿轡之從而
聽之足見也諭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
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良雖卑于之出入也不
衣繡其少者乃衣文錦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
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
都此矣今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
以得此將以此壞
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馬飲物數四
之者見之者希心陛下幸
而相告人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
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隆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五盛美哉胡人觀欲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時時得此
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人餘懼之
耳一國聞之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
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
若使者至也上必使入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
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黑繡衣而侍其堂
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蔽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
幸假之音樂吹簫鼓鞞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謳者時
作少間鼓舞其偶人莫同時乃爲戎樂擣手胥疆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旹相告入收恐脫甚多也將以此壤其耳王皮葉反或當作皆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者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暗有所富必令北有高堂邃宇善厨處大困京厩有編馬庫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今此時大具盛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此其居處樂處畜皆過其故王處出其單或時時賜此而燕家其內將以此壤其腹一國傾心而冀人入餌於來降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捐緼而後得入官夫胡大
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及貴人子好可愛者上
召幸有數人爲此緼衣好則更從出入則必
更從侍上即饗胡人也大穀秫抵也客胡使也功士武
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
上前上乃幸自御此簿使付酒錢時人儛之人爲
則出緼衣具帶衣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即幸捐胡
兒嬉遇之出好衣關具自詣之出好衣關具自
爲賜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
令數人得此而居耳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國聞者見者希旰而欲人人悁悁惟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目牽其耳牽其
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扼也此謂
五餌或問朱子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嘗言本朝正用此術勢丹分明是說金帛買住今日金虜亦是
令人傷痛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
預形尊爵三重和室多姬宜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
必足之財且用其人且觀其限窺其謀中外
符節適適約束也大武人且安得久捍若此故三表也
論五餌五餌既明則匈奴之情不

假寐飲失其口彈劒柙弓箭
以爲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
來恐或當作孥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
虎狼也其將吏猶弱子之慕慈母也故其衆
人之見將吏猶還近仇讐也北面而歸漢也猶
下也將令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大惡得不係頸
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畧且引
衆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
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
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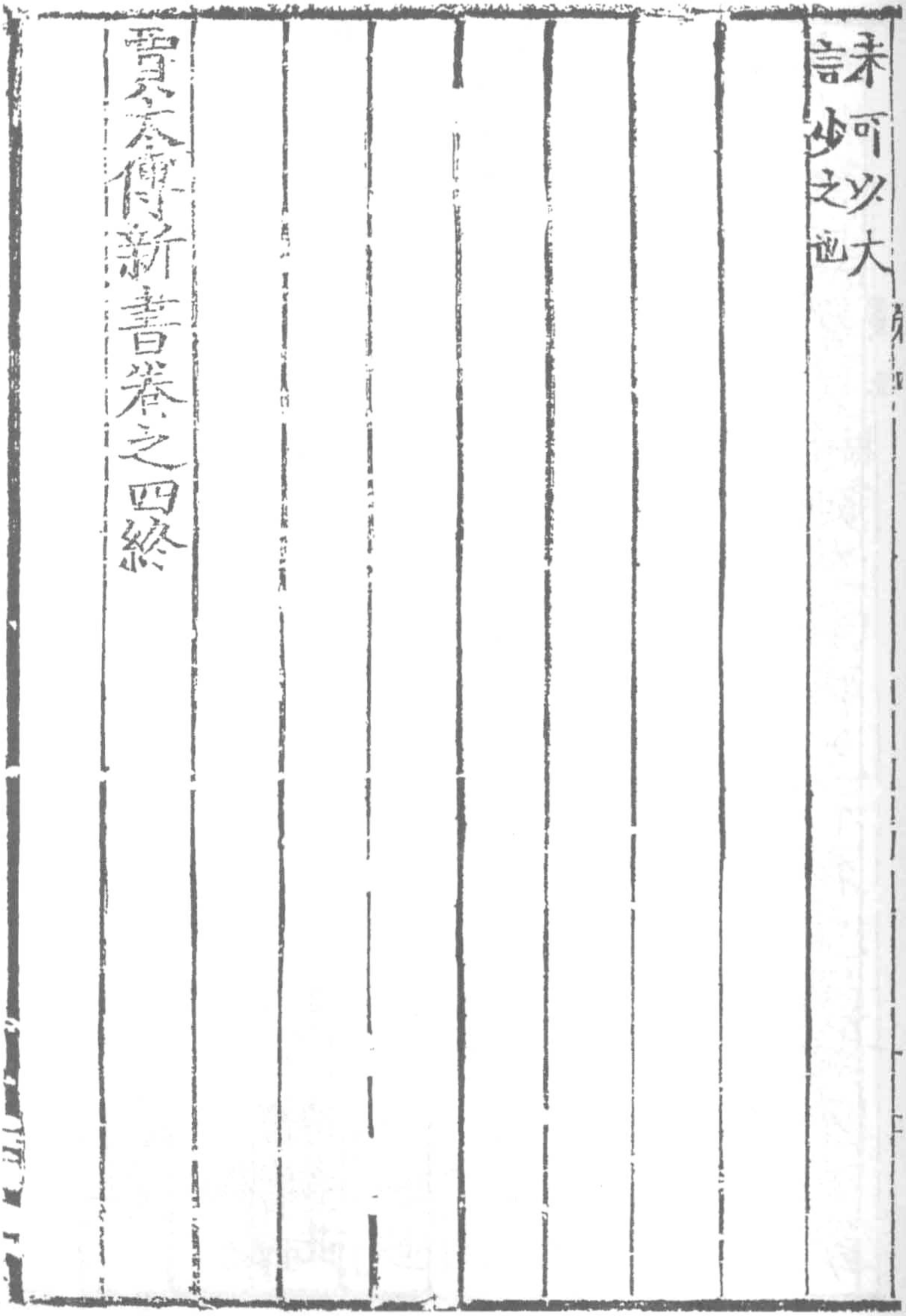
十一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臛多
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
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饑飯羹啗臛多臛多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財盡而愈困漢
酒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千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
二三人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
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
德勝日進三表明五餌盛資必須主禽敵國而后止費
之對曰請無散貴御府錄金
沢烏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天下甚於匈奴之邊患也使匕首
下疑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
族弗使亂國天下治當矣匡則
言者或曰天子不休人民愚之
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
王臣王者天子也苟爲事之所
夷戎狄非天子之所作也而
以不聽天子則憃渠大罪也今
子之理豈有怀人之氏哉
敬誘致降者使其衆漸空非
爲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



賈太傅新書卷之四終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賈太傅新書卷之五

連語第一篇

保傅第二篇

揔陽何孟春訂註

連語篇是也今故定爲連語首篇治安策所謂保傅傳傳之昭紀始元五年治安策大戴禮實取此篇之在惟此而已

夏爲天子三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一作甚相遠矣願也何殷周作一代之君有道而長也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

側皆肅端冕見胡毒切于南郊過闕則下過
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
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讀曰導下
同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
也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燕與宴同居者也故謂
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
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徙繼反
博聞有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而與處之也（讀曰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大戴禮作常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小大戴禮作小學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也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
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
理道得矣此五學或作義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
輯於下矣或輯與集同作編學成治就是殷周之所以長有
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朱子曰誼說
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
義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宮也又說帝入東學
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學則有
免于保傅之嚴文義這文字也不可不成文字也
司直過作之史有虧膳之宰虧大戴禮作徹天子有過
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過書而宰收其膳
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

水有敢諫之皆管子辨有告善之旌准南子弄
映禹有戒謹之鐘又設諫之鼓舜造誹謗之木湯有司
武王立戒謹之銘韜設諫之鼓舜置
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大戴禮作攘化與心成
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一
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一作別也
太子又便從天子身上去鼻疑三代之禮一作以
當作及其為天子字蓋是謂為太子時教得如
為天子則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
有孝也行中一作下同鸞和步中采薺又作齊作茨上遬
肆或肆夏作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
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于庖厨所以長
恩上聲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且明有仁也食以禮收一作徹作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
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
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慎一作天子
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
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
之輔大戴禮作充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意大戴禮作志戴
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同弼
拂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文强記
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
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
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尚書大傳天子必有四隣前曰
之君後漢崔駰傳昔成王之幼也周公在前召公
畢公在左史伕在右四子伕卽位而天下晏
然言其法度素定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
正言一切卽位天下晏
讓也所上一作下同尚書若詰高傳胡亥而教之
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
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
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
芟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習道讀曰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漢書作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誡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然秦世之所以呼吸絶者其轍作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乱之機其要在是而已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參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力作理也若夫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居處異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舍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論教最急未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保傅之次舊為連語其前實相承地然中間有不顯者故以右連語於作之闇也

古者有一定年九歲入就小學殿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殿大節焉業大道焉後漢楊終傳人年八歲入小學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詩曰選君子重襲小

為置少傅教之書計開其明十五通太傅教之經此大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人無由入正人士倍來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上善在容經緯帥中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下韓退之原性有上馬中馬下馬可導不可導三品之說其出於此乎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爲善則行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雖欲爲善而不可與爲善雖欲爲惡而不可與爲惡中主者非能自爲善惡待教而後行比干龍逢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逢與爲善則行絲驪駽欲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予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
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
若材性下上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
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
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慎
耳詩曰兢兢業業孔龍孔棫樸薪之槱之濟濟多士左右趨之此
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練左右急也
連語篇末按兩篇文義於此兩段全不相屬而
雜於所近下有詩曰兢兢業業孔龍孔棫樸至曰以善趨也
七字與此段語正同寫誤入可知

其爲分二者異同則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且施又慎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
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全聖之作人之化
也已上舊有容經篇未亦無文義豈非因前段錯簡而俱誤十今故合而一之
傅職此言職在傅太子者故以次之而傅佐之職繼焉

或稱春秋而為之褒或稱春秋而為之貶貶而抑惡以革勸其志使知上下之則宣或為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臧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臧而懲比訓焉此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
也漢晁錯爲太子人上言皇
未深知術數願擇聖人之術
上乃拜錯爲太子家令議者謂景帝天資深刻用
下錯之數賞爲之儲有智愛之號而死於智非
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短
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
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
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
齊肅以道之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
人以輔相之惣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
義行以宣其業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

以内讀曰納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傅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備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媚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直誠作於戒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遍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差授愛作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忘欲大行盛大禮大義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燕樂雅訟詩逆樂序風此其屬語公之任也不知
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
電之肯凡此其屬太公之任也

輔佐有上中下
執政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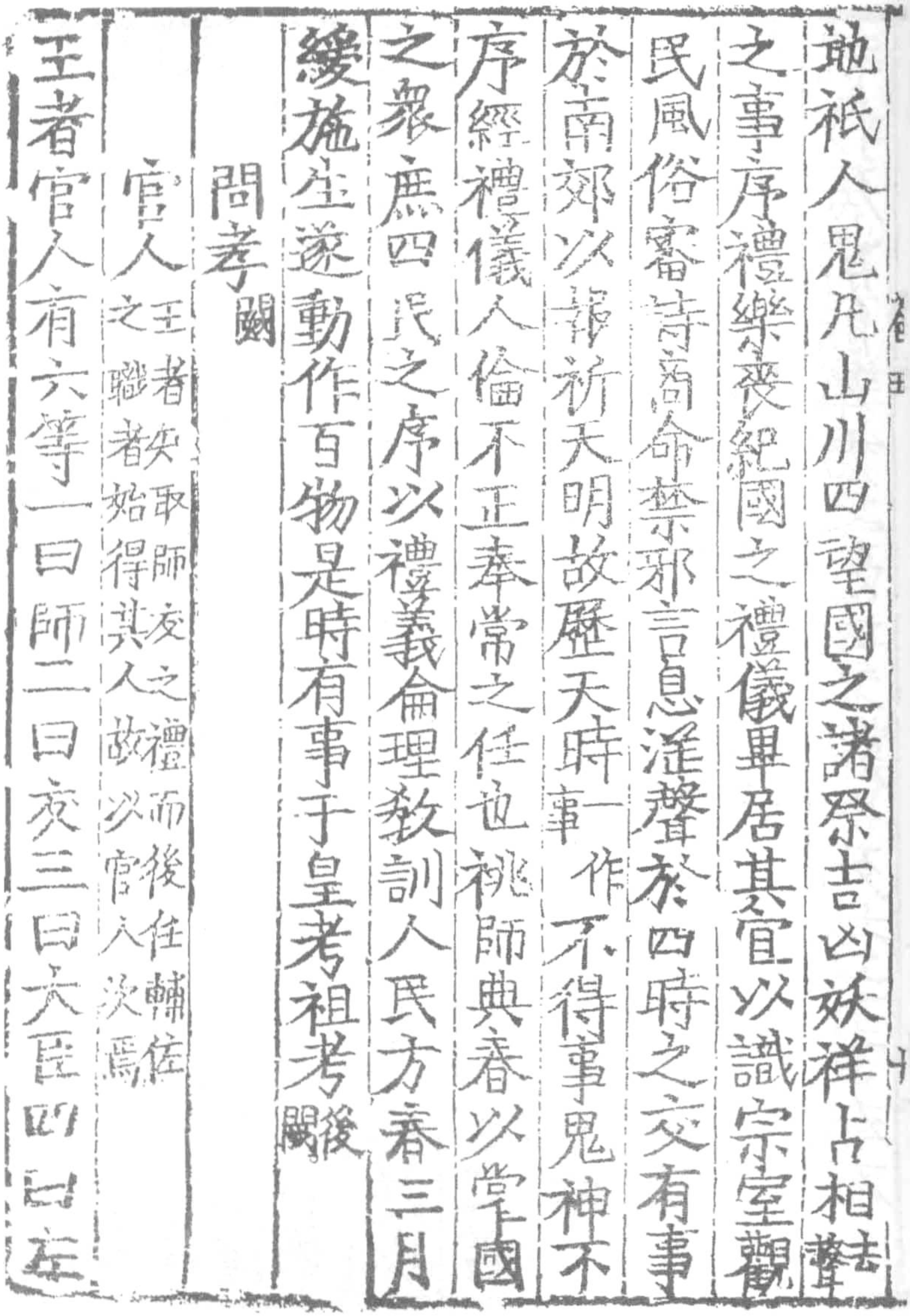
大相上承天子大義而施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之宜
正身行廣教化脩禮繼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
合洽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
政職大拂讀曰弼秉義立誠以讜下同辭以
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諂佞之過令或蠻而不通臣
或盭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闓善則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吏敬慈其業故經義不乘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訊典傳聞以學駟乘領時從聲比賢能天子出則爲重右坐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平衆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衆之式事之試成身行之彊則職以檢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退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
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
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忿怒
忘止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言
徹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客儀法
掌諸侯遠方之君謁之班爵列位軌任之約朝覲宗
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夢寤政之治教
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切磋宜第天子巡狩則先
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
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地宗廟社稷之祭祀天神



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禳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官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新天明故歷天時一作事不得事鬼神不序經一作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祧師典春以掌國之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繆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考祖考閟後

問考閟

王者官人王者之官人取師友之禮而後任始得其人故以官人輔佐王者官人之職者次焉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

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知是
儀閒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
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增
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
相匡正外相揚美者謂之交知足以進賢敢於退不
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
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訴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
臣也脩身正行不愆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愆於
朝廷智能舉不困於事業器能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
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不貪於財不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而憔悴有憂色不勸聽一德作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僂唯諾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斯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常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霸讀曰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之禮歟位而朝之取友之禮取之禮歟位而朝之禮歟位而朝之禮歟位而朝之取友之禮取之禮歟位而朝之禮歟位而朝之禮歟位而朝

無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能優俠儒逢隱聾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則聲樂不見侍女不雜處被書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厮役從清門聽治龍朝而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韓詩外傳智如泉湧可以砥行可以爲儀表者人師也知可以砥行可以爲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私邪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輔弼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之主以隸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以友以吏爲佐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廣博其魚六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由共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同賢

故輔幾輔之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得失之要也可不慎乎

賈太傅新書卷之五終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賈太傅新書卷之六

連語第篇

禮禮無所不在禮文矣詳之所言而名此篇者其又無幾文雜意錯恐百十之一耳惜哉

彬陽侯孟春校訂上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與一作予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爲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奧剽一作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道德仁義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
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
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
民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小大強弱有
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内大夫愛官
屬士庶各愛其家尊愛不仁過愛不義禮者所以守
尊卑之經强弱之紀禮天子適諸侯諸侯之官諸侯
下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宮不敢爲主人禮也恵仁
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
忠則不諂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
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
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
騶虞音騶牙者天子之囿也騶者天子之田與此同虞者爲
司獸者也解願新語曰文王以騶牙名囿誰之說諸儒中蓋自有局焉
義而詩人其與毛氏異遂云耳天子佐車興十乘以明貴也貳
而食以須優飽也虞人翼乘貶以待一發所以復中
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簡待敬之至也甚尊其
也去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故可以矣一作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汲不還故變故之禮先爵於畢賤而後貴者始差殺膳下淡而樂不爲觸不下徹上不舉樂故弛之番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若包苴時至則群臣附官無爵藏膳陳時發則戴仁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瓜報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合良三十歲相通而餘十年之積雖有商旱水溢民無餓色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樂諸侯食珍不失鍾鼓之縣讀曰懸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饑人人主不殫國有凍人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榭不塗弛侯禮主不豫食日舉以報因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歲則拜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歲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祐胥者相也祐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
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當食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圍
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
不設網罟鷹隼不鷙鳥雛而不逮不出舒羅草木不零
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
剖胎不夭殀肉不中殺不成羣毛不登庖厨
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湯見祝網者置四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網湯曰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湯乃解其三面
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此
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縱
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
獸矣四十國歸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
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至也聖王所
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
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遠至德澤渥洽調和大暢則
天清澈地富熅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攜
刼齧博擊之獸鮮毒蟲猛動丁宵之虫密毒山不蕃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容經此與下胎教篇大戴氏曾取載之其禮書矣

以和軍旅之志怫符反勿反然愠紆粉反然精以厲喪紀之容愉愉反偷反側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悒悒反於急反然憂然恐懼以畏天災之容溫彼反側然肅然齊莊以敬祭祀之容遹然粥粥于六反然敬以婉於晚反

如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然巽巽然

整以敬祭祀之容遹然粥粥于六反然敬以婉於晚反

軍旅之容溫彼反側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愉於求反

汲古閣本同汲字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

廣張喪紀之禮下不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故
禹朝廷之禮上不絕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
旅之言也文言有序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
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開一寸端面攝纓端
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徵磬曰共下音恭同立因
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因以徵磬曰共下音恭同立因以磬折
坐容也行以徵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

可曉如儀禮云凝立也凝音吃然而立也坐以經立之容也卑二作卑或問朱子何謂卑立曰不
跌跌徒結反
視平衡曰經坐徵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
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佰本作肘曰卑坐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側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汗足如射箭趨容也旅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鸞條式反六其固復也旋之容也跪以徙磬之容揄左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遠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詳未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緇下同證反以經坐之容予讓式視五校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過轂小禮踦中禮式大禮下禮欲顧顧不過轂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撙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立車之容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
式以應武也介者甲冑之士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
反作當作坡倚也跛倚不安也車上之容也
顧容色不過轂轂轅頭也車上之容也
差池不順次皆禁也此下舊本有云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蹉小節焉大節焉大道焉是以
焉馬業小道焉居處齊業就就
大學蹉大節焉小節焉馬業大道焉是以其謹於所近乎詩曰
未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此之謂也
齊蹉跎也左右趣之此言左右
前古者聖王一本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
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
蚣蠐一作琚瑀以納約一作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薈趨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以肆夏周禮及王繇步中采茨趨中肆夏則是人疲之內陛之中奏肆夏而周禮文誤也步中規折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登車則聞和鸞之聲在衡曰鸞在軾曰和馬行而鸞鳥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無禦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節故詩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動以禮節福之所聚也古之爲輈轅車輿一作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一作輻以象日月故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卽觀四時之運此車教之道也作車輿一故曰明君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在位可畏施捨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童以承其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為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宗攝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

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

七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得無恙乎曳杖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偩佝手之高下顏色慤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踈戚也子路見孔子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出辭氣乎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中庸衡言兼中適而據乎宜故感勝德則淳德勝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繆作一糾纆且畏且懷君道正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龍也有人主之辟與同譬也亢龍往而不迈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

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變化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大不小實在大不究狎而不能順姚不婚卒不妄飽裕不淫習而不能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以此自喪明是故君子貴迫求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

胎教

路與也從大與戴也云云至與教之道也六十三字蓋錯簡也今移置于前其與教之道也下有云云古之遺承上文而言

傳之既美且施又慎其齊滴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全人之化也今移前篇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
始敬終云爾素成繁成謹爲子孫婚一作要作妻宜
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
黨爲不善二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
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有其母鳴呼戒之
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
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

胎教之記曰孕子漢志有青史五十三篇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
身十七當作月而就蓐一作宴室一作太師史一作特金銅而御之
左太宰持斗一作升而御云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諸侯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此二月者王后所求桑者非
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編歷作）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作）而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
王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中某）曰滋味上某太下司命云某然後爲三太子懸弧之
禮禮東方之弧以梧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
雞雞者東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
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
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鼠鼠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面皆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禖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隊中毋取於名山通谷毋倖於卿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所以養恩之道也正之體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朝王者妻朝王后太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北北正禮胎教也閒妃后姙身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而不蠢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
不可以力争也今以爲悉如父故疾死置後
悉父之所以此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
之紀使天下之俗失鬬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
疾死置後復以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也兄弟不
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惟學王宫國君
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
而放其君以爲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
有天下者以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
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以彊凌弱衆暴寡智給愚士亡罷敝於甲兵者弱驕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地也亦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為大辟典利除害寧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之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故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尊務而制事以訓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必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愚人聞於後世也

古使結之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立而不跛跂作坐而不議獨處不倨雖怒而不罵教之謂也故曰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繈之四聖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湯繁成曰昔禹以夏王而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故曰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彊而簡公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禄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盭正五十而弒於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竪刁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任龐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有田單襄王得莫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佐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絶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賢不務多而務得賢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敢臣服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樂以爲賢趨之何以知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鮑叔進之桓公七十言於是一作今作家而桓公應意合於已而從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委之國政爲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心者同之力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聲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孫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我作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蹙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衛國以治邊鄙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猶若此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且未止又以冕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且未止又以冕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且未止又以冕諫

苦燕度地計衆又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仲讓曰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繼昌（一作安有）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安存則未有以異於即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一作興）微子之後而封此千之基矣聖人之於賢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漢書稱昭帝所通禮合誼書保傅傳職容經胎教四篇爲之傳傳今在大戴當時以列于論語孝經尚書而進於君鑑識其言之謂要者今放此記書有學禮有明堂之位有青史之載其略耳）

古之立後義視此篇有以知古人立後之禮故亦次之

於妃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進帝南鄉視畢還書太史退而藏之

階之間非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諾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侯人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紛爭君臣父子之間非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諾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侯人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紛爭君臣父子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賈太傅新書卷之六終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賈太傅新書卷之十

連語第十篇

君道篇內有臣道篇等是當時章疏之語不然亦未上之草簡也

郴陽何孟春訂

糾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誰離之也若崩其基而期夫爲人主也誠柰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卿紂之官衛相與糾紂走還於窟簡之上身鬬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走還於玉門之外民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腦燔其腎殘其肺覆其肝周武
王乃使人惟而守之民大觀者攀惟而入提石之者
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勢爲民主直與民怨爲仇殃咎若
此夫民尚殘盤其軀而況有其政教乎善益甚臣竊聞
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大
牛之爲胎也細若蠶忽鼠糸糸損天下自象著始故小惡
大惡一類也過敗蚤小皆糸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
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後人不知戒不可不察
之不語已者杖（杖）（補其下爲梁糸作捁數千脫諸侯
（已上舊在連語當有疑脫云云今析置于後）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棁梏而於河民輸積者以扩撤之弗敢隊市跪之入水流之投也曰惜者文王如嘗推比夫民愛思文王故敬其粘況于其政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効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去龍令近遠之民聞之者麕聚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去龍令近遠之民聞之者麕聚故弗趨而疾弗期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無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
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
鶴王在靈沼於仞魚躍
鼈感若文王之澤下被禽獸若文王之德也詩曰王在靈沼於仞魚躍
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
報也青曰大道亶亶其去自々不遠人皆有之
之臣聞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鍥而反脩之
國子民者反求之已而君道備矣已上舊君道語全篇以
其文義合而梁嘗有疑獄東伐半以贖當罪半以勉不當罪
梁王疑梁王曰閻之朱異布衣而當俾國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當罪半以不當罪雖衆人亦疑為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五百金一者千金一者千金王曰徑相如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五百金一者千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義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耳自梁嘗有疑微至此載劉向新序黃此
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云云探以文義甚無謂今
移在
前篇

先醒漢書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文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此篇乃誼自記其答問之辭今載諸韓詩外傳然外傳不云爲誼詔告王言也不知何謂此與外傳所載者特詳畧

小異
耳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布衣之士通其正名不學道理則嘿然憒於得失不知治亂有亡之所由惷惷沌沌猶醉也惷惷沌沌猶一作惷惷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原夫然先知治也知所以治未然治也知所以治未然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然治也知所以弭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知治乱之機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知之謂明故世主有非醒者有不醒者昔者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論得失乃退佞邪而進之忠賢任事而後在高位内領國政避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徭訟當是時也周室大壞諸侯莊王圍宋伐鄭無道欺昧獨行故天制矣宋鄭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邲北祖辜羊舌職而歸國莊王同古之伐者亂則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兩蒙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
侯說服於莊王歸過申侯之館日中而王不
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王日中而不飯臣
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此乃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
賢君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
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然無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
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者是君何以食爲故莊王戰
服六國義從諸侯威然愛恐是智在身而自惜不肖
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主矣綱紀所以存亡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此先醒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
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事無
吾君聖者御者數十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
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固宜矣於是革
心易行衣道而居講之二年美聞
於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諡爲昭公既
而乃窮所以存亡此後醒者也昔者虢一作郭君驕恣
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蹉亂國人不服晉師
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
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腶脩梁糗
虢君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爲閒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迺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若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饑餓抵御睡卧御以堋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出已亡矣猶不悟所以存者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也故先醒者當時而伸　後醒者三年而復
公是也　不醒者枕土而死　為虎狼食　號君是也外傳曲有
後醒者有不醒者詩曰　此篇專載子胥吳越事必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而發疑非告懷王者
　耳痺　戒之哉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士品錯之
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
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
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子也
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
名於是紆身而廻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便安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之說其講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
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
無尤天下服而在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
出凶器以除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
萬郢城之門執高兵以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鍾撞平
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
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憤念輔闔閭而
行大雪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延與越人戰
江上樓之會稽越王句踐之窮至于吳山草飲腐水易了
而食於是履蹻戴蘧蒢羝羊先驅犯白刃冒流矢

行成於是吳王吳王將許之子胥曰不可越國之
勞而不憐好亂勝而無禮[illegible]豁徼而輕絶恰好詛而
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膺徒狐狸之醜類也生
患殺之無處若請無與成大夫種捐心弭喘涕泣而言
信割白馬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大
丈夫爲臣百世名實因間官爲積孤身爲關內諸侯
世爲忠臣吳王不忍縮一作結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
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稱善累德一作聽以
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絶吳命于直江君臣乖而不
調骨肉疏而不附社稷置而分裂一作槁而墟社稷容
豈振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而掩敗一 襲 作犬群嚎聚而入淵亂衡蓼而適澳燕雀剖
見蚖蛇生食蘆菹而垂入口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
門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密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乎
身負鴻鵠邦而剉夫差兼吳而辨
闔閭問事濟功威加蠻荊而略五湖大夫種勠領謝
室漏渠鼠竈生熏鼷回梁而踏五穀大人樂憂悲蒞至
內崩蔚荒故天之誅
雖重襲石中而危重
校三軍而無處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故曰天之處高笑聽其狀若甚親察纖介之
可不謹慎也

勸學 此篇皆論其於文之辨也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
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
實而我曾無鄉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
僄傥而加志我倪優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
不潔則過之者莫衣睨而掩鼻嘗試傳白騾黑輸流
波雜並若籠蒙視治由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
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憚忺瀸心而巔一視之今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三子之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者有掩鼻之容
也昔者南榮趎躬聖道之忘乎已故步趨之間陟山川蚤昌
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又息既遇老聃惡
若慈父鴈行辟景蹙立蛇進而后敢問是以名達天地
若饑十日而得大牢馬是以名達天地行立後世今
夫子之達軼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趎而
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臣賢連蔕而坐對膝相視從
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
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樞不重
道術為用
孔子之學也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
對曰道者所從一作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
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備也術也者
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此皆道也曰請問虛
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
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
者南面立正而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
之應如衡之稱有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
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
曰因以鑑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内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而任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則名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而敏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其務原無窮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爲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孝反孝爲醜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爲偕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爲雖兄敬愛弟謂之友爲雖兄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雖友爲雖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雖友爲雖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雖友爲雖弟

度爲妄以已量人謂之怨反怨爲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厚志隱行謂之德反德爲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自卻謂之退反退爲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爲肖心簾愛人謂之仁反仁爲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爲憤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爲乖合得窓問謂之調反調爲鑿枯庆字懷賢不速謂之寬反寬爲陁色衆突易謂之裕反裕爲褊欣悁齮緣法循理謂之軟反軟爲[illegible]帝繼道謂之道反道爲辟廣較自敏謂之儉反

儉爲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廢
愼反愼爲儳勉就善謂
謂之知反知爲愚亟兒窈窕
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容服有
行歸而適謂之順反順爲逆動
爲鏤容志審道謂之倜反倜
反雅爲陋論物明辯謂之辯
之察反察爲髦言動可畏謂
犯謂之嚴反嚴爲軟仁義脩立謂
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爲罷音疲持節
不恐謂之勇反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爲怯信理遂悛謂之敢友敢敢爲捍志操精果謂之誠友誠爲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友必爲恒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工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無不具也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爲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汙而內外遂外遂"八術故謂之六術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聖之行行有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修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爲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爲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而體六行謂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爲六藝本也他事皆以六爲
度聲音之道以六爲首以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
十二月分而爲陰陽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
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音之術律是
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
人之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
唱和去聲相應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必
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六律之著象測之也所測者
六故曰六律六律之成蠶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
曰父父有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爲從父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而爲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
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又有子子
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然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
六親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廢是故六爲制而止
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
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謂三廟上室爲
昭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是
疎者輕故服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功紅同緦麻備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
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加於少一作小而度出於居數
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
以爲度始十毫爲髮十髮爲氂十氂爲分十分爲寸
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事用也事之以
六爲法者不可勝數所施也此所言六尺以效事之
尺盡以六爲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
地之六事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自勸學至此誼之所謂學者畧可識矣
朱子稱誼詞可愛而不免段落不明之類蓋誼本長於明治體而識
不足以窮理此等論篤君子故有新未取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人象德者獨王之六理澤著鑑也謂之道德倨如窮膏之理謂之性康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磐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理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曉神（理一作生）變而理理離狀也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密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爲所生法記故曰道此之人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足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記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生萬物者也順理而成文者也故物有清濁而澤者鑑也必以道之神鑑貴物適行故物有清而澤者鑑也必以道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形通達空寂奉一出入爲先故謂之鑑者所以能也
凡者目也道德施物雖微而爲目是故物之始形也
分先而爲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
莫精於目目清而濁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能見也
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
生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雖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偲然濁
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
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
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凝而爲德神載於德
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發動變化而爲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如富謂之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狀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曰濁而膠厚而膠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濁而曉曉然謂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以之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爲知明者
外矣外內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
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
施以生則潤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切扶問）
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
然也其受此具也學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
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命
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德爲本故
於物形故學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
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者仁行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於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謂之德之理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養物畜物畜養而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之高也而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德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諸此一言者盡得變變變世者理也書者著德之理於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為所從事故曰書者所
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
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循德之理與
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
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
法故曰春秋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為之節文
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
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謹然大樂矣故曰樂
者此之樂者也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
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為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具犧牲俎豆粢盛齊
故曰祭祀鬼神爲此
人也內而難見是以
其理陳之天下令人
以轉相告是故弟子
明其辭以立其誠故
施物物雖有之微細
六明而易見也是以
玉一體也」已上數篇字訛誤甚今不敢輒改
賈太傅新書卷之七終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賈太傅新書卷之八

連語篇

郴陽何孟春訂註

大政上 大政一篇中語東晉太輔人嘗引之以爲論書云然第唐李善所取注於文選者非辭乃有不同耳

聞之於政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

爲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更以爲功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弱强更以民爲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力也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更以爲力故天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民欲得也民欲存也故更率民而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更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也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故其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戰而出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懼退必走去戰而敗也故夫

福與福也非降生 仆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娶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也幸以爲福已矣嗚呼戒之戒之之成之行之惡也幸以爲福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福者天亦每爲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謂之惑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成之豈其以狂與惑者自爲之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雠然後政之如雠然後福藉至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疑則此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蓋眾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勸也是以上有仁恩而下有治名無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戒之慎其下故誅而不怠賞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而不曲不及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之以道而赦之柔而俊之故雖有不肖之民化而則上爲非則諫而止之以道而紀之下爲非則誅而止之以道而紀之下爲非則誅之故雖有不肖之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必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所貴其臣者必此而已矣人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所貴其臣者必此而已矣人臣者以富樂民爲功以貧苦民爲罪故君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

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因及之夫一出而反者言
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
要也賢不肖之別也是故以知者慎言慎行以爲身
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菑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
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
行之者在人此楊簡之本也道者必失楊簡之本也
福之樂故行而不緣道者必失楊簡之本也不祥者必失
謂天云也桀紂謂天云也已滅之後民以義矣故紂自
此觀之則位不足以尊而德不足以相爲也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也文者聖王之
王之教也聖人也孝賢智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恒
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
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所切角也）
所謂暴亂之君也上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城亡
士民猶以爲大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
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
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本不
祥實爲身殃悲夫故大政天下
哉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易使也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君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孽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欲以鞭抑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孽得士辟其猶欲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故夫士者郡故則弗至故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堯澤六月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王之君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之其上者行道而化爲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故政
者行道而化爲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故政
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道而不道
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聖王則弗能得也故治國
國而無士也而士不得君子則無以知也無聖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
聖王則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而士不得君子則無
勑也君明則士鬧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
勑也君明則士鬧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
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敗暴亂在
上位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亂國者不幸
而無明君矣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
也易致而難留也故士易得而難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内不能
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
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至矣待士而
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
有易致而無易更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
爲妄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爲治武王以
紂之治亂在於更國之治故民之治亂在於更君之
政故明君之於政也選之然後國與
設君能爲善矣更能爲善後民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之功也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甚言也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愚言也萌也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難輸焉惡臣飾焉故吏民者難察焉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察之見是而譽之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去一作與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喟然而天民者吏之程也察吏者民之程也於民然後隨之也使之取吏無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一人不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一人不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一人不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選卿相其必取於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也選卿相其必取於天民者也天民者教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故善為政者先治其本而後民勸之然後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君治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綢繆牖戶所藏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
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
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
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
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
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
可以接交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
其子也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
者之居家也不可以居官矣道者行之於父則
行之於君矣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欲道長長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王則示仁而能以試矣聖王之選舉也以爲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同人以此爲明察也故察國之治在大諸侯察士之理在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辯不出其宫而無所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之辯不出其宫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行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也故愛人之治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民而不能繩矣故士能行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不能行道而弗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用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耳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政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僚百乘而食食千人而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也故君也者之為言也道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觸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躓政謂此國亡也

雜事篇

脩政語上　方策秦燔之餘六經歷世無完書他何述焉故脩政語載古帝王遺訓理理如此憲此其可少也哉○篇拾壹事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萬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又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讓者慚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基德道矣百死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之智學之者見謂賢學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窮也不可以虛為也故黃帝職天道經地義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人為一作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西至於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大平唉舜道而已帝顓頊曰予至道不可過也至美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賞之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之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
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
緣惡也善日慎一日其化而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事而學爲
巧也行仁者之操而學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
財爾身尊貴矣故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
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
帝嚳曰德施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帝堯曰若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罪罪
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
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
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
以一作德音遠也與說苑載河間獻王所稱之言同
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
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
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遷而彊於行而蕃於志
帝舜曰予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予盡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仁愛一作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人一無此九字而見貴信於天下之民而見歸樂於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吾盡吾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爲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天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朝會而禹親報服一備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沃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戴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犬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勸也故鬻作河而道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澤灑作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而弗利於民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而道之者也故也故禹與民生同務故不自言其苦者也

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為之也此戴說施於詳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火夫含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諸君子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一字無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若下淵乎故登山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淩遲而入淵其就不陷溺是故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一作慎於得舉然後福可必歸蓄可必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毕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毕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甚得味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多使人咏言然後聞者甚得言也少故以是明於言也取必自也聽之必自也聞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行之必自也數下所角切同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一作姓作爲臧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以手而以心取道者不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致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此所以視說苑爲詳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脩政語下篇第九事所載多弼子語按周文王問於弼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弼子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曖曖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也旭旭者義先聞也

篇誼所載與文王武王成王所問答之辭皆今書所無者豈其所亡篇中語乎

周文王問於弼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弼子對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曖曖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也旭旭者義先聞也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既入而莫莫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受命矣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鬻子曰唯守而嚴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和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

刑而仁行焉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辟（同闢）也未之嘗聞也今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而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德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
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以有作存
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有字
之萬民讙讙一人理之故夫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
有道者唯有道者理之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宜處
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
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
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
王曰受命矣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周成王年六歲卽位享國（按孔子家語禮記諸書俱云成王年十三而嗣立與此不同）親以其身見於弱子之家而問焉（弱子之家或作子弱字悤誤脩）道而道脩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與帝（帝字悤誤）弱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敢問興國之道奈何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敢問於（於字悤誤當）脩道之要奈何弱子對曰唯疑受命矣

又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止愛四以終其身此道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之要也周成王同受命矣
周成王曰政問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
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
其士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
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忠信則無
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
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
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
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
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
曰凡人者若賤若富若幼若老聞道志而弗取藏之知道
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行者
也則謂之下人矣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
惡則謂之不肖人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人矣言
者不善則謂之愚人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
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
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
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賈太傅新書卷之九

柳陽何孟春訂註

雜事第四　其事多出他篇

諭誠第一　此下五篇存者四其一篇亡耳○篇五事

湯見設網者四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置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蟚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而況我乎於是下親共上一本此下云漢南四十國皆歸之三面置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湯去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
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
曰速以人君禮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葬
之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乎於是下
令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槁骨況於生人乎士民聞之
信其上（文王葬槁骨之以言世多以爲鑿空電沼得之此
以夢憶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

若于事情則
此事近之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
二酟棗粢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
何是日也出府之粢以衣於既
蚩

元元之百姓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務之賜者
還戰致死於寇闔閭一夕而十徙卧不能賴安也楚申
師而去昭王乃復當爲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卑敗昭王走而屨決背而行
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僕及至於隨左右問曰王何
曾惜一跬履復於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跬屨哉
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楚國之俗無相棄者韓外傳詩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刈蓁者而哭其聲甚辯
者弟子問之婦人曰非傷亡喪也蓋不忘故也
此意同
豫讓事中行之君知智音伯滅中行銀剛氏豫讓從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知伯及趙襄子破知伯豫讓劓面吞炭而爲
豈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
子忠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卧見不全身人謂豫
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恥之甚也今
必碎身靡軀以爲知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
事中行之君與雖而枕於所之切之性之夫人畜我故衆人事之
衆人畜我故衆人事之及知伯分吾以衣服餌吾以
飲食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鼎實襄彼而爲禮是以
春秋此下王談讓國上
入春秋之於中也而猶以
退讓篇一本正二事耳後
二事自春秋都中家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昔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灌以清泉时加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窳而惰灌其瓜瓜恶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恶因往夜竊搔梁瓜之蔓瓜皆有死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搔楚瓜宋就曰是搆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往報夜灌其瓜則已灌矣楚亭而往瓜則已日以美楚亭惟而察之則梁亭之爲也楚令大說因而善之楚王聞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于梁王劉向新序云楚王時擧則祝梁王故梁楚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歡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寡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有爲室也堂高三尺壤堦三等茅茨弗刮土階三等采椽弗斫粢粱之食藜藿之羹此臺之上九重之臺賴使者曰齊有臺若此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使者曰齊臺若此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楚王慙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君參乘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不勤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擾動盡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丹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而不讓之罪也不亦蓋乎

楚史懷王卒爲秦誘欲咸陽不得歸楚始攻齊尋與齊絕而過聽張儀絕齊交發兵大敗楚師懷王逃歸不得入境頃襄王以應秦之病卒于秦與此異

齊桓公之時北伐孤竹反而燕君得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曰然則燕於我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於我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於我乎管仲曰非天子不

之也乃下車而令燕詰還車乃割燕君所至之地而與之涿涿以爲葬而從去諸侯聞桓公之義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

是正直神之聽之爾景福此之謂也

禮容語上闕

禮容語下篇三事與左傳國語有詳畧異同爾

魯叔孫昭子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賦小雅采菽之卒章元公與左賦小雅甫田之卒章昭子曰善人也今教君與叔孫昭子聘于晉死乎語闕之哀樂爾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哀哉我心也吾聞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
皆踰死曰民誰不可以踰踰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
卒在齊小國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閒一月叔孫
國語同異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
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
說吳天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
再興今周室不崇器無重一作鏤儉也身恭儉
曰動莫若敬告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單子
皆有焉天
五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外内齊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寘之禮
事稱上而差楚宜切次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
不侈能辟怨矣居倹動敬德讓事次而能辟怨以務
卿佐其有不興乎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
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
密緝緝熙者寧也宥者德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
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
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
功而治未成父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
敢忘安盛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設機牲使使四海之内懿然莫德
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故曰
詩誦文武之烈榮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祝故曰
二后受之有成
民不謗怨故曰宿謚成王質仁聖拾能明其先能承
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入民今單子美說其
志也以佐王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
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加
尊周室加典國語同
晉之三卿郤錡郤犨郤至從晉厲公命昌諸侯於柯陵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子其語
犯郤讎單見其語訐國佐見其語直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
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語曰將有亂
敢問天道乎意一作弗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也焉知
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
君子目以正體正體作定國語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
心今晉侯視遠而定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
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矣合諸侯民當作之國
天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絶其義
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口離其名矣目
以處義定以戚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
不慎也偏亡者有矣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
馬國語侯爽作晉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龍人也是族在
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郤伯之語
犯郤叔訐郤季伐犯則凌人訐則誣人伐則撿人許則誣人有
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
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涯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
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已上國語語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止曰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弗時仔肩視之嗚呼戒之哉

春秋此篇名甚無謂若爲其時事名之前所列故以終焉

楚恵王食寒葅一卮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亦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葅得蛭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
國聞也故譴而行其誅乎則庶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
又弗忍也故吾恐蜂之見也因遂吞之今尹避席再
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
所奉也病不為傷是昔同與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故
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也
劉向新序同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而
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
伐衛衛寇迫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圍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于切于願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愛烏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償者杖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儐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鄰穆公有令食魁厲者必以粱肉得以粟於是倉無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粈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粈吏以請曰粈食鴈爲鴈無費也今求粈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粈以粈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作知也粈食鴈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故嗚嗚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爲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遽溝中而獨病閒與丈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鄒之粈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已上見刘楚王欲滛鄒君說苑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乃遣之技樂美女四人擅公朝觀而夕畢以妻士計
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畜節於身而弗衆也
王與不衣(切於既)衣帛衛馬不食禾菽無涯儲
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
定國親民如子鄰國之治略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
之投心是故以鄰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
鄰穆公死鄰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
於鄰者士民鄉(音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動酤家不雖
其酒屠者罷刿而歸傲童不謳歌舂藥者不相聲杵
婦女換不易處丈夫釋耨而後始後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隣
守在四時有鸛生鸛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者愛出大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
宋康王時有鸛生鸛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而生
大必霸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東敗齊王
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
焚之曰武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臣者爲無頭
以示有勇剖傴者之背斬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
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鄒侯之館作即
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益禍劉向新
宋史之古序非謂

也此黑祥傳所謂黑青者也猶魯之有鸜鵒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鸜者黑色魯大於魯害魯行急聚擊代貪叻之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卅六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見祥則逆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天子亦惡則脩道諸侯脩德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詔以妖戒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勝道妖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乃歸齊侯下同

齊侯出畋有一大神（本作神不作夫）前請於廟曰孤實不侯不能奪道吾罪孤一執政不良吾罪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脩以殄百姓
吾罪四齊肅不莊湫隘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
而章德行善以道百姓前過乃退而脩政及居三
日而夢天帝誅大蛇曰孽閙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
人視之蛇已臭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
讀曰懈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爲福也一本
夫說下曰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
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
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群臣陳履杖善者因
行殘敗而去諸子鬬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皆知天下之棄之也新序載此同下有二世惑於趙高云云孫叔敖之
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
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
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之吾已殺
而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
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
國人信之說苑同

賈太傅新書卷之九終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賈太傅新書卷之十

附錄

弔湘賦 此篇楚辭但題弔屈原而文選陳按作弔湘賦

郴陽何孟春訂註

弔湘賦 原文他集問作弔屈原賦按陳氏書同

稱誼書未爲弔湘賦也今因之漢書誼本傳爲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之湘水爲賦以弔屈原遂作離騷賦以述舊制下序辭云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悲傷之投書以弔而因以自喻其辭云云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 古俟字 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 古沉字 音叶 旣生遭世兮不得自恆 古側字 音叶 旣 盧到切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遭世兮 古罹字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罔極兮遁殃厥身鴟虖同乎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史記作梟翱翔闒生切茸人勇切尊貴得志賢聖逆曳倒植史記作傾直吏切世一無字謂隨史作伯夷溷兮謂跖之切石蹻居略切廉莫邪爲鈍頓史作兮鉛刀爲銛息鹽切吁于一作于嗟默默默史作嘿嘿生之亡讀曰無故兮幹烏活切音管棄周鼎寶康瓠兮臘兮鸞垂兩耳服鹽車兮驥漸不可久兮嗟苦或曰當作若先生獨離與下同罹通此咎兮至此極兮史自于嗟字皆在句中實下諗卒音碎史作劇曰已矣國其莫吾我史作知兮子史無兮字獨壹一史作抑鬱侘傺知下兮此作嘿鬱彫字在此其誰語上去聲作鳳縹縹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史作灘其高灘音攤一作遊音遊一兮夫固有絶耳遥切
九淵之神龍兮汹音凶音麻又于筆切深潜以自珍偭面音緬蠖集音擭
願音願以隱處兮夫豈從蝦音遐與蛭之二蟲異哉則同叶
貴聖人之神德兮遠于願切濁世而自臧古通藏使
雀鼠罹此鄧奥尤同史作尤同兮亦夫子之故史叶音孤作音孤
聽九州而相其史無其字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
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徼或作徼非是
兮遥增昌檄音擊史記作翮而去之擊音攻
豈能容夫一無字吞舟之巨一無字魚横江湖之鱣音纏
切戕遥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作鵩音弗鵩鳥名似鴞不祥之鳥也
鵩音蝠蟲名蜜虫蠭子瞻有言非才之謗所繇
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
才觀其過湘作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有遠舉之志
甘以自沈哭泣不見用安知之一不足也天絕是小不
能識大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朱子楚辭後語曰
賈誼大節本傳諡為長沙王太傅坐隔楚人命鵩鳥
入賦諡為諡舍止于諡為長沙甲歷自廣其說以為壽不祥得長沙傷諡以謗屈原乃為賦沙
云云
賈誼文選作鵬
服賦文選作鵩
單閼於旦施於畢之歲兮楚辭無兮字今從史
單閼叶音蟬斜兮服與鵩協史
集于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鵩

甚閒暇與物來萃一作仵漢書作忤兮又作雘兮怪其故發書占之兆
策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子服曰予去何之吉虛生哉
史作請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子服曰予去何之吉虛生哉
問子服曰予去何之吉虛生哉予固亡休息舉首舊輿以下讀同無問作寘切一
朔數音之或以臆一作意於力切萬物變化言請對以下讀同無問作寘切一
言請對以臆於力切萬物變化言請對以下讀同無問作寘切一
而遷兮或推而還音旋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音禪同蟬與
沕穆無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伏兮福兮禍所伏叶蒲北切
倚福兮禍所伏叶蒲北切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疆
大夫兮夫差以敗叶蒲北切越棲會稽兮句踐伯讀曰霸世
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之與福兮何異糾纆黑音命不可測說文作說文作水激則旱通兮矢激則遠萬物回一作迴一作薄兮震作揺湯湯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史作錯史作錯緣相紛大鈞史作專揺揺史作物兮坱烏朗切鴈黮無垠天不可預下同一作豫又作豫馬貌讀曰頂一作頂坱烏朗切莫逴速數史作有命不可與謀兮孰知其極孰知其極又作悲叶莫切

庶每-謀林切生史記緐庶馮生馮音憑憑音憑泮音畔西漢書作私東生-作甥音甥又所六切迫之徒兮或趣儕音堆又所追切史作猥全切一作猥猥華叔切若因拘至人遺物兮優-同曖作曖意真人-作恬作一忽荒-忧音忽荒史作慌或惑惑史作或或作兮好惡積兮不為-作變齊同愚士繫或趨廓忽荒忧音忽荒史作慌或惑惑史作或或作兮好惡積兮不為變齊同愚士繫俗兮道俱衆人亦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淡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息浪切叶平聲息良切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史作休無化兮寂漠虚無一作寥廓忽荒忧音忽荒史作慌或惑惑史作或或作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坎史作坷則止二号字一作乎下同澹虚若深淵之靚靚與靜同史作靜汜一作泛漢書作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楚辭作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芥一芥作蔕尹介切史記作薤蔕何足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以疑去叶語求切○此賦太史公讀之歎其同死生輕之耦增加之以列禦寇莊周之詭滑稽之以卓絶之實哉又曰詭有奇偉瑰之論當高自詭為傳梁王勝墮馬死詭自傷為傳無以下此韓愈亦以為傳無有惜老哀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瑰特所著耶史漢於此篇卓絶之語皆收錄無復遺矣

惜誓賦詭不知作者姓名或曰賈誼或曰莊忌或曰嚴助或曰劉向或曰淮南小山或曰王逸楚辭章句但闕云詭作獨以其間數語與服鳥賦同而宋洪興祖補注特以為誼作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不與焉今觀其辭實壞異奇偉計非誼不能疑朱子曰玩之凡詭所著耶史漢於此篇卓絶之語皆收錄無復遺矣然不知其名惜誓者何謂篇內並無誓字亦不見所誓之辭蓋疑闕誤當作逝賦逝賦者高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其莫（三閭惜誦也其亂曰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言人不忘其本也）
兮歷衆山而日遠（歷過也衆山喻衆讒也言己雖正之云乎于義似少憊矣）
擊北極而紆曲兮離四海之高舉（擊拊也北極北方也紆曲猶紆迴也離去也言己雖拊北方而紆迴猶不反登蒼天而不顧）
於左驥号右騏（驥騏駿馬也）
朱鳥使先驅（朱鳥鳥隼也）
載玉女於後車（玉女美女也）
於左驥号右騏（驥騏駿馬也）
載玉女於後車（玉女美女也）
載玉女於後車（玉女美女也）
於左驥号右騏（驥騏駿馬也）
朱鳥使先驅（朱鳥鳥隼

觀又天地之圜方
作知一謹注圜音標一作
孰乎尚音常一羊
孰作倘一
王喬一作
喬作皆在旁
商濊一炎作而自樂
所名逆念我長生
義也
詩又僊一号不如反余
云思舊故以想像
所聊神志而自紓
遊長太息而淹泣
朱子註同原謂得遇
仙人說與俱舉
思楚國念故鄉由
也合而觀之可以
處兮鴟一抵指切梟
群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
為螻蟻一作螘所裁叶即夫黃鵠神
龍猶如此兮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叫作悶悶切譴一作遣
或偷合苟進以深藏苦稱量平聲之
亏同權壓聶而就衛叫胡切或推
直言之謂謂一作諤諤傷誠是之
字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
惡放山淵之龜玉亏相與貴夫礫石叶時若切
所角切諫而至臨下作瀕一臨上別有瀕字
罹切悲仁人之盡節亏反爲小
諫而剖心亏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
源當作當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淹蝭音作揭竭去根而不長非重軀躰作躬去障兮惜傷身之無功光叶音巴矣哉獨不見鳳之高翔兮乃集大一作太一作皇之墅一作野循四極而回一作周而回周作以周覽亡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芳遠兮于願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無字而係胡詣切于一有之字此下亡又何以異雾一作又作夫犬羊也上惜遊義此篇大段

疑騷而作與前二賦俱出一時亦不可知屬毀讒諛年少初學專欲壇權納寵緒事而後天之疏遠蓋緣輩之或以末衰語嫉於適此賦終篇之所爲慷慨而發憤也前不可更也

皐雲賦賦文載古文苑章樵注賈誼賦贊超世之傑大用之乃爲大臣將兵禦邊之策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惟昊天兮
兮溟濛而
並起嵬隆
天兮象虎
而時有
若飛翔之
相擊衝兮
陽分而不
兮陵遲而
兮爭離而
卒棄不用而世不
詰昊雲以寓北
切相搏
切動洞兮正重
而有似屈卷輪
兮倚儷
切叶上
切羽遂積聚而洽沓兮
叶七
陣
切許
兮相紛薄而慷慨
兮從橫兮揚波
兮雷動
叶
史
切
怒而澎湃正
惟布而
兮誠若雨而不
兮墜陰
兮破碎或窈窕而四塞
兮狼戾終風解而霰散
兮蓬而並遊
兮廓蕩
澤
兮逢
兮
兮
兮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蕩其若滌兮日炤而蕪穢隆盛暑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渭湯風至而含熱兮群生悶滿咷敖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爲害拱而無聊兮釋其組耨而下淚憂疆圉一作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早夭兮離同與寵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獨不聞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作彧叶韻當作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叶蒲切蒲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猷散烝至而沈沒嗟乎惜旦夫何寨德

切悲矣既已生之不與福何
孳孳望之不來何暴也去何
念思白雲腸以結兮終悲不雨涕不止兮布而
甚不信叶人此切其一作可悼也憯兮悽兮忉怛
切筆兮

虛賦 古文苑注記注樂器所懸横
曰虞指鐘與前後俱闕

妙彫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戴高角之峩峩
貧太鍾而顧飛兮亦天地之大式 歐陽文類
賈誼簴銘云攻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刻
以雙鉤衍文彫文詢藝載聚
鍾而欲飛即此賦也

小傳 書稽并此爲一篇見氏謂考之
著書散帙然則此傳亦可
謂誼所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作弔
可笑

梁太傅賈誼者雒陽人號賈生年十八
屬文聞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
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
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以爲廷尉廷尉乃
言賈生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生年二十餘最爲少
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乃以
賈生爲能誦詩書
賈生爲郡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
超遷一歲之中爲太中大夫
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
帝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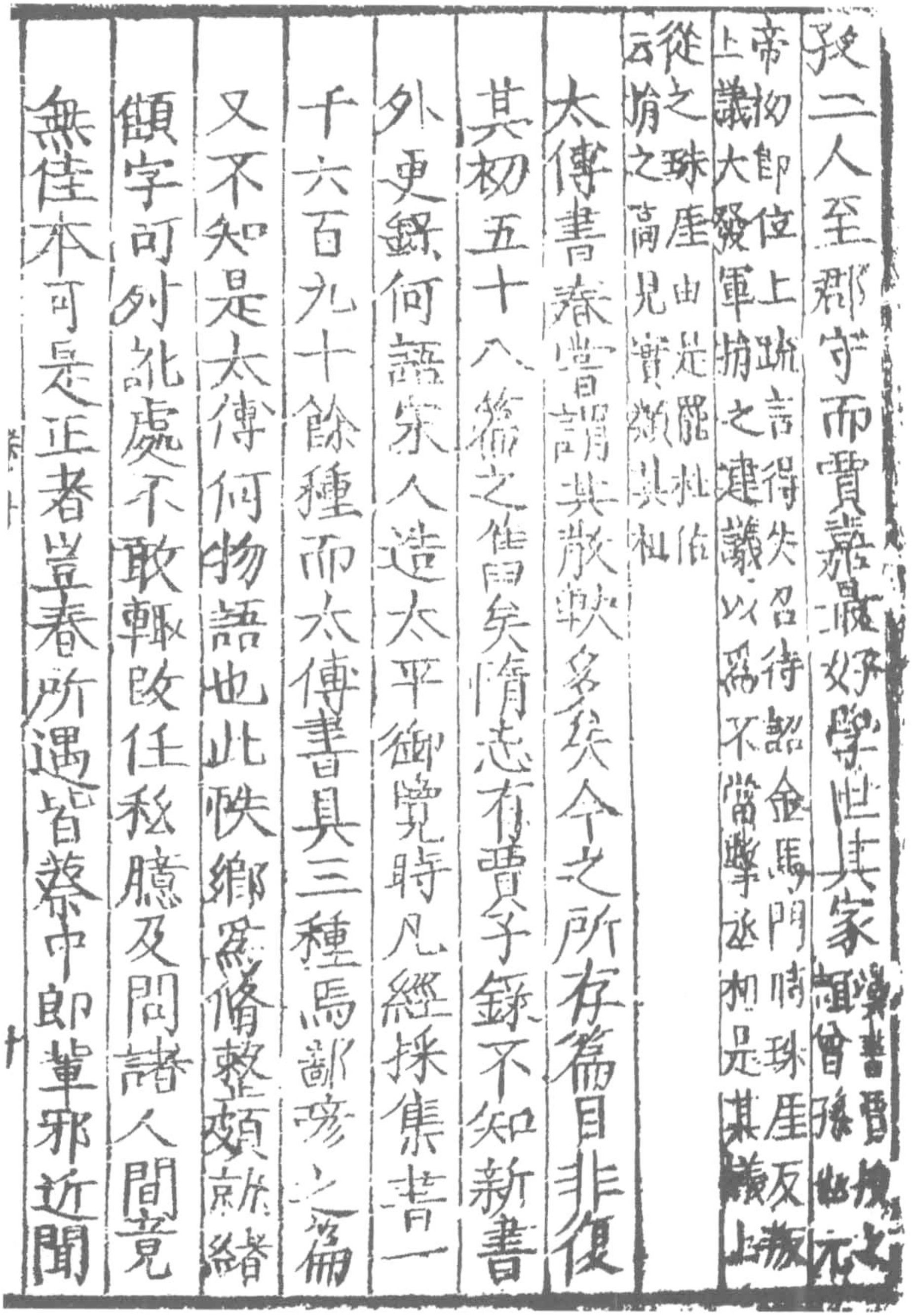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
其事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taboo
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taboo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
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賈生任以公卿
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
陽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
疏之不用其言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
往聞長沙卑濕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
以吊屈原賈誼爲長沙太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
止於屋隅楚俗鴞曰鴞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哀後歲餘
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見問
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意至夜半文帝前
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
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少子愛而
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後封淮南厲王四子爲列
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與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
侯王地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
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傷爲傅無狀哭泣
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二十三矣及武帝舉賈生之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太史河南崔子鍾氏子較文讎最多太傅書與焉而春水猥見也茲剞劂餘廩刻之冀諸博雅君子鍾聞之有以示我不使水徙災也刻之日在孚後之五年巳卯九月吉何孟春子元在滇之巡撫都察院書

非齊邪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嘗曰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復較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余惟今書五經已不能無疑誤秦漢來書如贅生本誤者何限三豕字存猶得爲後之讀者也爻形似之證古人缺文不欲容易輒刪然則余

此仍其誤以蛺世如邢子才者思之以自適不亦可乎若謂天下書不可偏讀讀者不復再而遂廢河焚舟之計誤亦爾用乎悉又書

爲濟河焚舟之計誤亦爾用乎較亦無用乎悉又書

爾矣噫春於此有感焉遂

子元嘉文帝朝凡爲諸侯表狄制

度風俗禮義刑罰教太子禮大臣及食貨利害等

議事之當否後當成敗無一弗讋耆惜乎帝弗能

盡用也漢藝文志有五曹官制五篇或以爲詔欲

修其儀法悉更奏之者歟詔所

改正朔服色土黃及施三表五飾係單于史議其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術疏此獨非可行者歟朱晦菴嘗云虜人分明是
遣餌誑之玉餌不爲則已爲則須並用漢主和親
宋議幷帛效固然也文帝十四年公孫臣言秦得
水德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上德其應黃龍見
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永相張蒼以爲非罷之明年
黃龍見成紀帝迺召臣拜博士草改曆服色事臣
之所議詔言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少其力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地盡
須其子孫推恩分之國而空置之
制一定下無倍心上無詒

伐患帝不聽至景帝七國反狨禍莫大焉孝武世
主父偃言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易制今諸
侯地或千里綏則驕奢易亂急則阻疆合從以逆
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今諸侯子弟或十
數而適嗣代立條無尺地封願推恩分地侯之上
以德施分其國則不削而弱上於是詔諸侯王欲
分子弟各條上藩國始分徙之所議詔可其議
也以詔爲帝議弗用而彼竊詔議得行焉姜故詔
言之於其事先而彼言之而行於其已驗後時不
同也然則詔何憾古人述作夥矣蘇子瞻才雄千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古而獨書詛與六藝書詛之言固犁然有以當其
公者春讀詛傳有感焉故著其事於此又書

賈太傅新書卷之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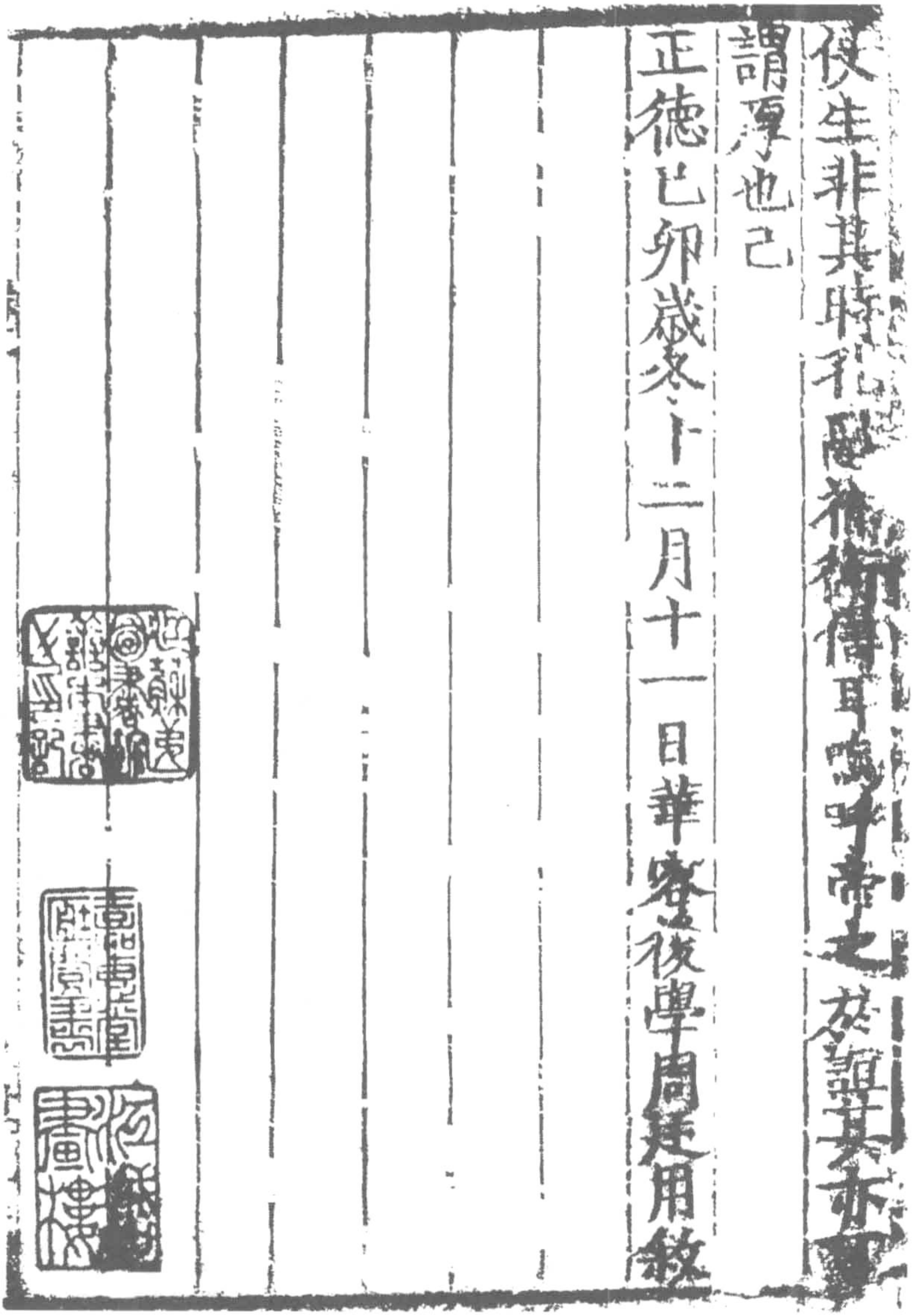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刻賈太傅新書敍

吾鄉何中丞燕泉先生博綜今古治滇之暇迺取賈太傅新書校讐訂註詔有司棗刻命予爲序予曰賈生事君之道厚積爲上格心次之駿言下矣而論之曰古大惟積不厚則才露心不格則情疏驟不戒則言易露則掩人蹶則違人易則迕人是故江河之爲物也居之太卑泓澄焉停滓畱焉約斯之爲物也居之太卑泓澄焉停滓畱焉約斯之爲物也居之太卑泓澄焉停滓畱焉約斯之爲物也居之太卑泓澄焉停滓畱焉約斯溥矣溥則含其源分其委流而爲浸灌而爲瀦運行之妙源源不息也乃若處之高峻之疾本竭澤涸何以能久賈誼居文帝時其才雄其治達其辭瑰以偉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脫畧公卿之中真漢廷奇崛士也能澡身浴德言伏
靜正朔之年立人新創之朝人君未孚公卿未亮定
之不置且繼以太息流涕焉就使文帝弗謙讓公
言之大政無踰此數者誼更何
卿弗嫉忌處以盛位國
所指陳邪子夏曰信而後諫孟子曰我先格其邪心
詔之所存所發疑未及此意者功名激之也不然潛
悼長沙賦鵩之日隨
朱得也議者謂志大量小其或然哉雖然誼亦幸矣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

www.dayuwenku.com 大宇文库